

#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 目 录

### · 中亚政经与上海合作组织专辑 ·

#### 专 论

- 3 邢广程 / 中亚的利益取向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 政治·对外关系

- 7 冯绍雷 / 多重三边关系影响下的中亚地区  
15 杨 成 / 形成中的中亚次地区格局：尚存的  
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  
43 波波·罗 / 俄罗斯、中国及中亚的权力制衡：  
融合还是竞争？  
49 彼得·莫吉亚斯 / 中亚地区的俄中关系：合  
作还是竞争？  
53 托马斯·伦克 / 欧盟的中亚新战略  
57 孙 霞 / 中亚新地区主义与上海合作组织  
72 刘继业 / 欧盟援助下的中亚边界管理合作

#### 经 济

- 83 亚历山大·利布曼 / 中亚市场一体化模式及  
功效比较  
98 庞昌伟 褚昭海 / 土库曼天然气出口多元化  
政策与决策机制分析  
116 张 耀 /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及中国  
的能源安全——地缘政治视角的分析  
129 尤利·列别捷夫 / 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创新合  
作：目标、策略与前景

#### 历史·文化

- 132 萧净宇 /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

#### 书 评

- 144 王 震 / 论述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的佳作  
——简评《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合  
作研究》  
147 龙 腾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封面设计：王 洪

####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9 年 12 月 23 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09 年第 6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Син Гуанчэн**

Ориентация интересов стран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развитие ШОС ..... (3)

**Фэн Шаолэй**

Регион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различных групп трёх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7)

**Ян Чэн**

Формирующаяс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оставшиеся следы однополярности, нестабильна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и ины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 (15)

**Бобо Ло**

Баланс сил России, Китая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или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 (43)

**П. М. Мозиас**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й Арен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или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 (49)

**Томас Ленк**

Нов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ЕС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транам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53)

**Сунь Ся**

Новый регионализм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 (57)

**Лю Цзие**

Приграни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рамках помощи ЕС ..... (72)

**Либ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дели рыноч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 (83)

**Пан Чанвэй, Чу Чжаохай**

Анализ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и политики экспорта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в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е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 (98)

**Чжан Я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транам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сфере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Китая — Анализ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еополитики (116)

**Юрий Лебедев**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рамках ШОС: цель, тактика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129)

**Сяо Цинъюй**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пяти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132)

**Ван Чжэнь**

Обсуждение лучших работ по вопросам успеш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нов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 Кратко об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ШОС в сфере не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 (144)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09 年第 6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 ***Xing Guangcheng***

Central Asia's Interest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3)

### ***Feng Shaolei***

Central Asian Regions under Influences of Multiple Trilateral Relations ..... (7)

### ***Yang Cheng***

The Emerging Regional Configuration in Central Asia: the Remaining Traces of Unipolarity, Unstable Multi-polarity and Other Alternatives ..... (15)

### ***Bobo Lo***

Convergence or Competition? Russia, Chin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Central Asia ..... (43)

### ***Petr M. Mozias***

Russia and China at the Central Asian Area: Cooperation and/or Rivalry? ..... (49)

### ***Thomas Lenk***

EU's New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 (53)

### ***Sun Xia***

The New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57)

### ***Liu Jiye***

Central Asian Border Cooperation under EU's Assistance ..... (72)

### ***Alexander Libman***

Models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 comparative performance ..... (83)

### ***Pang Changwei, Zhe Zhaohai***

Analysis on Diversified Policies of Turkmenistan Natural Gas Export and its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 (98)

### ***Zhang Yao***

China's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China's Energy Security — A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s ..... (116)

### ***Yury Lebedev***

Innovative Cooperation under Framework of the SCO: Goals, Strategies and Prospects ..... (129)

### ***Xiao Jingyu***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the Fiv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in Central Asia ..... (132)

### ***Wang Zhen***

Great Works on Successful Practice of New Security Thinking — Brief Comments on *the SCO'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Studies* ..... (144)

专 论

## 中亚的利益取向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邢广程\*\*

中亚各国独立以后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独特的利益取向，这对上海合作组织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认为中亚国家独立18年的实践证明，中亚一体化进程没有很大的进展，缺乏内在的动力。也就是说中亚各国相互之间缺乏内在的向心力，这是一个事实。不能说中亚地区没有人认识到中亚一体化的重要性，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就多次提出建立中亚一体化的可能性，他甚至提出了“中亚联盟”的构想。但事实上中亚一体化进程却依然进展缓慢。所以，我们很难讨论中亚本身一体化问题。从更广的视野上看，18年的历史进程也证明了，以俄罗斯为主导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有所进展，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大。若从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个角度来观察，则中亚国家的去俄罗斯化进程比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一体化进程高得多，这也是一个事实。

既然中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取向，则我们就不能将中亚国家的利益取向视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否则就有可能陷入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困境。实际上中亚各国的利益取向是多变的，是多向的，在很多方面也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一个事实。上述特点决定了，中亚国家各国的利益取向是不一致的，在很多方面是有非常大差异的。在有些领域，中亚各国的利益取向甚至是对立的。所以我们很难笼统地概括中亚国家和中亚地区的利益取向，很难用这样的概念来谈中亚国家利益取向和其它国家的关系。

---

\* 2009年9月28日至29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GJW039）的支持下举办了题为“形成中的中亚权力均衡”国际研讨会。本文及本期杂志选发的带有专门标注的论文均为该项目中期成果。

\*\*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学会副会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中亚各国不同的利益取向对上海合作组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苏联时期，中亚这五个国家，其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体化的进程并没有开始，它们甚至是分散的。这些国家都与苏联中央联系密切，而它们相互之间的整合却不够。这个因素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上海合作组织这个框架内来整合中亚几个国家，强化这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是有很大难度的。其原因有三个：第一、中亚各国与俄罗斯的原有的传统联系越来越朝着弱化的方向演化；第二、中亚各国的一体化进程过去没有基础，现在仅凭良好的愿望又很难搞起来；第三、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联系仅限于这 18 年，而且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联系更多地表现为经济联系。所以，上海合作组织组织各成员国之间需要很长的磨合利益取向时间。

在中亚各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中，俄罗斯对于它们尤为重要。中亚国家和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亚五国的独立是被迫的，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这就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中亚国家离开俄罗斯就生活不下去，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俄罗斯的“奶牛”思想深深地刺激了中亚各国。所以中亚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中亚各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苏联之间的恩恩怨怨，会带到上海合作组织来，也对其产生影响。

还要看到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的特殊组织结构。中国、俄罗斯是两个大国，应该说是世界级的大国，中亚几个国家是新独立的国家，大小不一。中国的迅速发展给上海合作组织带来了很大的生机，但是中国依然缺乏在多边外交、多边合作领域的经验，这使得中国以自己正在成长的经历来整合新独立的中亚地区，难度比较大，况且在苏联时期我们中国对中亚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从几个方面来看，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我们若指望上海合作组织还有更大的奇迹，那么就应该给这个组织一些时间，甚至是比较长的时间。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新的地区性组织。我们对这个组织又期待，更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上海合作组织前身“上海五国”在共同解决问题方面做得比较好，首先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边界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危险，解决不好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第二个是信任问题。1996 年和 1997 年上海五国成员国共同签署两个协定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些协定中贯穿了平等、协商、互信与合作理念，这些理念后来又被上海合作组织接过来，加以发展和强化。没有这样的理念上海合作组织就不会有发展。现在国际上有很多人在阐述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竞争”问题。我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不会变成上海“竞争”组织，就是因为“合作”是它的理念，是主流。

还有几个因素值得分析。各个成员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目的不大一样。中亚几个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确实有维护自身利益强大的欲望，另外还有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实现自身的战略利益，其次是希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与亚太经济非常活跃的经济圈保持密切地联系，使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一个平台。但还要看到，尽管中亚国家每个国家行为不同，利益不同，但是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想法，就是都希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把它作为杠杆，撬动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我曾经分析过，中亚各国希望中国在中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平衡俄罗斯；中亚各国希望美国在中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平衡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平衡政策将长期存在。中亚国家独立短短 18 年，在各国之间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获取种种利益。这使中亚各国在独立的道路上获得了更多的保证和支持，这也说明中亚各国善于利用国际各种资源为本国利益服务。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对这几个中亚国家有很大益处和效益。上海合作组织在某种情况下，在国际舞台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在上海合作组织的理念中，有一个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这六个国家如果某个国家不同意，就不能做事情。从历史上看，这样的组织原则非常平等，但是行动起来就非常缓慢。但是我还是赞同平等的思想，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结构实在是太特殊了。

我觉得我们的观察有一个误区。很多学者在国际会议和国内会议上一谈上海合作组织就只谈到中亚，似乎上海合作组织内核就在中亚，其实不然。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其非常独特的性质，就是欧亚性质，欧洲和亚洲结合的性质。上海合作组织在某种情况来说，它更有亚洲性质，可惜我们没有挖掘出来。正因为没有挖掘出来，这就大大降低了上海合作组织拥有的潜力。在这里应该非常重视上海合作组织的完整性，欧亚的性质。如果各个成员国，我们的智者不理解这一点，会阻碍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和俄罗斯扮演什么角色？是合作者还是竞争者？我记得我 1996 年写了《中国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一书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那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十几年过了之后，中国和俄罗斯无论在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地区合作方面，或者在国际舞台上，中俄两国的战略互动、战略依存、战略合作，远远大于它的竞争。中国和俄罗斯都非常聪明，认识到要建立两国新型的关系。两国新型的国家关系就是三句话：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各种声明中一再强调的。

应该看到在一些领域，中俄两国有关短兵相接的情况，这就是在中亚地区的能源领域。这个问题我感到很奇怪，中国是缺油、缺气的国家，俄罗斯富得流油，财大

气粗，这是合作关系，经济合作的互补，世界上没有能找到这么互补的。但是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非常艰难。俄罗斯富有油气资源，中国则缺油少气，中俄两国是互利关系，相互之间怎么能够成为竞争者？2009年250亿中俄能源贷款合作项目，是在金融危机之下产生的。难道中俄之间重大的能源合作只有在危机情况下才促成吗？客观地讲，过去俄罗斯在与中国能源合作方面有些缩手缩脚，使得中国在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方面获得很大的进展。应该看到中哈石油管道就是因为俄罗斯暂停了安纳线之后加速促成的。感到高兴的是，在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开发和管道建设方面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俄罗斯与中国在天然气合作方面的兴趣也在增强，今年中俄两国在天然气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希望这些突破更多一些。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政治·对外关系

## 多重三边关系影响下的中亚地区\*

冯绍雷\*\*

**【内容提要】** 作者通过总结和分析中亚的态势，提出在中亚存在的多重三边关系。首先，作为中亚区域的核心三角关系：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亚国家、俄罗斯、中国三边关系；其次，跨欧亚区域的三边关系，包括俄罗斯、欧洲、中亚国家，其中包含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第三，全球层面的三边关系，例如：俄罗斯、美国、中国的关系，俄罗斯、欧洲、美国的关系。从长远来看，中亚地区内部的多元化以及外部的多样化共同深刻地影响这个区域的发展。作为中亚外部环境的基本形式，三边关系应以尊重国家基本安全利益为目标，并考虑在不可避免的合作与竞争的外部行为过程中采用共同的价值标准。

**【内容提要】** 三边关系 中亚 俄罗斯 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

**【中图分类号】** D83/87.36.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6-0007-(8)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美国、中国、欧盟、日本、土耳其、伊朗等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大国，包括中亚各国，在一度被称为是“地缘政治真空”的中亚地区，推进了有声有色的双边和多边外交，而在此多种多样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当中，令人瞩目的就是“三边外交”的开展。

关于“三边外交”这一提法的含义，我想强调的是：

首先，这不同于冷战时期那种组成集团进行军事对抗的“三角关系”。冷战结束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GJW039）的中期成果。除了文本材料之外，本文还吸收了最近参加瓦尔代会议时获得的若干口头信息。

\*\*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以后，存在着一种新型的“三边外交”。虽然在这种“三边外交”中仍然存在着“势力均衡”的因素，但是，冷战后“三边外交”的主要方面是寻求合作和互利，是推动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以“零和”式博弈、特别是意识形态和军事博弈为主要方式。

其次，由于目前中亚地区不仅在欧亚大陆、而且在全球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中亚地区的“三边外交”尤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三边关系的复杂重叠和交叉。概括地说，在中亚地区存在着：具有核心意义的三边关系、以中亚为基轴的欧亚地区三边关系、以及聚焦于中亚的全球意义上的三边关系等各种类型。

此外，这里所说的“三边外交”还是对于实际国际关系状况的一种概括。实际上，不可能有纯粹的“三边外交”，因为每一种“三边”之外，总还会有第四边、第五边、甚至更多的外部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在推进每一组双边关系的时候，对于第三方因素的考量，而不管这第三方因素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组性质和意义相同的国家，我们都把它归之为“三边外交”。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三边外交”还是一种观察和分析多边国际关系的思想方法。

以下将对不同类型的三边关系作一个大体的梳理，以期对于中亚地区的形势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

## 一、以俄罗斯、中亚各国和中国所构成的中亚地区核心三边关系

俄罗斯和中亚各国是在中亚地区发挥着首要关键作用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在中亚地区后来的、但起着重要作用的国家。尽管中亚各国在其内外发展过程中各具特色，但是在中亚地区事务中，中亚国家总的说来有其内在的相似性，因此大体上可以把上述中亚国家视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由于中亚各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的近二十年间是与当地发展和稳定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当事国，并且，他们对于当地事务也表现出一贯的责任感和合作精神，因此，可以认为，上述中亚各国、俄罗斯、以及中国，这一组三边关系乃是中亚地区国际格局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这一组三边关系成功发展的重要体现就是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欧亚大陆东部这一大片地区的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景观正在形成：

第一，这是一个资源相当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也是一个容易受到外部势力渗入影响和发生来自外部的激烈竞争的地区。因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

体现出这是由当地国家自己组织起来协调与捍卫自己的利益，以避免当地的稳定和发展受到来自任何外部大国过多干扰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多边安排；

第二，这是一个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和体制变迁之中的地区。因此，上海合作组织的协调和合作是为当地改革和发展提供和谐外部环境、以确保内部的顺利转型和实现共同利益与目标的一个重要平台；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体现出这是具有不同文明背景、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对外联系取向、不同国力与规模的国家所进行的一项以平等、公正、有效地推进多边区域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为诉求的重要尝试。历史地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应当是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提升和转折。

在上述背景之下来观察中、俄、以及中亚各国之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三边合作，是有着宽广的实践空间和丰富的历史与理论内容的。上海合作组织当事国的三方合作是从解决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开始的。这一无休止地困扰着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的难题在中亚地区的彻底解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普京曾经一再说，我们连如此困难的边界问题都解决了，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呢？

紧接着，上合组织以安全和经济为工作重点，三方发挥着各自优势，共同努力，取得了反恐、反分离主义、反激进宗教势力，以及推动双边与多边经济合作的一系列成就。

仅就去年一年的安全事务而言，2008年3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曾就台湾陈水扁政权“入联公投”问题发表声明，坚决支持中国统一大业。3月22日和11月28日努尔加利耶夫秘书长还曾就西藏骚乱和印度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发表声明，主持了正义和公正。去年8月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发生冲突之后，8月28日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发表声明，主张发挥俄罗斯的建设性作用，稳定欧亚地区的形势。这一系列重要立场表明了由俄罗斯、中亚各国和中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正在欧亚地区安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形势下，上合组织的三方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和挑战，但是依然表现出潜在的互补性和巨大的合作空间。从经济上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外部需求低迷，是上合组织内对于外部市场有着较大依赖性的各方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危机条件下的互相支持和多边合作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今年2月，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分别与中国达成总额为100亿美元和250亿美元的投资、长期供油供气协议，以及彻底解决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石油管线的走向和开工的协议，这是为进一步推动上合组织内三边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今年6月，上合组织的叶卡德琳堡峰会上，继2004年中国提供9亿美元作为贸易贷款之后，中国承诺提供100亿美

元，作为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对于各国间相互贸易的一项支持。虽然，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多边合作项目经过优化和筛选，由 127 项削减到了 80 多项，但这 100 亿美元的投资正好相当于目前整个 80 多个项目的总的投资水平。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也为克服危机所造成的困难作出了各自的努力。

虽然，无论在安全方面还是在经济合作方面，上海合作组织还面临着各种难题，比如，在当前的俄罗斯、中亚国家和中国都已经出现了经济复苏迹象的背景下，如何考虑应对危机后的经济挑战，如何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多边合作，特别是如何改变经济结构单一化等传统问题的制约，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就安全领域而言，上合组织同样面临着新形势下的挑战。美国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宣布，将把阿富汗作为其欧亚大陆战略的一个重点，这对于中亚地区的安全环境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就目前形势而言，不但联军在阿富汗战场上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包括对于卡尔扎伊政权的政治支持也面临歧见，甚至美国国内对于这场战争的民意支持也出现了动摇。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合组织面临着如何在与阿富汗形势有关的安全问题上进一步推动多边合作的问题。从上合组织各方的安全需求来看，这里的挑战有可能变成机遇。但是，同样的风险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无法在目前形势下进一步参与这方面的合作。

总之，上合组织内部三边关系中的各方虽然存在着各自传统、利益和外部环境的多样性，但是多年合作所提供的良好的体制建构和相互认知的加深，已经为未来的进一步合作做好了扎实的铺垫，因此，理应在未来的中亚事务中发挥关键的核心作用。

## 二、以中亚为基轴的欧亚区域三边关系

这一组三边关系指的是与中亚紧密相邻地区和国家，与地处中亚当地的俄罗斯、中亚各国、以及中国各自所发生的三边关系。

这里有着各种复杂类型的三边关系。比如，俄罗斯、欧盟与中亚之间的三边关系。虽然个别的欧洲国家与中亚各国和俄罗斯都早有联系，但如果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样的三边关系主要发生在上世纪晚期以来。作为这一组三边关系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存在于中亚各国、俄罗斯和欧盟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关系。欧盟对于中亚和俄罗斯的巨大能源需求是这一组三边关系的前提之一。特别是近年来，欧盟希望推动这一组三边关系的发展，包括与上合组织建立关系。欧盟专任中亚事务特使等职务的确立，以及有关中亚事务一系列动议（例如反毒品问题的建议）的提出，也促进着这样的三边互动。

当然，这一类关系中也存在着竞争，比如，在能源领域，欧洲国家与中亚国家和里海国家之间的合作以“纳布科”管线的形式得到充分显示。虽然，普京总理以非常慷慨的态度表示，对于“纳布科”管线乐观其成，但是，该管线尚未落实的天然气气源供应问题，不可能不成为一个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利益相左的问题。此外，中亚国家相互之间的分歧问题虽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比如最近土库曼斯坦与阿塞拜疆之间关于海军基地建设问题的争论便是一例，但是，这反过来又大大增强了俄罗斯通过调解斡旋所取得的影响力

这一类型下的另一种三边关系是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三边关系。作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的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作为观察员的印度，都是对于当今欧亚地区事务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同时，同为“金砖四国”成员，这三个国家对于全球经济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从1997年普里马科夫提出俄中印三边合作的概念以来，虽然，具体的三边合作进程还比较缓慢，而且合作中还不断出现竞争，但是，无论是从官方还是从“第二轨道”的交往来看，三方已深深认识到，发展相互间的合作有着巨大的潜能和现实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金砖四国”这一背景下，2009年叶卡德琳堡峰会将“金砖四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放在一起举行，客观上大大加强了对于这两组国家之间的互动，也进一步反过来促进了中印俄三边关系的发展。

在欧亚区域的概念之下，上述无论哪一种三边关系都表现出对于中亚事务的利益攸关、以及参与合作的巨大兴趣，这种态势使得人们不得不越来越把中亚地区看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区域。

### 三、聚焦中亚的全球性三边关系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从各种角度出发，无不把目光聚焦于中亚。这样的三边关系至少有几组：

#### 1、中亚、俄罗斯和美国的的关系

2001年“9.11”事件之前，美国并没有把中亚地区视为与其战略利益高度相关的核心地区。变化发生在“9.11”及其后的反恐战争开始以后。“9.11”之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一度为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作出了很大的合作努力，使得美国实现了冷战时期无法想象的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发生，以及此后的“颜色革命”，包括在中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等一系列安排，直接威胁到了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当年的三边合作几乎销声匿迹。新总统奥巴马上台和金融危机这两件大事同时来临，使得中亚地区的战略态势又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根据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表态，至少俄罗斯已经就如何在阿富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这一合作意向将在多大程度上与中亚地区有关，人们尚可拭目以待，但是，这毕竟表明了十年前出现过的三边合作，有可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规模上又一次出现在中亚地区。

围绕着阿富汗问题的国际合作，很可能引发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这一判断不仅与美国实际上在赖斯时期已经在策划的“大中亚”概念有关——在这一构想中，阿富汗被作为北连中亚、南通南亚的重要枢纽国家来看待——而且，如果考虑到金融危机形势之下难以预测的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那么重新启动的新一轮阿富汗战争将会为这样的变化提供契机。

## 2、俄罗斯、欧洲、与美国的关系

2008年12月15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表“2008年俄罗斯对外政策和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一文。他在文中明确指出：“在俄罗斯—美国—欧盟大三角中展开真正的互动，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战略形势的面貌”。他还具体地描述道，这样的俄—美—欧所构成的三角，将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显然，这样的全局性变化势必在中亚地区得到体现。至少，其中把全球形势与中亚地区加以联结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因为，无论是俄罗斯方面的谢尔盖·卡拉冈诺夫，还是美国方面的高级外交智囊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在他们最近所提出的倡议中都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视为未来能够推进俄罗斯、美国与欧洲合作的重要基础。欧洲方面当然也表示了响应。如果说，“欧安组织”是冷战期间起过重要作用、当今还具有工作机制、并且使俄罗斯、美国、欧洲都能置身其间的少有的国际组织的话，那么，也恰恰是这个组织，在前几年的所谓“颜色革命”中成了在中亚地区积极活动、建立了大量基层关系、培养了大批骨干的一个重要国际机构。值得指出的是，美—俄—欧之间三边关系近年来也呈现出了戏剧性的变化：从9.11期间的美—俄—欧三家合作，到伊拉克战争期间的俄—欧接近、两方与美疏远；再到“颜色革命”开始后，特别是欧洲主要国家政治更替之后，欧洲采取了与美协调、与俄疏离的立场；但是到2008年，特别是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问题上，人们看到的是，欧盟在与美国立场保持距离的同时，协调了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一势头一直发展到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之下，欧盟和俄罗斯显示了相似的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制的立场，抵制美国要求率先救市的构想。在中亚问题上，上述三边关系将如何演化还有待观察，但是，一个在三边之间重新寻求合作的过程正在悄悄开始。拉夫罗夫外长甚至表示，像欧洲、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三边合作是不可被取代的。

## 3、中美俄三边关系

有人说，冷战时期的中美俄三角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三边关系的一种经典现象。但是，当今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泛。这里仅讨

论两个问题：第一，回顾新世纪最初时期，也即“9.11”发生之后的中美俄三边关系，人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这是三边中的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有所发展的时期。俄美曾经紧密合作，中俄关系稳步推进，同时中美关系也有实质性的进展。在反恐以及其他的共同目标之下，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作为最大转型国家的俄罗斯，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走到了一起。今天是否存在着同样的契机和基础呢？第二，关于“Chimerica”概念，我不太同意有些同事所认为的：好象当今世界是中国和美国的合作起着主导作用。我认为，首先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巨大挑战，无论是实力还是影响都还不能够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根本无法主导世界走向。而中美之间的关系有所发展，这是在多年努力基础上的一项成果，只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这一关系的发展显得特别突出而已。但是事实上，一旦国际事务发生重大问题，美国依靠的首先还是它自己，以及它的盟国。中国作为一个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爱莫能助，也不大可能成为美国真正信赖的合作伙伴。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观察，中国在发展全方位外交，特别是与主要大国，以及主要周边国家建立和睦相处关系的同时，立足于欧亚大陆的最重要的多边组织还是上合组织；与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同时具有更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合作基础的伙伴，还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

#### 四、结 论

1、我认为当前形势正在出现一种对于新型三边关系的吁求，需要人们对于这种三边关系从内容到形式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和总结。中亚地区是众多三边关系复杂交织的一个重要地区，而且，这一地区的三边关系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历史记忆、体制因素、战略利益、乃至宗教文化等各种因素，所以，这样的研究既有学理价值，也有重要而迫切的现实意义。

2、冷战后新三边关系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除了还必然地保留着“势力均衡”的因素外，更加突出的，是追求和谐、主张稳定、互相尊重、共赢互利的价值取向。即使在市场商业关系的运用中，包括在国际战略的考量中，不可避免地会利用竞争关系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基本的下限是不能损害合作伙伴和对象国的核心利益，以及奉行上述的基本道义准则。这可能就是研究当代中亚地区三边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3、作为一种战略上的估量，中亚地区内部发展的多元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多样性，将在很长时期内影响和掣肘中亚地区的发展。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考虑如何把握取得竞争得手的机会，而且更应该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地运用实现

国际多边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是讨论中亚地区形势的时候最值得言及的一个话题。

---

**【Abstract】** The author proposes there exists a phenomenon of multiple triangular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ummary and analysis category for the reality. First,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 as core part of Central Asian region: relations among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Russia and China, such a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econdly,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across Europe and Asia, including those among Russia,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those among Russia, China and India and etc. Thirdly, trilateral relations at a global scope, for example, relations among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ations among Russi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ong term, the development in pluralism within Central Asian region and the diversified external environment will together affect this region's development profoundly. As a fundamental form of Central Asia's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 should be based on respecting target countries' basic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aking common humanity values as external behavior standards during the inevitabl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course.

**【Key Words】** Trilateral Relations, Central Asia, Russia, China, SCO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Россия, Китай, ШОС

---

(责任编辑 陈捷)

## 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 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

杨 成\*\*

**【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中亚地区格局不能使用“大博弈”的模式予以解读，复合的权力结构模式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具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崛起的中国、强大的美国以及区内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一起构建了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网络。中亚国家从国际政治行为客体到日益具备行为主体特征的身份转变，是形成这种地区格局的重要原因。就中国而言，以一种合作性的多边主义为原则，推动各方以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共同目标实行开放型的合作，营造和谐的中亚地区，是一个较好的战略选择。

**【内容提要】** 中亚 大博弈 主体性 俄罗斯 中国 美国

**【中图分类号】** D73/77.36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6-0015-(28)

### 一、导 言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被地区动力所操控，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冲突与合作主要镶嵌在各地区事务之中。两极体系的终结和国际新秩序建设的空转，进一步彰显出各地区对于转型中的国际体系的独立价值。地区现象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更明显的特征。尤为重要的是，在国际格局权力分配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地区往往是主要大国博弈的主要场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08BGJ003）的中期成果。

\*\* 杨成，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2009/2010）。

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专著和论文开始关注地区、地区玩家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等问题。<sup>①</sup>许多学者指出，地区在理解未来的国际秩序问题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少数专家预计，未来世界格局中新兴地区结构的发展至关重要，人类完全可能生活在一个“多地区国际体系”（Multiregional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这意味着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地区向度的转向。

一般而言，对于后冷战时期的地区问题研究主要有两类范式：一类是以“合作”作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研究；一类是以“安全”作为核心理念的地区主义研究，其典型代表为巴里·布赞和奥里·维夫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

中亚地区似乎从一开始就显得与国际政治版图中的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中亚国家与其说一体化进程缓慢，不如说去一体化进程尚未终结。由于中亚各国内部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外部势力的强行介入，中亚一体化进程遥遥无期。<sup>②</sup>另一方面，由于外部大国已经渗透到该区域并拥有牢固的军事力量，安全复合体理论暂时似不足以解释中亚地区格局的发展态势。

我们注意到，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有关中亚地区格局问题的讨论经常会滑入新一轮“大博弈”的思维定势之中。分析家越来越倾向于将中亚格局视为一种参与者有所增加的新的地缘政治游戏。除了中亚地区传统的强权俄罗斯以外，地区外大国美国以及崛起中的中国，都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中亚事务，其他大国和国际组织也纷纷进入，共同角逐中亚的主导地位。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模式是将中亚看作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一方，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另一方的排他性竞争乃至对立和对抗，中俄试图将美国从中亚排挤出去，形成自身对中亚的独占性控制。<sup>③</sup>

现有的文献多倾向于认为，“大博弈”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外部大国在中亚地区任何形式的军事存在：地缘政治上，可使外部大国获得对中亚地区国家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更多控制权，确保本国利益在该地区的实现和推进；经济上，可使外部大国获得影响地区能源外运管线走向的杠杆，一般而言，一个大国追求的首先是自身的能源安全，而致力于限制其他大国从中获益；战略上，这是大国向其他竞争性权力展示自身力量的主要手段之一，有可能降低与其他大国竞争的成本。

---

① 比如：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等。

② 参阅：Алексей Малащенко. Польза от интеграци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вопрос спорный// Фергана.Ру. 18.06.2007; Наталия Ярмолог. Перекресток интересов//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8 июля 2009 г.; A. Libman, “Regiona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EDB Eurasian Integration Yearbook 2009*.

③ F. Kempe, “Central Asia Emerges as Strategic Battleground”,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6, 2006.

本文认为，当前各主要大国确实在谋求增加各自在中亚的存在，甚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相当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式对抗模式显然有悖于中亚地区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新的大博弈”论至少忽视了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其一，历史上英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大博弈”是在中亚没有形成自己民族国家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们在大国竞争中是被动的客体。而现在中亚国家历经近 20 年的转型与发展，已经不再仅仅是大国政治的客体，而是越来越多地介入、参与到地区事务的管理进程中来。中亚国家在地区格局中的主体特征日益明显。<sup>①</sup>

其二，中亚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与附庸国的等级关系。这些关系更多取决于该地区国家如何界定自身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可能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确实存在某个中亚大国借助一个地区外大国抗衡另一大国的现象。但在中亚地区更多的是相对“等距离”的大国均衡外交。换言之，中亚国家并非被动地受制于大国，而是在构建对外关系方面具有较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忽视。

其三，当前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对抗性。一方面，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在中亚地区存在着明显的竞争，但与此同时，中亚地区的形势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保障中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它们在不同的领域不得不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

本文认为，在地区秩序框架内冲突与合作问题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和整个国际体系的发展动力类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地区秩序并非国际秩序的微缩版，不能对其作简单化的认识。地区并不会自动沿袭国际体系的功能。世界政治不能理解为地区政治的总和。各个地区不是国际秩序中的新的“极”或“玩家”，也不能看作是所谓“多极世界”的另一种表述。地区秩序的模式取决于各地区间、地区大国和地区外权力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两个或数个在全球层面上针锋相对的大国可能会在某一特定的地区层面上进行意料不到的合作。

鉴于中亚现实政治中不同层次的大国可以彼此相容并且在利益相符或相近的情况下结成不同的权宜联盟，本文认为，中亚地区格局不能使用“大博弈”的模式予以解读。复合的权力结构模式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即具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崛起的中国、强大的美国、作为规制性强权的欧盟以及区内强权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一起构建了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明网络。在这种复合的权力结构体系框架内，各个参与方并不能在相互关系的所有领域获取绝对的

---

<sup>①</sup>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Рой Аллисон.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Закавказь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абочие материалы №10,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2004, С. 4; Досым Сагбаем. Эффект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7 марта 2006 г.

优势地位，从而与其他方形成复杂的权力互动。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苏联解体以来的中亚地区局势演变的背景下探讨中亚格局的可能发展模式 and 场景。继引言部分对中亚“大博弈”的文献作了简单回顾和评论后，本文随后将分别对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在中亚的权力分配现状和趋势予以分析，并描述中亚国家的主体性特征，最终将提出中亚格局的可能前景。

## 二、中亚地区权力结构的政治向度：一方占优的两极格局

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后就开始强化同美国及西方的关系，这种关系在 2001 年“9·11”恐怖事件后双方所开展的反恐合作中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美国也因而能在本属于俄罗斯“战略后院”的地区全方位地拓展自身的存在。2003 年前，中亚国家一直不愿意放弃多方位的、旨在使西方（特别是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争斗而获得最大利益的外交政策。但这一格局在 2004 年至 2005 年发生了变化，格鲁吉亚、乌克兰，最重要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成功更迭，使中亚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现行体制的脆弱性。中亚各国对中俄在“体制安全”方面的依赖和需求较前都有所增强。

从理论上讲，“体制安全”的需求产生于“体制威胁”的压力。外部力量对某一政权（体制）的威胁一般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种方式：军事干预；经济封锁；断绝外交关系；组织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势在国内和国际舆论范围内打击该体制的合法性；对反对派予以扶持。<sup>①</sup>由于外部威胁是证明该体制存在及自身行为合法性的普遍理由，特定的政权总是倾向于将执政体制和该国的命运等同起来，夸大来自外部的威胁甚至任意编造威胁源。所以，一国的领导人总是试图维护其主导的、能确保合理获取最大利益的政治体制。而西方对查韦斯、卢卡申科、内贾德以及卡里莫夫等“专制”当局的持续打压往往推动它们在国内奉行更为严厉的政策以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但这又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进一步的批评，从而使得这些威权体制与西方关系的紧张烈度往往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对中亚领导人而言，其战略关注点在 2003 年后就逐渐演变为以下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如何削弱反对派力量，进一步巩固执政当局的政治地位，防止发生类似“颜色革命”的冲击；第二，如何在日益复苏的伊斯兰宗教信仰背景下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内安全；第三，如何在推动本国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避免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命脉的控制。这三点构成了中亚“体制安全”的主要

---

<sup>①</sup> Vladimir Shlapentokh, “Perceptions of Foreign Threats to the Regime: From Lenin to Puti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9, No.42.

内容。外部势力在这三个问题上与中亚各国执政精英存在尖锐分歧，甚至主动在这些问题上挑战他们的权力，必然会被其视为威胁，并成为中亚各国政权处理对外关系的一条重要标准。

恰恰在这一领域，源自苏联时代精英的中亚国家当局与西方的利益形成了旗帜鲜明的对立。并非中俄与中亚国家的体制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而是西方谋求政权更迭的战略将中亚国家在政治上推向了中俄。在美国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改造中亚威权体制时，俄罗斯和中国奉行的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的政策深受它们的欢迎，从而被中亚国家视为抵御外部大国和国际组织“革命”压力的最大保护伞。中亚各国当局认识到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更愿意支持亲西方的面向市场的政权，而不是该地区现存的“集权的、建立在宗派基础之上和任人唯亲的体制”。对中亚国家而言，此时的多方位外交或许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奢侈品。

如果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郁金香革命”使得中亚执政精英对西方的目的深表怀疑和忧虑的话，安集延事件则更加深了这种恐惧并迅速地将中亚地区国家推向俄罗斯和中国的怀抱。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担心美国威胁其政权，出于保住自己政治生涯的战略需要，他使塔什干与华盛顿的关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重建与俄的盟友关系。<sup>①</sup>

中亚其他国家中俄也各有所求。哈萨克斯坦当时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纳扎尔巴耶夫虽然连任胜数较大，但对美国与西方及其支持的反对势力仍不得不严加防范。谋求中俄的政治支持，为蝉联总统宝座增加保险系数是哈当局战略选择。塔吉克斯坦在2002、2003年虽一度与俄关系疏远，但在“颜色革命”的风险面前决定回归俄的保护伞下。俄将流窜至本国境内的塔反对派民主党领袖逮捕并移交塔当局，让塔当局心存感激。吉尔吉斯斯坦经历“革命”风浪后，国内局势仍不平静，面临“二次革命”的风险。在这个大背景下，吉迫切需要中俄的支持以稳定政局并重回正常发展轨道，因此主动与俄改善关系。

俄自身同样担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鼓动本国反对派推行类似的“革命”，在这一点上俄与中亚国家的共同体认识进一步拉近了彼此间的关系。<sup>②</sup>作为对“颜色革命”的

---

① Dina Rome Spechler & Martin C. Spechler, “Uzbekistan among the Great Power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9, No.42.

② 关于“颜色革命”问题的讨论可参阅：Vicken Cheterian, “From Reform and Transition to ‘Coloured Revolutions’”,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June-September 2009, Vol.25, No.2-3.; Maksym Zhrebkin, “In Search of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olour Revolutions’: Transition Studies and Discourse Theor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9, No.42; David J. Galbreath, “Putting the Colour into Revolutions? The OSC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Post-Soviet Regi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June-September 2009, Vol.25, No.2-3.

一种回应，俄力推“主权民主”理念，对哈、乌等中亚各国现政权予以全力支持。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谈及外国影响问题时尖锐地表示：“哈萨克斯坦不再是可以被命令和被告知该怎么做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想出按外国建议跑起来后裤子却掉下来的丑。”<sup>①</sup>

当然，将一国的“体制”与该国本身分离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源自外部的“体制威胁”往往是谋求对象国急剧的政权更替，因而不一定具有长期的溢出效应。本文认为，这种区分并不妨碍甚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亚国家与地区外大国关系的变化，其驱动力可能有两种：（1）当现行执政体制受到外来势力的压力或威胁导致其可能丧失这种权力时，该体制将倾向于与外部势力进行对抗，寻求与其它方的合作；（2）当该体制面临的外部威胁逐渐消除，原致力于推动“政权更迭”的外部势力暂时性放弃这一政策，且该体制与另外一方合作的收益有可能小于与对立一方的合作红利时，该体制会倾向于重新回到过去的状态。如果与另外一方的合作仍将继续从中获益且获益大于破坏这种关系时，该体制将继续保持与它的合作，但会谋求更多的施展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重新调整对中亚政策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体制安全”不再受到美国的威胁，但二者却奉行了不同的对俄政策，前者重新回到追求恢复与西方更多合作的老路上<sup>②</sup>，而后者则在强化对俄合作的同时改善对美关系，关键在于执政体制如何盘算这样的变化可能给当局带来的收益和影响。

### 三、中亚地区权力结构的经济向度：不稳定的多极

关于经济领域中俄美中三国在中亚地区的权力分配，本文拟通过贸易、投资和对外援助三项指标予以衡量。

#### （一）贸易合作

中亚地区整体实力的强劲增长成为该地区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动力，使其对外贸易额连年上扬（参见表 1），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主要有欧盟、俄罗斯和中国。

---

① Bruce Pannier, “Kazakhstan: President Tells West—We Don’t Need Your Advice”, *Eurasia Insight*, 19 November, 2006.

② 参见 Roy Allison,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Western States and Russia over Central Asia/Afghanistan: The Changing Role of Uzbekistan”, *Briefing Paper*: REP 11/08, November 24, 2008.

表 1 中亚各国 2000-2008 年对外贸易统计表 (单位: 亿美元)

国 别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哈萨克斯坦	138	151	162	213	329	452	619	805	1090
乌兹别克斯坦	62	63	57	67	87	95	107	147	173
吉尔吉斯斯坦	10	9	11	13	17	18	25	37	52
塔吉克斯坦	12	14	15	16	23	22	31	44	47
土库曼斯坦	42	49	50	61	72	86	94	116	176
阿富汗	20	23	28	25	50	41	28	38	46
总计	284	309	323	395	578	680	912	1187	1584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中亚各国官方统计机构数据编制。

中亚国家与中国的相互贸易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起步期: 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直至 1998 年,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整体规模徘徊在 3.5 亿至 7 亿美元之间。(2) 增长期: 1998 年金融危机后, 中国与中亚贸易进入相对快速的增长阶段, 尤其是 2000 年至 2003 年间表现尤为突出, 相互贸易总额从 10 亿美元增加到 33 亿美元, 规模扩大了 3 倍。(3) 加速期: 自 2004 年起, 中亚与中国的贸易合作进入了更为稳定的加速发展阶段。从 2004 年至 2007 年其总量也从 43 亿美元猛增至 160 亿美元, 上升了 3.7 倍。<sup>①</sup>与上个世纪 90 年代相比, 2000 至 2007 年的中国与中亚贸易规模扩大了 15 倍以上。

表 2 2001-2008 年中俄美三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 (单位: 百万美元)

年 份	俄罗斯	中 国	美 国*
2001	5924	1478	824
2002	5464	2798	1071
2003	7088	3305	965
2004	10463	4337	1430
2005	13227	8297	2124
2006	14869	10796	1929
2007	21800	16038	2185
2008	28800	20600	2681

\* 美国的数据均缺少与土库曼斯坦的贸易量。

资料来源: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СНГ.

<sup>①</sup> Владимир Парамонов, Алексей Строгов, Олег Столпо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Бишкек, 2008, С.155.

从整体趋势看，中亚国家与外部大国的外贸合作呈现出中俄两极相争的格局，美国在此领域的影响力已经被中俄远远甩在后面（参见表 2）。但中国与俄罗斯在发展对中亚地区贸易方面的差距正在日益缩小，中国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代俄的地位。<sup>①</sup>比如，2000 年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总额为 65 亿美元，而同期对华贸易总额仅为 10 亿美元。到 2007 年，中亚地区与俄罗斯的贸易额虽然上升到 218 亿美元，而与中国贸易额已突破 160 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国家对华贸易的实际总量可能远远大于中亚各国官方统计机构公布的正式数据（参见表 3）。这主要是由中亚各国贸易商经常采用非正规贸易方式进口中国商品导致的，这在中亚国家几乎是普遍现象。

表 3 中国 2003 年至 2007 与中亚各国贸易统计对照表

国 别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	2*	1*	2*	1*	2*	1*	2*	1*	2*
哈萨克斯坦	28.56	33.30	36.94	44.98	67.62	72.43	87.84	108.00	123.85	152.26
吉尔吉斯斯坦	0.96	3.17	1.25	6.03	4.22	7.32	7.57	11.70	8.64	21.00
乌兹别克斯坦	2.13	3.46	3.70	5.76	6.28	7.82	8.17	9.00	16.08	18.00
塔吉克斯坦	0.15	0.38	0.32	0.69	2.29	2.85	3.13	3.5	6.84	10.50
土库曼斯坦	1.22	1.00	1.17	1.02	1.05	1.14	1.25	1.33	3.77	4.00
总计	33.05	41.00	43.37	58.48	82.97	102.94	107.96	133.50	160.38	205.76

注：1\*为中亚各国官方统计数据，2\*为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Казахстанская правда, 14 июля 2009 г.

## （二）投资合作

俄罗斯经济自 1999 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在俄罗斯当局的鼓励与扶持下，近年来明显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对外投资成几何级数增长，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经济空间成为俄的优先选择<sup>②</sup>，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因而日益增加。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俄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数额已经从 2005 年的 2.13 亿美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6.313 亿美元。如果说上个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俄罗

① 参见 Sadykzhan Ibraimov, “China-Central Asia Trade Rel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Patterns”,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2009, Volume 7, No.1.; Владимир Парамонов и Алексей Строг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Central Asian Series*, 07/12R.

② 有关俄罗斯积极推行对外经济扩张的政策可参阅：А. М. Либман, Б. А. Хейфец. Экспанс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страны СНГ. М.: Экономика, 2006; 杨成：“俄罗斯经济的全球化特征分析——以俄企业海外扩张为例”，《俄罗斯研究》，2006 年第 3 期；А. М. Либман, Б. А. Хейфец. Корпоратив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дл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М.:ЛКИ, 2008.

斯的主要投资对象国多分布在欧洲地区的话，近3年多来这一重心日益向中亚倾斜。俄在中亚投资的最大接受国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参见表4）。

表4 俄罗斯对中亚的投资（单位：百万美元）

国 别	2000	2005	2008
	全部投资	全部投资	全部投资
哈萨克斯坦	3.5	204.3	174.3
吉尔吉斯斯坦	0.0	1.2	39.8
塔吉克斯坦	-	0.5	28.1
土库曼斯坦	2.9	-	4.0
乌兹别克斯坦	0.1	7.0	385.1
中亚合计	6.5	213	631.3
独联体合计	130.1	620.5	1097.9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局。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投资数额并不是俄在中亚投资的真实反映。至少有三类“看不见”的投资未能纳入到统计中去：一是未考虑各类金融机构的再投资，包括在二级市场上的股票发行等；<sup>①</sup>二是类似外包等很多投资是经由其他外国公司进入中亚地区的，俄国家统计局一贯将其视为外国资本而非俄罗斯资本；三是一些俄资以中亚国家资本的形式在该地区通过“灰色”渠道进行投资。中亚国家的影子经济成分很大，有调查称，这种影子经济在哈萨克斯坦大约相当于GDP的44.6%，在吉尔吉斯斯坦约为40.6%，在乌兹别克斯坦约为35.4%（2004-2005年），在塔吉克斯坦甚至接近60%（2007年数据）。<sup>②</sup>这给这类灰色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随着中亚各国经济的发展，各国国内的生产性需求逐年提高，这为中国扩大在中亚地区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又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再加上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有实力的各类所有制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在中亚的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

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中国在中亚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接近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62%（参见表5）。中

<sup>①</sup> 有关俄罗斯企业在中亚拥有的各类股份统计参见：Б. А. Хейфец. Роль бизнеса 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 май 2009 г., С.43-44.

<sup>②</sup> Александр Либман. «Интеграция снизу»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2009. №1(2). С.21.

国在哈萨克斯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为 6.1 亿美元，在此类统计的前 20 名中位居第 17 位，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超过 1 亿美元的排行榜中位居第 12 位。<sup>①</sup>

表 5 2003-2007 年中国对中亚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 (单位: 万美元)

国 别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哈萨克斯坦	294	231	9493	4600	27992
吉尔吉斯斯坦	244	533	1374	2764	1499
塔吉克斯坦	--	499	77	698	6793
土库曼斯坦	--	--	--	-4	126
乌兹别克斯坦	72	108	9	107	1315
合计	610	1371	10953	8165	3772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整理编制。

美国对中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的能源产业，与中国截至 2007 年对哈累计总投资近 80 亿美元的数额相比，美国在 2006 年即已达到 126 亿美元。<sup>②</sup>美国与中亚所有国家签署了贸易合作协定，并与哈萨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2004 年 6 月，美国商务代表与中亚各国大使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 (TIFA)，成立了美国—中亚贸易和投资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就涉及到美国对中亚贸易及投资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基于进一步削弱中俄在中亚影响的战略考虑，小布什政府多次在上述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年会框架内积极呼吁中亚各国扩大内部合作并鼓励它们发展与阿富汗和南亚的贸易与交通合作。2007 年 7 月中旬，美国助理国务卿鲍彻再一次强调推动中亚与南亚国家进行交通、电力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sup>③</sup>

### (三) 对外援助

在各主要大国中，美国已经成为中亚国家最大的援助国。自 1992 至 2006 财政年度，美国累计对中亚国家投放各类援助近 41 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欧盟援助金额为 13.9 亿欧元。<sup>④</sup>有趣的是，美国对中亚的援助也是以“9·11”事件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对前苏联地区的援助主要对象国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如果说 1992 至 2006 年对中亚的援助在所有欧亚地区国家中所占份额大约是 14% 的话，自 2002 年起这一数值

① 《200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 10 页、第 6 页。

② 参见美国商务部的哈萨克斯坦 2007 年度投资环境报告。

③ Richard Boucher, “Remarks at the South and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Meeting”, July 18, 2007.

④ “Comparing Global Influence: China’s and U. S. Diplomacy, Foreign Ai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RS Report, No. RL34620, p.108.

呈明显上升趋势，2008 年和 2009 年增加到 25%左右（详情参见表 6）。

表 6 1992 至 2008 年美国对中亚的援助（单位：百万美元）

国 别	1992—2006 年	2007	2008	2009
哈萨克斯坦	1244.8	70.7	25.191	21.948
吉尔吉斯斯坦	806.5	36.55	32.626	29.608
塔吉克斯坦	679.7	35.86	31.914	28.582
土库曼斯坦	255.4	12.48	9.149	11.504
乌兹别克斯坦	760.9	18.99	10.19	7.94
中亚地区层面	73.2	34.6	2.976	6.607
总计	4053.4	178.04	112.046	106.189
份额	14%	11%	24%	2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for Foreign Operations 各年数据整理编制。

美国还在中亚积极推行以“贸易能力建构”为核心的对外援助计划，目的在于帮助中亚国家加强物质、人力资本以及制度方面的能力建设，参与全球贸易，包括协助中亚国家就加入WTO问题进行谈判等。<sup>①</sup>从该项援助的实施情况看，美国似乎更多地侧重于制度方面的建设，如推动中亚国家改革海关服务，加强边境安全，积极支持各种商会组织，发展农业以及增加政府的政策透明度等。2005年10月，美国贸易与发展署宣布了数额为100万美元的“中亚基础设施整合倡议”。2006年初，一批美国顾问接连造访了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提出了一系列项目建议。美国积极推动建立所谓的“南北丝绸之路”，即从阿拉木图经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直至巴基斯坦卡拉奇长达1860公里的公路。美国不惜投入3000万美元的造桥计划，以连接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交通网络。此外，2006年美国开始在中亚实施为期三年、总额为330万美元的“地区电力市场援助项目”，其目的仍在于推动中亚和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印度等南亚国家共享电力市场。<sup>②</sup>除上述直接援助外，美国还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向中亚国家提供间接或“隐性”援助。

中亚国家独立后，中国对中亚提供了少量的经济援助，数额在150万元到300万元人民币之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加大了对中亚国家的经援力度，扩大了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规模，无偿援助的额度也增加到1000-2000万元。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中国在该组织框架内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继续增加对中亚国家的援助，

① “Trade Capacity Building: Foreign Assistance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 *CRS Report*, No. RL33628.

② *Eurasia Insight*, April 28 and May 4, 2006.

主要形式为提供大量优惠出口买方信贷。2004 年，中国领导人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宣布中方成员国提供数额为 9 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2004 年后，中方开始为中亚地区的交通、能源、电信网络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大规模信贷支持，成为中亚发展的重要外部支撑力量。<sup>①</sup>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向中亚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引起了俄国内各界，包括精英界的疑虑。俄很担心中国在中亚的地缘政治诉求可能会导致俄现有的领导地位逐渐丧失并沦为中国的“小伙伴”，甚至有评论指责中国这样做可能会让中亚国家依赖乃至最终依附于中国经济，从而危害俄的利益。<sup>②</sup>俄政府圈子里甚至讨论了“对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金融威胁的周密、适当的回应”的问题。<sup>③</sup>

#### 四、中亚地区权力结构的军事向度：对立的两极

在这一领域，主要大国的权力分配可从它们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来考察。冷战期间，苏军在国外可以使用的海军基地、空军基地和军事设施曾多达 100 多个，其中海军基地(港口或设施)30 多个，空军基地(机场)70 多个。冷战结束后，俄海外军事存在基本上退回到独联体地缘政治板块内。<sup>④</sup>但相对于独联体其他次地区地缘政治板块而言，中亚无疑是俄罗斯境外驻军规模最大、军种最齐全的地区。

如同表 7 所显示的，俄罗斯在中亚的地面部队集中在塔吉克斯坦，这主要和塔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曾爆发大规模内战以及与阿富汗接壤的事实有关。俄罗斯 2004 年曾与塔吉克斯坦达成新的军事合作协议，核心内容是俄边防部队 2005 年将向塔军移交前苏联边防军训练中心，2006 年移交塔边境防务，但俄不会放弃在塔的军事存在。<sup>⑤</sup>同时，俄还巧妙地利用塔欠俄债务的问题获得了努列克雷达站长达 49 年的使用权。塔的债务被减免，而俄仅需要每年象征性地支付 30 美分的租金。<sup>⑥</sup>

---

① 石婧：“中国对中亚的援助状况分析——以中国援助中亚国家重点项目为例”，《新疆社会科学》，2009 年第 4 期。

② Интерфакс. 7 Декабря 2007 г.

③ [俄]米赫耶夫：“俄中关系：问题与前景”，载俞立中主编：《大夏讲坛丛书 2：全球化时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2-13 页。

④ 刘倡萍、崔启明：“俄罗斯海外军事存在的现状及前景分析”，《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1 期。

⑤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俄在谈判中还以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在俄赚取的高额收入为杠杆向塔方施加了较大压力。参见 Charlotte Niklasson, *Russia Leverage in Central Asia*, Stockholm: Swedish Defense Research Agency, 2008, FOI-R-2484-SE, p.30.

⑥ Lena Johnson, *Tajikistan in the New Central Asia: Geopolitics, Great Power Rivalry and Radical Islam*, London: I. B. Tauris, 2006, p.79.

表 7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序号	部队单位	类型	驻在国	驻扎地
陆军				
4	军事基地	B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
201	摩托化步兵师	C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
149	摩托化步兵团	C	塔吉克斯坦	库尔雅布
191	摩托化步兵团	C	塔吉克斯坦	库尔干-楚别
92	摩托化步兵团	C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
空军（含防空部队）				
171	空军司令部	CC	哈萨克斯坦	卡拉甘达
×	空军训练场	T	哈萨克斯坦	马卡特
×	空军训练场	T	哈萨克斯坦	特列基
×	空军训练场	T	哈萨克斯坦	图尔盖
×	运输航空兵师	C	哈萨克斯坦	科斯塔奈
×	空军基地	C	吉尔吉斯斯坦	坎特
1098	防空团	C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
670	空军小队	C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
海军				
×	海军通信中心	R	吉尔吉斯斯坦	卡拉-巴尔塔
×	鱼雷试验场	T	吉尔吉斯斯坦	卡拉科尔
战略武器部队				
5	国家试验场	T	哈萨克斯坦	拜科努尔
7680	雷达站	R	塔吉克斯坦	努列克
×	预警雷达	R	哈萨克斯坦	古尔沙特
×	测量点 3	T	哈萨克斯坦	拜科努尔
×	测量点 5	T	哈萨克斯坦	拜科努尔

资料来源：Александр Стукалин, Михаил Лукин. Что такое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армия России?// Власть. №7(610) от 21.02. 2005.

尽管俄在“9·11”后迅速改善了对美关系并默许美军进驻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但基于势力均衡的原则，普京当局同时也扩大了俄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其结果是，一贯游走于大国之间、奉行多向度外交模式的吉尔吉斯斯坦，在向美军租赁马纳斯机场的同时，很快与俄达成了新的空军基地协议。这也是近年来俄在中亚增设的唯一的新的军事基地。但俄在坎特空军基地的驻军规模相对很小，10架飞机、

500 名飞行员和 1000 名服务人员难以在军事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sup>①</sup>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俄罗斯在吉尔吉斯的空军基地的军事意义远小于政治意义，作为一种相对于美国的力量展示更多地是为了适应俄国内政治的需求。<sup>②</sup>

2009 年 7 月 31 日，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畔的小城乔尔蓬阿塔召开了峰会。其间，俄吉双方商定由俄方在吉境内再设一个俄军基地，用于满足集体快速反应部队的需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签署了相关备忘录，决定双方在 2009 年 11 月 1 日就在吉南部部署基地的条件及其地位签署协议，协议有效期为 49 年，可自动延长 25 年。据俄媒体透露，俄还将向吉增派不超过一个营的兵力，并设立一个两国军人训练中心。<sup>③</sup>

美国本来很难将军事触角延伸至遥远的中亚地区，但“9·11”后，俄对美政策迅速进行战略调整，以妥协求合作，特别是在中亚地区，俄充分利用了配合美反恐行动的这张牌，不但向美军开放领空，还说服中亚国家允许美军“临时驻扎”。美在进军中亚初期也比较克制，淡化并低调处理驻军长期化问题，每每强调与俄罗斯在中亚的共同利益，表示美尊重俄在中亚的合理利益，美无意将俄排挤出中亚。因此俄对美中亚驻军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对美扩大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并未作出激烈的反应，而是平静接受。

但随着美军在中亚站稳脚跟，美俄竞争的一面明显上升。双方围绕军事基地的争夺渐趋激烈。<sup>④</sup>美对保持在中亚的军事存在的重视程度，从美高官对中亚的访问频率即可略窥一斑。自中亚国家独立至“9·11”事件前，除美国副总统戈尔 1993 年 12 月相继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外，美国高官很少造访中亚国家。但随着阿富汗反恐战争的爆发，为争取中亚国家对美国的支持，中亚成为美国各级官员到访最密集的地区之一。2001 年 11 月，在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刚刚签署军事基地合作协议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迅速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在马纳斯空军基地启用后，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随即于 2002 年 4 月到访吉尔吉斯斯坦。2005 年 4 月吉新政权刚刚建立，拉氏又再度来访，与吉当局商谈军事基地问题。同年 7 月，在上海合作组织阿拉木图峰会发表要求美在适当时机撤出中亚驻军声明后，拉氏匆匆抵达比什凯克做吉方工作。赖斯也于 2005 年 10 月访问了哈萨克

---

① 参见 Martha Brill Olcott, *Central Asia's Second Chance*,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5, p.188.

② Hedenskog & Larsson, *Russian Leverage on the CIS and the Baltic States*, Stockholm: Swedish Defense Research Agency, 2007, p.92.

③ 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 Бек Орозалиев. Успех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России удалось договориться с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ОДКБ// Коммерсантъ. № 139/П (4194) от 03.08.2009.

④ 参见 Zdzislaw Lachowski, “Foreign Military Bases in Eurasia”, *SIPRI Policy Paper*, June 2007, No.18.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三国。2006年5月，美国副总统切尼访问哈萨克斯坦。两个月后，拉姆斯菲尔德第四次踏上中亚领土，与塔吉克斯坦就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等交换意见。2007年7月，替换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的盖茨到访比什凯克，与吉当局就马纳斯机场租赁问题举行谈判。据美国学者的统计，自2007年7月至2008年4月不足一年的时间内，美国副部级以上高官27次访问中亚，同期中国官员访问的次数为18次。<sup>①</sup>

尽管俄凭借在安集延事件上对卡里莫夫政权的支持，最终促使乌兹别克斯坦限定美国在6个月内撤出卡尔希—汗阿巴德基地，但吉尔吉斯斯坦在马纳斯空军基地上的摇摆立场让美最终保住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反恐前沿保障要点。为此，美在2009年6月同意将马纳斯基地的使用费用从每年1740万美元增加到6000万美元，并还将提供价值逾1亿美元的其他援助。按照吉美达成的新协议，新基地名称改为“货物转运中心”。<sup>②</sup>这可能是新时期国际政治中小国玩大国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充分展示出自主性后，无论是俄还是美最终均与吉达成了协议。

现在看来，俄罗斯当初放美军进入中亚无异于引狼入室，是普京当局的一个“战略错误”。美军中亚基地已成为俄安全的心腹大患。美军驻中亚部队虽然为数不多，但绝不仅仅局限于填补战略空白的象征意义，更大程度上实现了美多年的夙愿，能够在俄的软肋和后方放手推行遏制和削弱俄罗斯在独联体的传统地位和影响。这种军事安全领域内俄美双强并峙的格局日益成为中亚国家图利的良机。

## 五、人文向度的中亚权力结构：尚存的单极残余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尽管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俄对该地区仍然保留着强大的战略、经济和文化影响。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历史遗产确保了俄与中亚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使得俄能通过“软”杠杆对中亚国家施加影响。<sup>③</sup>在整体实力迅速恢复后，俄罗斯越来越重视软权力的运用，特别是在后苏联空

---

① “Comparing Global Influence: China’s and U.S. Diplomacy, Foreign Ai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RS Report*, No. RL34620, p.97, p.99.

② *New York Times*, 2009.07.26. 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度阅读可参见 Jim Nichol, “Central Asia: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RS Report*, RL33458, April 17, 2009; Jim Nichol, “Kyrgyzstan’s Closure of the Manas Airbase: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CRS Report*, R40564, May 4, 2009.等。

③ 参见 Jim Nichol, “Central Asia: 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harlotte Niklasson, *Russia Leverage in Central Asia*, Stockholm: Swedish Defense Research Agency, 2008, FOI-R-2484-SE, p.28.

间的国家形象的构建。<sup>①</sup>与之相比，中美两国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俄，但二者一个凭借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巨大实力，一个依靠崛起中大国的骄人成就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 （一）文化和教育交流

由于拥有语言、文化和共同的历史等背景，俄罗斯在中亚的文化和教育交流活动有着中美两国无法比拟的优势。

据俄罗斯“欧亚遗产”基金会的统计数据，哈萨克斯坦 63%的民众精通俄语，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别为 38%和 28%。<sup>②</sup>一方面，俄积极赴中亚开拓教育市场，尤其重视俄语的教学。与中国的孔子学院类似，俄在 2007 年经普京签署总统令成立了“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积极推广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教育。目前，该基金会已经在哈建立了“俄罗斯中心”。高等教育方面，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设有吉俄大学，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也早就开办了塔俄大学。俄一些知名高校也在中亚地区开办了分支机构。<sup>③</sup>

另一方面，俄高校也对中亚各国敞开大门。到俄罗斯留学也是中亚国家莘莘学子的优先方向之一。除吉尔吉斯斯坦外，中亚国家赴俄各级高校攻读学位的学生数量十多年来并未下降（参见表 8）。

表 8 中亚国家就读于俄国立和市属高校的学生数量

国 别	1995/96		2000/01		2006/07		2007/08	
	总人数	面授生	总人数	面授生	总人数	面授生	总人数	面授生
哈萨克斯坦	11644	8921	16665	11724	18036	12441	18970	11553
吉尔吉斯斯坦	1700	1524	1230	519	712	583	830	634
塔吉克斯坦	738	642	324	221	1135	647	1234	742
土库曼斯坦	3176	2735	3221	1162	5287	2092	4614	2088

资料来源：俄国家统计局数据。

令俄感到不安的是，近年来就学于俄的中亚学生总量仍在增长，但中亚赴美国、欧洲、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日本和中国等其他国家留学的人员也在持续增加中。俄罗斯的优势正在不断遭到侵蚀。比如，1993 年起哈萨克斯坦开

① 参见 Казанцев А. А., Меркушев В. Н. Россия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мягкой силы»// Полис. 2008. №2.

②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новых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М.: Фонд «Наследие Евразии», 2008, С. 120.

③ 如俄罗斯最高学府莫斯科国立大学拟在近期在杜尚别开办分校。参见 Игорь Ротарь.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без русских// газета «Россия». 29 октября 2009 года.

始实施向其他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未来”专项规划<sup>①</sup>，但大多数奖学金获得者选择赴欧美留学。据哈驻美国和加拿大使馆教育与文化处统计数据，美国已经成为哈青年学子海外就学的首选目的国，每年超过 1000 人。而在 2007-2008 学年，“未来”奖学金获得者中 46.6%选择了欧盟国家，29%选择了美国，俄罗斯仅占 9.5%。<sup>②</sup>调查显示，在可选择的留学对象国中，欧盟和美国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如，哈萨克斯坦想去俄就读的占 18%，欧盟占 17%，美国占 14%；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应的数据是 32%、17%和 14%以及 37%、12%、14%。这说明，在此消彼长之间，俄在文教领域对中亚的吸引力正在不断下降，这也可能是中国和美国未来推动与中亚国家文化教育合作的空间。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教育与文化交流除通过双边渠道外，还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框架予以实施。中国国家汉办已经在哈萨克斯坦开设了两所孔子学院，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各开设了一所。2007 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中方再次提出扩大教育交流的倡议，决定设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来华留学奖学金项目，每年为提供 20 个名额，以此推动成员国相互积极推广语言文化教学。2009 年 11 月 17 日，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方项目院校工作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俄双方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俄两国的项目院校代表深入讨论研究了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法律法规、教学科研、财务预算、组织管理等相关问题，并就有关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创建工作实质性启动。<sup>③</sup>

美国在中亚的教育与培训合作和俄相比并不逊色（参见表 9）。就目前掌握的最新数据，在 2006 财政年度，美国 14 个政府相关部门和 49 个各类委员会和署一共同向美国政府赞助的国家交流与培训工作组报批和实施了 243 项活动，其中包括“和平队”、国际防务教育与培训、Edmund Muskie Graduated Fellowships、各类富布赖特项目、欧亚/南亚优秀教学成就计划等。

---

①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2005 年明确宣布，该项计划人数上限增至每年 3000 人。

② Юрий Морозо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тран ШОС в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сфере: проблемы и возможные пути их реш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9. №4-5(64-65). С.164.

③ “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创建工作启动——中俄项目院校就教学科研等达成共识”，《中国教育报》，2009 年 11 月 18 日第 1 版。

表 9 美国官方赞助的对中亚国家国际交流与培训项目人参与数表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总计
1998	1*	364	127	4	87	150	2686
	2*	674	460	129	210	481	
1999	1*	249	169	8	107	176	3237
	2*	845	378	263	276	766	
2000	1*	277	180	9	70	299	3986
	2*	1409	429	113	192	1008	
2001	1*	291	168	34	96	293	11380
	2*	7859	1297	206	237	899	
2002	1*	444	251	43	114	289	14036
	2*	10266	781	326	223	1299	
2003	1*	299	282	50	112	258	34674
	2*	29837	1548	645	190	1453	
2004	1*	261	270	62	137	286	37009
	2*	32870	921	696	393	1113	
2005	1*	1247	1054	670	813	1092	74465
	2*	10508	10568	14548	4735	29230	
2006	1*	288	262	85	97	106	42778
	2*	5941	9397	12232	3522	10849	
2007	1*	299	282	85	152	48	11122
	2*	1502	2534	1905	2088	2227	

注：表中年份均为财政年度，其中 1\*为自美国赴中亚人员数量，2\*为自中亚赴美人员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s(IAWG) on U. S. Government-Sponsore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Training 1999-2008 年度报告整理编制。

在上述计划中，“和平队”<sup>①</sup>在中亚的活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该组织自 1993 年

① 和平队 (Peace Corps) 是根据 1961 年 3 月 1 日美国政府 10924 号行政命令成立的一家志愿服务组织。其对外宣称的宗旨为：(1) 为愿意接受和平队帮助的国家 and 地区提供训练有素的人；(2) 促进受助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了解；(3) 促进美国人民对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了解。但自成立之日起，各方对它的怀疑和抨击从未停止过。从 1961 年的尼日利亚开始，不断有国家指责和平队是“间谍”、“新殖民主义者”等。

起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积极活动。如表 10 所示，凭借雄厚的经费支持，和平队连年向中亚各国派遣多批次志愿者。他们除推广英语教学外，还大量介入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参与青年、妇女、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广泛问题的解决。

表 10 “和平队”在中亚的志愿者数量及经费（单位：万美元）

国 别	2008		2009		2010	
	人数	经费	人数	经费	人数	经费
哈萨克斯坦	184	294	170	358.7	172	373.2
吉尔吉斯斯坦	100	201.6	110	216.3	101	241.3
土库曼斯坦	96	196.1	114	207.2	120	228.2
总计	380	691.7	394	782.2	393	842.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2004-2010 财政年度的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Peace Corps)整理编制。

## （二）大众传媒的影响力

独立十余年来，俄罗斯媒体（包括当地的俄语媒体）在中亚大众传媒市场上仍保持着一定的优势地位。该地区 5500 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仍青睐于看俄罗斯电视节目，读俄罗斯报纸，上俄罗斯网站。有分析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现实原因是当地受众对本国媒体的“审美疲劳”。中亚各国的传媒基本上为当局所掌控，信息严重缺失等因素导致当地民众越来越多地转而从俄罗斯媒体中获取养料。有评论认为，枯燥乏味的当地媒体为俄罗斯重新获取中亚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敞开了大门，这种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对俄罗斯媒体的单方面依赖有利于俄操控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社情民意。<sup>①</sup>

每个中亚国家基本上最受欢迎的电视台都是俄罗斯电视台。比如哈萨克斯坦，80%的民众每天都看ORT（现为俄电视第一频道），看本国电视频道的只有 40%左右。<sup>②</sup>此外，有数据显示，哈平面媒体的 70%和电子媒体的 80%为俄语媒体。<sup>③</sup>

土库曼斯坦自独立伊始就加大了对俄罗斯媒体的控制。1992 年起俄罗斯杂志不能公开出售，自 1997 年起土当局开始为各机构和自然人订阅俄罗斯杂志设置障碍，2002 年 7 月则完全禁止任何俄罗斯出版物进入土境内。截至 2002 年，土境内只有两家俄文出版物——官方报纸《中立的土库曼斯坦》和文艺读物《复兴》。电视节目

① Zamira Eshanova, “Central Asia: Russia’s Rising Image—Still No Local Alternative to Russian Media”,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November 14, 2002.

② Ibid.

③ А. Шустов.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е СМ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остребованы, но...// Фонд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02.03. 2009.

每天只播放 15 分钟俄语新闻，转播 ORT 部分娱乐节目。2004 年，俄罗斯最后一家媒体“灯塔”广播电台被迫结束了在土的业务。尽管如此，这仍然阻止不了土民众对俄媒体的兴趣，老百姓通过私自安装卫星电视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大约 1/6 的报纸和 1/5 的杂志用俄文出版，几乎所有的互联网版面同时使用乌兹别克语和俄语。塔吉克斯坦与俄关系一向良好，相对而言，塔境内的俄媒体影响力也较大，RTR 电视频道海外版、“灯塔”广播电台均可在塔境内收看收听。俄语平面和电子媒体占据了吉尔吉斯斯坦传媒市场的 70%。俄罗斯第一频道、RTR 电视频道海外版、俄罗斯广播、“灯塔”和“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吉拥有很大市场。

2007 年 12 月，俄罗斯著名电视频道 CTC 开始向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众传媒市场进军，计划收购哈最受欢迎的一家电视台并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新的电视集团。其中，前者是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幕僚长合作，后者是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大女儿合作共建，俄方占股 51%，乌方占股 49%。西方评论倾向于认为，这表明重新崛起后的俄罗斯希冀借助媒体的软权力重新在前苏联国家树立帝国霸权。<sup>①</sup>

整体而言，俄罗斯媒体在中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中美在这一领域与俄相差甚远，且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挑战和赶超俄的独大地位。

### （三）劳务移民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一度出现向俄罗斯移民的潮流，这种移民多为劳务移民。这也是俄独有的足以推动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不断深化的一支“柔性”杠杆（参见表 11）。

表 11 2000-2007 年中亚国家赴俄移民数量变化表

国 别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哈萨克斯坦	124903	65226	55706	29552	40150	51945	38606	40258	40000
吉尔吉斯斯坦	15536	10740	13139	6948	9511	15592	15669	24731	24000
塔吉克斯坦	11043	6742	5967	5346	3339	4717	6523	17309	20700
土库曼斯坦	6738	4402	4531	6299	3734	4104	4089	4846	4000
乌兹别克斯坦	40810	24873	24951	21457	14948	30436	37126	52802	435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8 版第 117 页数据整理编制。  
注：其中 2008 年数据采用了 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2008 году.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2009, С.130-131 页数据，未精确到个位数。

<sup>①</sup> Gulnoza Saidasimova, “Central Asia: Russian Group Storms Onto Kazakh, Uzbek TV Scenes”,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2007, December 18.

2008 年俄仍然是独联体各国移民的最大接受国，部分中亚国家经济对赴俄移民的汇回国内的外汇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依赖性。据俄罗斯银行统计数据，2008 年全年在俄的独联体移民汇款总额高达 126 亿美元，比 2007 年增长 29.9%。其中塔吉克斯坦的移民汇款占本国 GDP 总值的 49.3%，吉尔吉斯斯坦占 22.7%，乌兹别克斯坦占 11.3%。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发展中国家中接受移民汇款占 GDP 比例分别为 50% 和 28%，高居排行榜第 1 和 4 位。<sup>①</sup>

中亚劳工赴俄工作作为本国经济带来了大量现金流（参见表 12），但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很难准确认定，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也往往难以体现。据瑞典学者尼克拉斯 2006 年 6 月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官员的访谈，与吉官方数据估计的占 GDP 2-3% 不同，该局官员认为实际数据可能在 20-30% 左右。<sup>②</sup> 正因为如此，2008 年下半年开始席卷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全球金融危机一般被认为将直接冲击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劳务收入。世界银行 2009 年初曾预测当年中亚国家劳动移民个人汇款将减少 40-50%，这将直接伤害乌、吉、塔三国的经济。但 2009 年底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指出，考虑到以卢布和美元计算的汇率差异的话，移民个人汇款数量变化可能仅仅在有限的幅度内震荡。如果说以美元计算，2009 年上半年与 2008 年同期相比，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个人汇款分别下降 15% 和 34%，但以卢布计算还增加了 17% 和 10%。<sup>③</sup>

表 12 2007 至 2008 年中亚国家赴俄劳务移民汇款情况

国 别	汇款金额 (单位：百万美元)		GDP (单位：10 亿美元)		占 GDP 比重	
	2007	2008	2007	2008	2007	2008
哈萨克斯坦	195	187	103.9	132.2	0.2%	0.1%
吉尔吉斯斯坦	771	1157	3.75	5.1	20.6%	22.7%
塔吉克斯坦	1667	2516	3.75	5.1	44.5%	49.3%
乌兹别克斯坦	1693	2978	21.8	26.4	7.8%	11.3%
土库曼斯坦	30	48	20.93	×	0,1	×

资料来源：www.economy.gov.ru/wps/wcm/.../stata\_fed\_spravochnik\_2009.doc.

① Dilip Ratha, Sanket Mohapatra & Ani Silwal, “A better-than-expected outcome for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flows in 2009, but significant risks ahead”,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November 3, 2009, No. 11, World Bank, p.3.

② Charlotte Niklasson, *Russia Leverage in Central Asia*, Stockholm: Swedish Defense Research Agency, 2008, FOI-R-2484-SE, p.29.

③ Dilip Ratha, Sanket Mohapatra & Ani Silwal, “A better-than-expected outcome for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flows in 2009, but significant risks ahead”, p.7

虽然哈萨克斯坦经济近十年来的持续增长也给邻近的中亚其他国家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但与俄罗斯的虹吸效应相比，差距仍然巨大。比如，2008年自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赴哈的劳工数量分别为1864、216、34和791人，同期俄接受上述国家的劳工数量相应为184600、391400、3100和642700人。<sup>①</sup>

## 五、从客体到主体：中亚地区小国政治的喜剧

苏联解体后，伴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结构变得非常复杂。中俄美三国在该地区的实力分配逐渐演变为类似于一个复合的三维棋盘格局，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是相互关联的不同层级并且呈现出从单极到两极到多极的不同特征。上文已经描述了三国在中亚的各类存在及其差异，但生成这种格局的动力是什么呢？本文认为，新世纪以来，中亚国家作为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特征的进一步凸显，是至今各类文献甚少涉及但又是理解中亚变局的一个关键因素。

与中美俄三国相比，中亚国家作为小国先天不足，比如对外部世界的依存度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低，参与双边和多边活动时讨价还价的资质和能力弱等。但这种弱势反过来又迫使它们在国际合作中采用与大国不同的目标与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因此，中亚国家均选择了相对均衡的外交方略，游走于主要力量中心之间，几乎是来者不拒地成了林林总总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成员国，积极参与了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大变动时期一波接一波的“国家集团化”<sup>②</sup>浪潮。

但在独立后的头10年间，中亚国家与其说是以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毋宁说是以行为客体的身份存在的。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文明离婚”的产物。俄奉行的是“甩包袱”的策略，希望抛下昔日的兄弟后能轻装上阵，完成华丽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但现实是俄饱受挫折，虽有心但无力经营中亚。俄对中亚的战略关注更多停留在口头上，俄与中亚地区的各项一体化方案是在其国力逐渐恢复的过程中逐步提出的。第二，美西方在此期间的对中亚政策是在对俄政策的框架内实施的，从属于对俄政策的需要，未将其视作独立的国际政治单元。相对于俄罗斯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中亚在美的大战略

---

<sup>①</sup> 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2008 году.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2009, С.139.

<sup>②</sup> 参阅[新加坡]郑永年：“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力量再‘集团化’”，《联合早报》，2009年10月27日。

中仅占据“次等重要”地位<sup>①</sup>。在美国国防部的统一指挥计划地图（Unified command plan map）上，中亚甚至在 1996 年版的地图上都未被纳入。<sup>②</sup>而且不能不提的一点是，美国从一开始对中亚的关注点就集中在阿富汗身上，而非中亚国家本身。显然，这决定了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也不会向中亚投入过多力量。第三，中国此时的对中亚政策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国内安全，即针对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两个国内议题以及边界谈判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美国类似，中国的对中亚政策同样是在对俄政策的大框架内实施的。张德广大使曾指出，在边界问题解决后，中国和中亚国家一度不清楚下一步彼此的合作空间在哪里。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还要不要举行峰会都曾经是问题。<sup>③</sup>在此情况下，中亚国家即便想要利用大国之间的竞争来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也没有太多的空间。因此，中亚国家独立后的头 10 年，中俄美三国对中亚的需求以及在本地区的相互牵制作用，在程度上要远远小于后 10 年。这也就决定了中亚国家利用大国竞争因素从中获利的空间也很有限。结果是中亚国家只是获得了主权独立，但却没有成为独立的国际行为主体，在与外部世界构建关系时往往处于被动接受或依附于一方的状态。

中亚国家从国际政治客体到主体转变的拐点发生在 2001 年。这一年美国借“9·11”事件合理合法地进入了中亚，同时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拥有了除双边关系外确保中国在中亚利益的新平台<sup>④</sup>。这两大事件赋予了中亚地区大国关系和地区格局重组的原始动力。中亚各国此后越来越具有主体性。那么，它们在面临众多的外部力量介入时得以存在（而非历史上的瓜分）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

从理论上讲，“小国的存在，是大国之间关系的平衡状态导致的，这种平衡是从博弈策略组合的角度来说的。大国之间的相互牵制，总体上是有利于小国生存的因素。如果这种牵制作用消失，对于小国生存是不利的。”<sup>⑤</sup>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小国逐渐成为多个大国构建地区秩序的竞争对手。当一个小国与多个大国或国际组织分别缔结政治、经济、安全等双边协定时，就有可能出现“轮轴—轮辐”效应，处于轮轴地位的小国可以获得额外收益，但作为轮辐国的大国由于彼此间的竞争性而

---

① E. Rumer, D. Trenin, and Zhao Huasheng, *Central Asia: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 New York: M.E. Sharpe, 2007, p.13.

② Aijan Sharshenova,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y: the US and Russian concepts of Central Asia”, *POLIS Journal*, Winter, 2009, Vol. 2, p.6. <http://www.polis.leeds.ac.uk/assets/files/students/student-journal/ma-winter-09/aijan-sharshenova-winter-09.pdf>

③ 参见张德广：“上海合作组织：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④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对于中国外交的独立价值，尤其是作为逐渐与对俄政策框架相剥离的分析可参阅：Martha Brill Olcott,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hanging the ‘Playing Field’ in Central Asia”, Testimony before the Helsinki Commission, September 26, 2006.

⑤ 周方银：“小国为何能长期存在”，《国际政治科学》，2005 年第 1 期。

相互限制，不能获得对方各自给轮轴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但要想成为轮轴国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1）与周边同类型的国家相比，对大国开放的程度要高，相对开放的小国更有可能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2）没有高度约束性和排他性的地区制度安排。换言之，不能存在限定中亚国家与某个特定国家或组织进行合作的限制。（3）大国对该地区具有明显的需求。

2001年后中亚国家完全符合上述条件，中亚格局也慢慢具备了“小国带动大国”的特征。中亚国家的主体性可以透过许多案例观察到：

- 哈萨克斯坦：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俄无疑扮演者“火车头”和“主体”的角色，但中亚成员国同时扮演着该组织活动主体和客体的角色。哈萨克斯坦日益把自己定位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特殊成员”，一方面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领导者之间，另一方面在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国家这些“局外人”中间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因而形成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三级权力结构。<sup>①</sup>确立了上述定位后，哈萨克斯坦努力加强它在中亚的地位，包括通过削弱俄罗斯和中国竞争地位的方式。比如，哈萨克斯坦迄今没有放弃主导中亚地区“没有大国参加的区域组织”的战略意图。在即将接任2010年欧安组织（OSCE）轮值主席国的情况下，哈越发强调对外政策的“欧洲向度”。
- 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和中国的一度接近并不意味着中亚各国完全倒向两国，尤其是卡里莫夫政权仍然信守在主权问题上毫不退让的原则，任何来自俄罗斯的倡议如果被认为挑战到乌当局的利益，自然也被同样视为一种来自外部对执政体制的现实威胁。这本身就是中亚国家主体性的体现。所以，乌在一系列问题上近来重新拉开了与俄的距离。比如，自2008年起乌开始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在当年的北约峰会上还提出了成立协调解决阿富汗问题“6+3”小组的倡议，拒绝参加200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特别国际会议。
- 吉尔吉斯斯坦：2009年2月，在俄罗斯承诺向其提供20亿美元贷款和1.5亿美元无偿援助后，吉以“关闭”美国军事基地作为回报。如前文所述，在当年6月，这一基地就用更名的形式继续存续下来。
- 塔吉克斯坦：2009年3月，RTR电视频道海外版在塔吉克斯坦被停播。2009年10月初，塔领导人又签署了新的语言法，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去

---

① [俄]米赫耶夫：“俄中关系：问题与前景”，第12-13页。

掉了俄语作为族际间交流语言的法律定位。但在与俄方沟通后，塔又宣布将尽快重播 RTR 频道电视节目并保证重视俄语的地位。

- 土库曼斯坦：俄罗斯与乌克兰在 2006 年后连续数年围绕天然气供应问题发生争端，俄选择了提高中亚天然气进口价格的方式试图用高价天然气压服乌克兰，但也成全了土，使其能在近年与俄在天然气价格谈判上占据一定的主动权。今年 4 月土一度停止对俄出口天然气，最终两国于 12 月签署了恢复供气的协议。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发现，中亚国家日益具备主体性的最大秘密仍在大国身上。中亚国家可以说也是“小而巧”的典型。当美国进入中亚后，无论是为了反恐还是为了巩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决定了它无法忽视这些小国，这也是安集延事件后乌美关系得以起死回生的关键因素。中国在面临美国军事存在时新疆问题的迫切性进一步上升，加上能源合作上的突破更加离不开中亚。俄罗斯一方面要拉中国抗衡西方在中亚的影响，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崛起威胁俄在中亚的利益，它同样不得不更多地增加对中亚的投入。相应地，中亚国家出于对俄罗斯“帝国野心”复苏的担忧不愿完全与俄绑在一起，希望借助中国的经济实力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但又担心中国对中亚事务的可能主导。美国一家独大也不符合中亚各国的利益，它的存在意味着中俄对中亚的需求也不会消失。于是，中俄美三国的需求出现了累加的效应，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调和。这种为权力而无休止的相互竞争被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称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但这也成就了后冷战时期中亚地区小国政治的喜剧。

重要的一点是，中亚地区的各种多边机制安排进展得并不顺利，因此各主要力量中心在保留多边框架的同时日益重视借助于双边渠道寻求扩大在地区的影响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受上海合作组织“协商一致”原则的制约，显然难以达成共识。俄吉奥什军事基地的协定就是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达成的。“以多边促双边”或“以多边的名义推动双边合作”已经不再是偶然现象。大国对待中亚地区主义的这种政策转变，使得小国可以分散一定程度的外在压力，也使得它们可以更轻松地周旋在大国之间。

此外，中亚的主体性也是在不断学习中提高的。小国多处于大国或主要力量中心对峙的前沿，大国均势格局中任意的力量对比变化，都会直接冲击小国，并可能使之成为下一轮大国关系重组过程中的牺牲品。颜色革命后的格鲁吉亚试图借助“离岸大国”美国的力量维护安全，结果在处理俄格关系时因采取激烈的对抗行动而遭到俄的反击。格不仅没有盼来美国的支持，反而在有关解决俄格冲突的国际协议中

被晾在一旁，最后被动接受俄法总统达成的六点共识。<sup>①</sup>中亚国家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俄格冲突后中亚国家没有因为俄的强势而进一步与俄靠拢，反而重构与美西方的关系，绝非无心之举。两面下注、随波逐流，仍是当前中亚各国外交的鲜明特征。在“体制安全”问题暂时缓解后，中亚国家又重新捡起大国相对均衡的外交政策法宝。

## 六、结论：中亚的复合权力结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亚地区的权力架构异常复杂。全球霸权美国、地区传统主导大国俄罗斯、崛起中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中国，日益自视为特殊成员的哈、乌和游走于区内区外各种势力之间的吉、塔等小国集合在一起，按照不同领域形成了一个多维的复合式权力结构：

- 政治上，“制度安全”的优先考虑使得中俄两国，尤其是俄罗斯，拥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暂时难以比拟的认可度和亲近度。“友善—敌意”的二元模式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俄两国与中亚国家的地区认同是相当初步的，目前仍主要是基于历史发展经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其自身的利益考虑，实质上是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一种积极的政治回应，尚不具备可持续性，但相较于美西方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 经济上，中亚地区的权力机构是更为复杂的多极地区体系：贸易合作中，中俄的影响力逐渐靠近，并且中国有望在短期内超过俄，可以说是一种两极格局；投资方面，美国先声夺人，中国迎头赶上，俄罗斯正在回归，三方各有所长；在对外援助方面则是美国一家独大，中国近年来的援助规模也在扩大。在贸易、投资和援助的三角中，总体而言，俄仍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
- 军事方面，俄美形成了两极格局，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俄形成了统一阵线，但三国以及中亚国家都希望本地区能保持和平安宁，解决阿富汗问题以及打击三股势力成为各方的共同利益。
- 人文方面，苏联遗产确保了俄能够拥有中美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在本文所列举的子领域，俄的影响力中美暂时难以企及，形成了尚存的单极残余格局。

---

<sup>①</sup> 参见，冯绍雷：“从俄格冲突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危机政治经济学’——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

- 作为中亚的整个权力结构，中亚国家本身、以传统霸权身份出场的俄罗斯、作为地区外超级大国的美国、崛起中的中国围绕上述四大议程进行着特殊的权力分配网络建构：经济领域的竞合要求政治体制的支撑；人文和政治既影响着经济活动，也为经济活动所影响；军事和政治、经济与社会动力始终密不可分。在中亚这一地缘政治板块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参与者在不同领域形成了从冲突、竞争到合作关系依次变化的绚丽景观。在某一领域的对抗方到另外一个领域则可能成为合作方。比如俄中在中亚的经济存在方面有着明显竞争，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又能结成柔性的联盟抵御美西方的冲击。
- 长远看，今后在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中亚地区格局不仅取决于大国博弈的阶段性结果，也取决于中亚国家的政策变化并可能出现各种复杂动向以及不断变幻的合纵连横局面。至于谁将与谁合纵，谁将与谁连横，则因时而定，因势而变。各方同时并存、相互对冲、得失交替可能会是一个基本特征。
-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参与者划分的话，中亚地区的国际秩序可能有很多种场景：一种是合作的多极；二是对抗的多极；三是新的单极，某一个大国或国际组织对中亚事务实行一种垄断；四是作为过渡阶段的一超多强。如果以领域来划分，可能会出现一个层面非常丰满的多维空间，既能看到单极的痕迹，又有两极对立的影子，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其他组合力量的上升。以上的模式并不能代表全部的可能，而可能是某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混合发展。
- 就中国而言，以合作性多边主义为原则，推动各方基于中亚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这一共同目标实行开放性合作，建立和谐的中亚地区，促成一个稳定的、合作的多极结构，将是一个较好的战略选择。在这种地区格局中，中亚国家与各大国一样均为独立的平等行为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客体。

---

**【Abstract】** The author argues the pattern of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can not be interpreted by the “Great Game” model but proposes that the complex power structure model may be more explanatory. The traditional hegemony of Russia, the rise of China, the global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gional powers such as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have composed the complicated geo-political network in Central Asian region. The change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from the obj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 the

identity with more and more su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such a regional structure. As for China, it is a better strategic choice to promote open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mon aim for peace,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n region and establish a harmonious Central Asian reg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ve multilateralism.

**【Key Words】** Central Asia, Great Game, Subjectivity, Russia, China, the U.S.A.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субъектность, Россия, Китай, США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俄罗斯、中国及中亚的权力制衡： 融合还是竞争？\*

波波·罗\*\*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亚地缘政治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传统地缘关系被打破，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中国、俄罗斯由于自身实力的变化，以及各自在中亚目标存在异同，双方在中亚形成既融合又竞争的态势，而作为中俄在中亚共同的平台——上海合作组织，同样也面临着复杂的发展前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确定因素的增加，中亚可能成为更复杂的“舞台”。

**【关键词】** 中国 俄罗斯 中亚 融合 竞争

**【中图分类号】** D83/87.36.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6-0043-(6)

### 一、导 言

- 近年来，中亚的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
- 以前的确定性已被环境（尤其是俄、中、美三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所破坏。
- 虽然莫斯科和北京在中亚的分歧看似不多，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既相互竞争又共同协作的关系。
- 中亚的战略前景尚不明朗，充满变数。不过，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在可控制范围之内的“战略紧张”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更成问题的互动。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JGJW039）的中期成果。

\*\* 波波·罗 (Bobo Lo)，欧洲改革中心俄罗斯和中国项目主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 二、“9·11”效应

- 在过去 20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在中亚拥有霸权地位。
- 大国和小邻国纷纷默认这一点。
- “9·11”之前，中国无意挑战现状，因为：（1）它没有这样做的能力；（2）其目标与俄罗斯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3）它在其他地方拥有更重要的优先事项。
- **“9·11”改变了这一战略图景。**
- **美国成为主要的区域力量。**
- **俄罗斯的地位遭到破坏**，而且其影响力的不足也有所暴露。
- 普京希望与美国达成新的跨境（不仅仅在中国）战略共处状态的渴望突出了莫斯科以西方为中心的立场。
- 在北京看来，**俄罗斯不仅表面上虚弱，而且在骨子里也不可靠。中国认为它主要需要依靠自身的努力来促成其在该地区利益的实现。**

## 三、俄罗斯在中亚的目标

- **理想状态下，俄罗斯希望能重建其地区霸主的地位。**这将意味着一个顺从的中国、一个缺席或根本不感兴趣的西方以及一个附属的中亚和被击败的塔利班。
- 但是，莫斯科**理解其权力的有限性**，并关注其他区域力量，比如中国和重新崛起的美国的力量。
- 实际上，俄罗斯也会接受**“仅为”领导者的地位。**
- 俄罗斯旨在**增强其在各个层面上的影响力**：**政治影响力**（通过传统的精英网络）、**经济影响力**（增强中亚国家在贸易和能源方面对它的依赖）、**安全影响力**（利用当地精英对政权稳定的焦虑）以及**文化影响力**（促进俄语发展）。
- 俄罗斯**试图牵制该地区其他大国以及中美的影响力**。尽管美国在中亚更强劲的存在构成了更为直接的地缘政治挑战，但**中国**由于其地理位置的接近和其中亚的历史，从而在根本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 四、中国在中亚的目标

- 中国在中亚的目标主要有四个：
- **建立一个稳定的、安全的环境。**这将（1）帮助打击“三股势力”——分裂

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2）巩固北京在新疆的权威地位；（3）夯实其战略后方，使其能更多专注于其他重要问题——国内现代化、台湾问题和“综合国力”的发展。

- **将中亚发展成为一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可替代的来源。**事实已经表明莫斯科是一个成问题的能源合作伙伴，而中亚已成为欧亚大陆内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可替代的来源。

- **建立一个公平的战略环境。**中国希望看到美国的战略和规范影响力受到牵制、俄罗斯获得区域领导地位尝试的失败。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在政治上、安全上还是在战略上和经济学上，中国都寻求在中亚地区唱主角。

- **推进中国的经济利益**并将中亚发展成为一个生产和消费市场。

## 五、融合和竞争的可能性分析

### 战略性顺应

- 虽然俄罗斯和中国均热衷于在中亚遏制美国的力量，但北京并不希望这影响到它更为看重的中美关系。这在两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关注重点的截然不同上体现明显——**俄罗斯强调地缘政治利益，而中国则关注经济合作。**

- 从长远来看，**莫斯科不希望**在美国撤出或减少其在中亚的存在时，看到**中国填补这一权力真空。**

- **俄罗斯已意识到北京在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来促进其影响力并使之合法化。**因此，它不希望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中亚地区的首要多边组织。相反，它提倡促进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

- 尽管曾有尝试协调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努力，但它们“**因为共同的目的而分开**”。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在中亚地区施加影响力的多边机构，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对俄罗斯而言达到了同样的作用。

### 巩固安全

- 北京和莫斯科都愿意在中亚建设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要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为此，他们支持该地区的威权政权。

- 但是，在安全的目标与地缘政治考虑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不断的张力。

- **中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以及美国和北约遏制塔利班和基地组织（al-Qaeda）的成功方面有着比俄罗斯更大的**既得利益**。它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以维吾尔分离主义的形式体现）的关注要比它对于西方的地缘政治和规范影响的**恐惧更为迫切**。

- 对于**俄罗斯**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由于它受到地理距离的隔绝，因此它对于西方在中亚的影响的担心要超过其对任何伊斯兰威胁的担心。
- 但最终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希望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民主）在阿富汗“太过成功”。

#### 能源竞争

- 也许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足以满足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口需求。
- 但是，对中亚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似乎获胜，扩大了其与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协议（从每年 300 亿立方米至每年 400 亿立方米），完成了阿塔苏-阿拉山口石油管道，买下了哈萨克斯坦第四大石油公司（Mangistaumunaigaz），并与哈萨克斯坦缔结了 100 亿美元贷款换石油的协议。
- 在中亚，中国作为能源合作伙伴的出现对俄罗斯产生了不良后果——不仅是财政上的（提高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购买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价格，并为俄罗斯未来的进入设下了问号），而且是战略上的（增强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 经济上的竞争

- 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国与中亚的贸易大幅增加。然而，中国的贸易增长率显然更大。
- 中国的经济渗透是促进其在中亚影响力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它粉碎了俄罗斯再度成为该地区领导者的企图。
- 过去，俄罗斯把增强对中国经济控制的恐惧作为将中亚人拉近其势力范围的一种手段。虽然最近俄罗斯对中国货币的依赖导致了方法上的改变，但这种温和的路线可能只是暂时的。
- 俄罗斯对于北京的区域经济倡议并无兴趣，如上海合作组织的“自由贸易区”。俄罗斯抵制北京努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方面的活动（而在这一领域，中国享有主要的竞争优势）。

#### 规范的融合？

- 俄罗斯和中国持有一些共同的政治观点。他们反对西方试图推出“异己的”的民主准则，并抵制“中亚侵犯人权、缺乏民主”等言论。
- 两国都主张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持不干涉原则。然而，格鲁吉亚危机，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于 2008 年 8 月举行的杜尚别峰会，暴露了中俄共识的局限性。
- 俄罗斯比中国更认识到西方规范威胁的严重性。俄罗斯将其视为对俄罗斯在中亚领导权的直接挑战，而中国（1）对他们的软实力有更大的信心；（2）较少关注西方影响的长久性；（3）更关注于其他事项（如国内现代化）。

## 六、上海合作组织

• 上海合作组织在**机制建设方面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则一直**进展甚微**。各成员国难以达成具体承诺的协议，例如，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组织的成员国身份。

• 该组织**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集体认同**，而且就其自身而言，也尚未形成自己的政策。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对统一迄今依旧通过自我限制和温和的野心得以保留。

• 上海合作组织并非一个“反北约”的组织——它**既不愿意、也无能力威胁西方的利益**。其效力大大低于其成员国的总和。

• 总体而言，上海合作组织仍然是一个**温和的、成就不大的组织**，它仍处于前期发展阶段。

• **发展依旧有潜力**，但上海合作组织在**协调连贯性和统一性方面**面临一个重大挑战，另一方面在**包容性**方面也面临着难题。全球金融危机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加强该组织有效性和影响力的机会**，促进其为改革全球治理而作出较大努力。

## 七、前 景

• 随着中国完成现代化并转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它在中亚的自信可能将逐渐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尝试着取代俄罗斯，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大国。

• 莫斯科将不会消极面对他国战略转移的威胁。如果美国缩减其在该地区的存在或者完全离开该地区，则中俄竞争将呈增长态势。

• **中亚仍然是俄罗斯的一个次要“舞台”**。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而言更是如此。早期危机的可能性有可能降低。双方都无意冒出现对抗的风险。

• 对于中亚而言，有**三大可能情境**：（1）它可以成为一个**加强合作区**；（2）**区域竞争可能加剧**，最糟糕的是可能出现对抗；及（3）“**战略紧张**”（或“**控制竞争**”），其中各主要方面——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同时竞争和相互合作。

• 第三种情况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中俄在中亚的互动将变得更为谨慎、更受限制、更加困难。尽管将其类比为**大博弈**是一种误导，但中亚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竞争日益激烈而非一个泛区域合作的舞台**。

（张红 译）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Central Asi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where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relations was broken while new geopolitical relations has not been formed yet. Due to changes in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nd their different and similar goals in Central Asia as well, convergence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appear in Central Asia. Meanwhile, the SCO, as the common platform of China and Russia in Central Asia, also faces complicated prospects. With uncertainties increasing in the future, Central Asia may become a more complex “stage”.

**【Key Word】** China, Russia, Central Asia, Convergence, Competition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конвергенци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

（责任编辑 郑润宇）

## 中亚地区的俄中关系：合作还是竞争？\*

彼得·莫吉亚斯\*\*

---

**【内容提要】**由于各种原因，中俄对中亚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但双方应考虑到彼此动机的差异。鉴于这两个大国都有志于中亚的稳定，而中亚的稳定又有赖于双方旨在刺激中亚经济发展和消除中亚贫困的共同努力，因此中俄有可能、也有必要协调双方在中亚的利益。上海合作组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协调中俄之间、以及中俄与中亚各国间利益关系的体制框架。

**【关键词】**中亚地区 中俄关系 利益协调

**【中图分类号】**D83/87.36.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6-0049-(4)

---

基于中俄两国对中亚的政策截然不同，因此，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关系必定相当复杂。对于俄罗斯而言，中亚的五个独立国家都是之前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无论是中亚还是前苏联国家都试图放弃这个统一的国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苏联的最终解体。但是，从中国的角度看，中亚国家主要是一些新独立的国家，与他们的合作不仅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挑战。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而言，两国均需采取理性的方式使双方在中亚的关系更有成效，更少争端。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应考虑到彼此的动机差异。俄罗斯应该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GJW039）的中期成果。

\*\* 彼得·莫吉亚斯（Petr M. Mozias），俄罗斯国立对外经济关系研究所领衔研究员，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校中国问题专家。

考虑到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特殊利益，包括中国国内因新疆分离主义活动而出现的紧张局势。如果这种行为还得到外部力量的帮助，比如，得到他们在中亚极端主义分子同伙的支持，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会更趋严重。同时，中国也应该认识到，中亚是俄罗斯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

——在中亚各国依然生活着大量说俄语的人；

——一些中亚国家的国民（哈萨克斯坦人、吉尔吉斯斯坦人）在精神上与俄罗斯人非常接近；

——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必须在军事上保卫自己的盟友。

总而言之，鉴于这两个大国都有志于中亚的稳定，而中亚的稳定又有赖于双方旨在刺激中亚的经济发展和消除中亚贫困的共同努力，因此中俄有可能、也有必要协调双方的利益。

## 二

在纯粹的经济问题上，似乎两国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其他商品。对于俄罗斯企业而言，它们优先的考虑是，运用自己的技术和市场优势来开拓国外市场，因此，它们在中亚积极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投资。在这方面，俄罗斯尽力成为中亚国家的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竞争对手。但很自然的是，作为燃料出口国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因此中亚国家独立“游戏”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中亚国家有可能与西方伙伴（美国、欧盟）或东方伙伴（中国、日本、韩国）进行多样化的合作。俄罗斯在中亚最重要的经济目标是，在当地的制造业市场保持存在。俄罗斯的一个优势是，形成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和中亚企业之间的一些生产链（主要是在机器制造和工程领域）依旧存在。为了促进俄罗斯国内经济实现现代化，维持和扩大这些市场是俄罗斯的使命所在。

在中亚的产品市场，中国已经取得明显成功。然而，对中国而言，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经济利益似乎在于进口燃料和其他商品，以弥补其自身资源不足的缺陷。在中亚，中国公司（尤其是国有石油公司）的大量投资是其全球战略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做着同样的事情。

中俄两国在中亚产品及商品市场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主要关注点的不同有利于彼此的妥协和让步（包括互相交换部分利润丰厚的业务）；同时，由于很多业

务是由国有企业来进行的，政治家能够从中发挥调停的功用。因此，无论如何，这个目的似乎有望实现。

### 三

因此，中俄这两个大国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非常需要一个相互协调的体制框架。而事实上，这样的框架已经存在，比如说上海合作组织。许多专家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只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现象，它不可能发挥经济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上海合作组织有过高的要求，他们希望看到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一体化的实体。然而，由于经典的一体化在短期内很难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实现，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注定要失败。

然而，人们应该认识到标准的一体化道路（即：从一个自由贸易区发展成关税同盟，之后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和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欧盟才刚刚走过，但它们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就纯理论层面而言，很容易证明，任何一个试图把俄罗斯（更不用说是俄罗斯加上中国）包括在内的一体化，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对于当下的俄罗斯，真正重要的是在工业政策中实现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之间的平衡（这也是中国所做的），而不仅仅是对外经济自由化。甚至关于加入世贸组织，俄罗斯决策者也不认为是近期内必须做的工作。事实也证明，那些由俄罗斯所宣布的自由贸易区计划（与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独联体）已远远落后于时间表，即便是与最密切盟友间的关税联盟的建构也困难重重。

近年来，中国已缔结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等）。但是，人们可以注意到，这主要是得益于务实而非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经济已经成熟到可以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俄罗斯的经济却尚未做好充分准备。

因此，也应该在务实和非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来判断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功能。在经济领域，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发挥以下作用：

- 展开联合计划，发展中亚以及中俄两国落后地区的工业和社会基础设施；
- 协调俄罗斯、中国以及它们的中亚伙伴在各种市场上的利益，包括商讨跨国劳工移民问题；
- 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创新金融管制体系；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尝试引入一种能挑战美元统治地位的新储备货币。

在相互贸易和投资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模仿东盟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的做法，他们最初是从安全合作开始，之后才逐步走向前一体化的阶段。对于上海合作

组织而言，*贸易特惠区*（而不是自由贸易区）可以成为其相互自由化的第一阶段。这种自由化最初将只是一定数量商品的自由化，因此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利益冲突。

（张红 译）

---

**【Abstract】** It's presupposed with the fact that China and Russia hav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while formulating their corresponding approaches towards Central Asia (CA). However, the two superpowers should take notice of the difference of each other's motivation. Rational approaches are needed from both sides in order to make Sino-Russian interaction in CA more fruitful and less conflicts, and therefore, contradictions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powers are not insuperable, and that is why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mutual adjustment such a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SCO) is greatly needed.

**【Key Words】** Central Asian Area, Sino-Russian Relations, Harmonize Interests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гласование интересов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欧盟的中亚新战略\*

托马斯·伦克\*

---

**【内容提要】**针对长期以来缺少一个明确的对中亚政策的问题，欧盟于2007年通过了“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为欧盟与中亚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欧盟的新战略充分考虑到中亚各国的国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可。在该战略通过之后，欧盟积极开展对中亚的投资，并在人权、环境、水资源等领域与中亚展开对话，同时避免在该地区出现对抗与竞争性局面。

**【关键词】** 欧盟中亚新战略 原则与工具 进展

**【中图分类号】** D83/87.5.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4-0053-(4)

---

### 一、欧盟中亚战略

2007年6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这并不是欧盟与中亚国家建立联系的开始。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亚国家获得独立的那刻起，欧盟就已经和这些国家建立联系了。到2007年，这种联系已经有了重大的和实质性的进展。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为进一步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此之前，欧盟与中亚的合作中就有了一些战略性的因素。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签署的“伙伴与合作关系协定”，其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支持新近获得主权和独立的中亚伙伴国家。但是，直到2007年都没有一个连贯、明确的政治文献帮助我们集结力量，解释和宣传欧盟在中亚的目标和行动。

欧盟关于该战略的内部讨论，对于促使所有成员国正确地关注中亚事务起了重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GJW039）的中期成果。

\* 托马斯·伦克（Thomas Lenk），欧盟中亚事务特别代表政治顾问。

要的作用。这将在不同的欧盟轮值主席任期内加强欧盟与中亚伙伴合作对话的可持续性。

## 二、原则和工具

这个战略是欧盟内部起草和协商的结果，但也是与中亚国家协商的结果。该战略的共同目标，即“通过平等对话、透明度和结果导向，来获得稳定、安全与繁荣”，得到了所有利益相关国家的支持。为此，我们要考虑共同的区域问题以及各个国家的具体背景和需求。在每个中亚国家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我们要充分考虑到这些细节。

本战略的关键作用是为我们的合作提供一个更好的结构和方向。此战略有助于我们充分利用我们所有的协议工具，例如：

- 建立在这些文书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合作协议和委员会项目》
- 成员国方案和项目
- 欧盟多边合作框架内的活动
- 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各类文书
- 在与中亚五国的政治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欧盟中亚事务特别代表

让我来列举一些数字。欧盟委员会对中亚的援助预算（2007年—2013年）约为7.5亿欧元。这些是技术援助而非贷款。这些资源的70%将用于双边援助方案，同时具体考虑每个国家的政策议程及其各不相同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由于这些国家超过一半的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显然，通过对社会部门的改革，来减少贫困，将是一个关键的优先方案。欧盟委员会将拿出援助的30%来促进区域间和国家间的合作，尤其是在能源，交通，环境和教育部门。

人们可能会说，在七年内与五国的合作中，7.5亿欧元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但这已经是以往时期的两倍，它清楚地显示了欧盟对中亚国家的关注和支援在增强。更重要的是，这个数字还远非所有：它不包括成员国的双边项目，非政府组织资助的项目，以及欧盟对在在中亚国家开展工作的各类国际组织的资助。例如，欧安组织72%的预算是由欧盟资助的，该组织在中亚地区十分活跃。欧盟及其成员国还提供了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认购资本的62%。这个银行是中亚除石油天然气部门以外最大的跨国投资机构，资助了30亿欧元的项目。

我想还没有人做过一个完全的统计，但是从所有的努力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该地区的发展中，欧盟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尽管它极少利用这些大笔贷款来大肆宣传。

### 三、2007 年以来的进展

我们可以看出，欧盟的中亚战略把更多的一致性和指导性注入了欧盟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当中；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此战略有助于动员额外的资源来推进此项合作。不仅如此，此战略最重要的成果是，政治对话得到了显著加强。自该战略获得采纳以来，中亚和欧盟国家的外交部长已经会晤了四次。2008 年 9 月 18 日在巴黎召开的有关安全问题的会议就是其中之一。这次会议是在欧盟—中亚论坛的框架下举行的，其中的一项成果是通过了一个有关安全问题的联合宣言。来自欧盟和中亚国家的外交部长们经过协商，通过了这个宣言。这个文件为我们在安全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布鲁塞尔最近召开的欧亚部长会议上，外长们继续讨论了安全问题。会议尤其关注阿富汗局势，此外，还讨论了金融危机、水资源管理和环境问题。

在我们和这个区域的关系中，有关人权的对话是一个全新的内容。它的根本思想是，人权、法治、善治和民主化有助于政治长久稳定 and 经济发展。换句话说，我们相信人权/民主和稳定之间存在一种积极的而非冲突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欧盟与中亚五国分别已举行过至少一轮的人权对话。我们讨论人权政策，以及在人权领域内的援助，但我们也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这并非易事，有时是很复杂的，但却对培养真正的信任十分重要。另外，欧盟也举行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人权对话。

在更为技术性的层面上，该战略目前已经确定了三个新的地区性倡议，即法治、教育和环境/水资源。最后，去年欧盟决定通过欧洲投资银行对中亚五国开放融资，在 2013 年以前可提供 4 亿欧元的贷款。

中亚国家已经接受了这个战略。在此战略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与中亚伙伴进行了磋商，但它终究是一个欧盟文件。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为了推动该战略的执行，中亚五国政府任命了各自的国家协调员。2008 年，哈萨克斯坦的国家项目“通向欧洲的道路”得到通过，该项目明确提欧盟的中亚新战略。有趣的是，这个项目把“平衡和务实”作为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哈萨克斯坦认为有责任在其外交关系中实现和维持平衡，而不必等待一些外部伙伴来做任何“平衡工作”。我认为对中亚其它国家来说也是这样。

总之，欧盟的中亚战略为双方关系创造了新的活力。政治对话的加强伴随着实际合作的上升。我们期待着政治对话和实际活动将会更多地相互促进。

欧盟深知自己并不是中亚国家唯一的外部合作伙伴（并且我们也不是最具主导

性的外部力量)。此战略也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总体的立场是寻求合作，避免不必要的对抗和竞争。有人说这个战略没有“牙齿”，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想“咬”任何人。该战略不是为了政权变更和颜色革命。我们与各国政府共事，在现代化、改革和国家稳定以及加强地区合作方面，他们接受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勾画我们的期望，关注着我们伙伴国的民主改革和它们的承诺。同时，为了促进公民社会建设，我们也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开展工作，但是所有这些活动我们都会让各国的政府知情。

(王铁军、金巧丽 译)

---

**【Abstract】** Lacking a concrete policy towards Central Asia, the “EU and Central Asia Strategy for a New Partnership” was adopted by the European Council in June 2007. This has laid a solid basis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EU and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current situation has been taken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in EU’s new strategy, which thus gains supports by all stakeholders. Based on this, EU has began the invest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also started to dialogue with Central Asia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human rights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etc. Meanwhile, EU also tries to avoid conflicts and competition in this area.

**【Key Words】** EU’s New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Principles and Instruments, Progress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ов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ЕС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инципы и орудия, Развитие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中亚新地区主义与上海合作组织

孙霞\*

**【内容提要】**本文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目的在于探讨中亚一体化发展的条件以及发展缓慢的原因。传统的地区一体化理论范式存在其合理内核，但不足以涵盖所有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亚地区的一体化需要具备综合性、无霸权和机制化等条件，可以把这种新地区主义模式称为“战略一体化”。中亚地区一体化机制建设的过程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条件并没有完全具备，导致一体化机制建设进展缓慢。中亚地区的重要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前期成果、合作领域、合作理念、机制化建设等方面为中亚一体化提供了条件，与中亚新地区主义模式的本质特征相契合，在中亚的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为中亚的一体化机制建设提供新的机会。

**【关键词】**中亚 上海合作组织 新地区主义 战略一体化 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6-0057-(15)

2006年6月15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以及中国领导人齐聚上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此次峰会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5周年和“上海五国”机制建立10周年。这个有着“前世今生”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将如何影响中亚地区的未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准确理解这个组织和中亚地区存在的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苏联解体后，重新获得国家独立的中亚也重新成为冲突热点地区。

中亚国家都相对比较弱小，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包括种族冲突、经济现代化、国家建设、严重的环境和公共安全等。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地区内地缘环境特点的

\* 孙霞，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发展和资源优势的日益显现，中亚地区的合作领域更加广泛和深入，特别是在安全和能源领域，地区一体化重新成为中亚国家的重要议题。包括了大部分中亚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发展后，合作领域不再局限于区域内部的裁军和边界等问题，而是以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如何应对该地区面临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反恐领域的合作仍是该组织各国领导人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将致力于通过经贸、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实现地区乃至世界的和谐与安全。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长几乎是同步的，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交汇区域。自从中亚国家独立以后，许多研究就开始关注这一地区，但是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还没有开始被详细研究。本文试图从地区一体化理论范式和中亚地区主义模式的理论思考出发，来考察中亚地区的一体化。

## 一、地区一体化：从现实主义到新地区主义

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对地区一体化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主导方法。作为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政治经济学把一体化看作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过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和法律过程。政治动因、政治家的推动、民族国家的作用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sup>①</sup>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地区一体化是自由市场发展和贸易开放导致合作的结果。正如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学者所指出的，加强商业纽带和新制度的结合，可以对人们的自私观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sup>②</sup>自由主义角度的一体化具有外向发展的趋势，包括对外部市场的开放，而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控制贸易和货币关系的能力则不断降低。<sup>③</sup>在这些理论视角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变体的地区一体化理论，<sup>④</sup>从中可以分析出几个合理内核：过程、综合性、观念和机制。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第一个一体化定义是：“不同的国家政治行为体被劝说改变他们的忠诚、预期和政治行为所围绕的权力中心的过程，新的权力

---

① 宋新宁：“欧洲一体化研究方法论辨析”，载王正毅、[美]迈尔斯·卡勒、[日]高木诚一郎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3-106页。

② See Ernst B. Has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③ Stephan Hessler,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Fact or Fi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 C., March 1994.

④ 这些一体化理论包括联邦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和相互依存等。参见 B. Laffan,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2-15.

中心的制度程序和司法权限将超出以前的国家权力中心。”<sup>①</sup>这一定义强调一体化是权力中心改变的过程，而且新的权力中心的权限范围将超越国家权威。国内学者也认为，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并不会在某一点上停留下来，而是不断积聚出对地区的认同、信任和忠诚，以满足对安全与福利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需求，尽管地区一体化进程可能会出现波动、放缓甚至是暂时停滞。<sup>②</sup>作为发展的地区一体化理论，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是这样定义的：一体化是“把各部分形成一个整体或相互依存的形态，可以分为经济一体化（跨国的经济形态）、社会一体化（跨国的社会形态）和政治一体化（跨国的政治相互依存形态）”。<sup>③</sup>奈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地区一体化的全面的分析维度，地区一体化不仅仅是指经济的一体化，而且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相互融合和相互依存的过程。

关于一体化与霸权的关系，新地区主义认为地区霸权是实现一体化所必需的，特别是在大区域内，如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的地位，以及美国和日本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力量。<sup>④</sup>这是一种“自上而下”考虑问题得出的结论，认为正在衰落的霸权国家可能会通过建立共同组织来实施追求利益、分担责任、解决共同问题并为其政策获得国际支持与合法性的霸权行为。<sup>⑤</sup>然而，事实上很多地区的一体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过程的融合，包括“自上而下”的地区主义和“自下而上”的地区化。<sup>⑥</sup>霸权并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sup>⑦</sup>更不是地区一体化的必要条件。欧洲中心论的传统地区一体化理论以及所谓新地区主义方法不能够涵盖世界上所有地区的一体化模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经济最活跃的亚太地区到欠发达的非洲地区，有些地区在某个时期不存在地区霸权，有些地区从来就没有霸权，一体化区域合作照样在发生，尽管发展缓慢。

---

① Ernst B. Has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6.

② 王学玉：“通过地区一体化实现安全共同体：一个分析的框架”，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1-24页。

③ Joseph S. Nye,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2, No.4, 1968, pp.855-880.

④ [美]詹姆斯·米特曼：“全球化背景下对‘新地区主义’的反思”，载王正毅、[美]迈尔斯·卡勒、[日]高木诚一郎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第379页。

⑤ 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2.

⑥ 关于“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区分在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已被广泛接受，具体内容参见 N. Munakorta, “Regionalisation and Regionalism: The Process of Mutual Interaction,” RIETI Discussion Paper 04E006,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2004.

⑦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许多关于观念、认同及文化规范对国家行为与合作偏好的作用的著作强调了观念、认同对于国家合作行为的重要性。<sup>①</sup>观念和规范对于多边机制的创建以及维持互动和社会化是重要的，对于以前没有制度建设实践的地区也是重要的。<sup>②</sup>也就是说，对于以前没有机制建设实践的地区，观念、文化和规范可以提供重要的主体互动框架，而无需建立一种地区认同。在形成地区认同之前，地区一体化也能产生，但是观念与规范对于地区一体化是必需的。地区主义与形成一个地区的一体化机制直接联系。多边机制是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为了消除冲突根源、推动合作、建立行为模式、降低交易和研究成本，所接受的一系列相互预期、规则和制度、组织计划、责任和义务。<sup>③</sup>机制对于该地区行为体的自我认同也具有推动作用。但是，观念和规范一旦与地区行为体对地区文化、管理及观念的自主渴望之间产生实质性的矛盾，就会阻碍机制建设的过程。因此，地区一体化的最终形态是形成完善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在这一过程中，预设的观念和规范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地区一体化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也不能把地区一体化的某个方面、某个阶段当作其全貌。地区一体化应界定为：“在地理上基本连成一片或者位置相邻的国家与组织，以经济相互依存的实际或预期为基础，以观念和规范的预设和遵守为互动框架，加强多边交流与合作，共同制定政策与制度，加深相互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融合的过程。”这一定义能够克服目前地区一体化理论中，或者忽视经济一体化之外的其它方面，或者预设地区自我认同为地区一体化的常态的现象。

“一体化”是中亚国家领导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也是各国希望达到的目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亚国家在不断变化一体化载体的同时，一体化进程却举步维艰，其根本原因是中亚国家尚未找到适合本地区的一体化模式。冷战后一些第三世界的次地区组织曾经尝试模仿欧洲的一体化模式，但是没有有一个地区达到西欧那样的同质性水平。西欧国家不仅具有共同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价值观，而且在经济、历史、政治、文化（文明）等方面具有同质性，这是导致地区认同出现、地区一体化得以实现的基本因素。从“二战”后几十年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得出的理论总结是“旧

---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Alexander Wendt, "Ident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Yosef Lapi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Press, 1996; Shibley Telhami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David Rousseau and A. Maurits van der Veen, "The Emergence of a Shared Ident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9, Issue 5, Oct. 2005.

② A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0, No. 3, 1997, pp. 328-333.

③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79-95; John Gerard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56.

地区主义”一体化理论。旧地区主义所要求的同质性，在短期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中亚形成。经济上，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大都尚未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相对落后，只有个别能源出口国如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改革也比较成功；政治上，国家政权普遍不稳定，缺少真正的民主政治，未来伊斯兰极端势力还有很大的政治发展空间；文化上，中亚国家虽然都是穆斯林国家，但是文明与文化差异很大，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一体化显然缺乏足够的社会力量支持。中亚地区面临的问题是安全、经济、生态环境等多层次的融合，解决中亚问题需要新的地区主义模式。“新地区主义”是冷战后时代的产物，其“新”体现在许多方面。有些学者认为，新地区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拥有更多的层次，比以往的区域一体化更具综合性。<sup>①</sup>冷战后新兴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也体现了多层次的融合，除了经济方面，政治和文化的因素在新地区主义中也显现出极其重要的作用。<sup>②</sup>如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3；又如以解决安全、经济和地区环境变化为目的的东盟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因此，新地区主义超越欧洲模式的地方并不在于一体化层次的多样性，而在于其对地区同质性的超越。旧地区主义代表了国家主权对地区组织成员联盟的让位，而新地区主义则是具有不同政治体系和文化宗教传统的国家为了地区层次上的互动形成的相互联系。新地区主义是最初发生在欧亚地区相邻国家间的开放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功能性合作，与以欧盟为典范的、内向区域化、以认同为基础、意识形态上接受自由民主价值的旧地区主义有区别。<sup>③</sup>

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的十多年里，国内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战略重点，而其对外的安全政策却不甚明朗。当前，俄罗斯已无力独自继续保持这一地区的稳定 and 经济发展，这迫使中亚国家发展与其他邻国和大国的关系，积极参与地区多边事务。中亚的邻国中，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印度、中国以及并非邻国的世界大国美国都卷入了这场竞争。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起到冷战时期俄罗斯在这一地区所起到的那种主导作用。在这一地缘政治背景下，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成为中亚国家与大国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这就形成了一种地区范围内的新型合作模式，可以称之为“战略一体化”。这种“自上而下”的一体化方式不是地区霸权国家发起的政府间制度性框架，也不是地区国家政府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它是在地区国家作为成

---

① Jaime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 “The New Regionalism,”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29, No. 4, 1992, p. 37; Norman Palma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 1991, p.2; p.185.

② Bjorn Hettne, “The New Regionalism: Implic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in Bjorn Hettne and Andras Inotai, eds., *The New Regionalism*, Helsinki: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1994, p.2.

③ Chien-peng Chu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hina’s Changing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The China Quarterly*, 180, 2004, pp. 989-1009.

员国的地区性组织框架下，以地区国家间已有的地区化互动为基础的地区国家间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这种战略一体化可以从经济、贸易领域开始，也可以由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领域过渡到能源、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很明显，中亚的“战略一体化”过程符合从军事、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过度到反恐、能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发展路径。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互动过程需要具备综合性、非霸权以及机制化等条件，以形成中亚新地区主义模式的本质特征。

## 二、中亚一体化机制的发展与缺失

冷战后中亚一直没有中断建设一体化机制的尝试，但是中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仍然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符合中亚新地区主义特征的条件还没有具备或者说还不成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由于国家间的政治问题阻碍了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或者由于区域霸权的作用导致一体化未取得显著成效。为了说明中亚一体化机制建设的缺失，可以把冷战后中亚地区一体化机制建设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1992—2000年：萌芽阶段；（2）2000—2005年：重组阶段；（3）2006年至今：整合阶段。

**第一阶段：1992—2000年，中亚一体化机制的萌芽。**苏联解体之初，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就已经开始酝酿一体化了。1992年1月4日，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五国首脑在塔什干就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全面合作以及建立统一的中亚市场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1994年4月底，中亚的哈、乌、吉三国总统签署了在2000年以前建立中亚《统一经济空间条约》，这个条约被认为是中亚国家发展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性文件。由哈、乌、吉建立的这种合作机制被称为“中亚三国联盟”。三国还成立了一系列的联合委员会来加强彼此间在各个领域的协作。1998年3月26日，中亚三国联盟跨国委员会塔什干会议上正式接纳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为《统一经济空间条约》的正式成员，并于同年7月17日将“中亚三国联盟”更名为“中亚经济共同体”（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中亚联盟通过经常性的首脑会晤来解决多边合作问题，中亚经济共同体还成立了一系列的超国家机构来加强彼此间在政治及安全等领域的协作。在这一阶段，中亚一体化的机制建设取得了许多实际成果，特别是在哈、乌、吉、塔四国间，一体化的合作机制已初见端倪。但是中亚一体化进程却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许多设想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长期以来很难解决具体问题。原因是中亚国家间在领土、民族等各个方面存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或潜在的矛盾冲突，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不和谐阻碍了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例如，由于土库曼斯坦在1995年宣布自己为永久中立国，逐渐拉大了与其他中亚国家的距离，对中亚一体化持消极、冷淡

的态度。因此，这一阶段的中亚一体化机制发展只在哈、乌、吉、塔四国范围内进行。而且，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抵制，塔吉克斯坦直到 1998 年才正式加入中亚联盟。

由前苏联国家共同发起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简称独联体）也是这一时期中亚一体化的重要合作机制。独联体所寻求的地区一体化不仅包括经济，更重要的还包括安全和政治。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就是旨在实现独联体框架下安全合作的一体化机制。但是冷战后的十年间，独联体框架下的一体化在中亚地区收效不大。<sup>①</sup>主要原因在于，前苏联国家都相对弱小，在这一框架下的一体化核心必然是俄罗斯，而俄罗斯仍将中亚地区视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有研究认为，莫斯科在制订其政策时是从这样一些明显的预期出发的：它与中亚在后帝国时期的关系网络将逐渐削弱每个势单力薄的新国家的主权实质，并将它们置于一种从属于“一体化”独联体的指挥中心的地位。<sup>②</sup>例如，在集体安全条约框架内，俄罗斯具有相对于其他独联体国家的超强实力，实际上导致了俄罗斯难以受到制约。同时，俄罗斯与其他成员国所建立的体系内的复杂的同盟关系，也导致了公正性的缺失。<sup>③</sup>同时，中亚国家独立后就开始寻求自主的发展道路，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并不是他们的目标。<sup>④</sup>到 2000 年底，独联体开始面临生存危机，独联体改革正式提上日程。

**第二阶段：2000—2005 年，中亚一体化机制的重组。**21 世纪初期，中亚国家间领土、资源等问题的争执逐步得到了解决，国家间关系日趋稳定，各国又重新开启了地区一体化的进程。随着地区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机制不断发生重组。这一趋势和特征在欧亚经济共同体（EAEC, Euro-Asian Economic Community）的重新组合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

① Sergei Grigoriev, "Rhetoric and Reality: Post Soviet Policy in the Near Abroad,"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1996/97, pp.20-23; "Forward in CIS?" *Izvestia*, January 9, 1998, in *Current Digest of Soviet Press*(CDSP).Vol. 50, No.2, 1998, pp.1-3;Gayaz Alimov, "Central Asia Won't Wait for Russia," *Izvestia*, March 28, 1998, in CDSP Vol.50, No.13, 1998, pp.17-18.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

③ 王彦：“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安全合作模式分析”，《外交评论》2007年第10期，第37-42页。

④ "Central Asia Seen as Pulling Away From Russia," *The Current Digest*, Vol. XLVIII, No. 38, 1996, p.12.

Organization) 的升级中都有所体现。<sup>①</sup>这期间的重要事件是 2002 年 2 月在哈萨克斯坦前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的中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其最大的成果就是成立了中亚合作组织 (CACO, 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从此中亚经济共同体正式并入了中亚合作组织。可以说，中亚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中亚国家间对加快一体化进程和扩大各个领域合作的迫切要求的结果。2005 年 10 月，中亚合作组织在圣彼得堡举行了最后一次成员国领导人峰会。之后，该组织并入了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甚至经济共同体，目前正在为建立内部的关税同盟而努力。

这一时期，俄罗斯通过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协定重新获得了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2004 年 6 月 4 日，普京与来访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在索契举行的会谈中最终达成共识，塔方同意俄方在其境内无限期设立军事基地，俄军方目前使用的塔领土也将是无偿和无限期的。此外，双方还约定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进入战略阶段。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的协议以及其它双边协议使两国关系升级到了战略伙伴层次。此后不久的 6 月 16 日，普京总统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在塔什干签署了一份战略伙伴关系文件，把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商业范围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拉近。条约还提到，两国将致力于建立地区安全体系。对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而言，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表明他们将重新考虑“9·11”后倾向于美国的联盟基本模式，探索符合国家利益的新的一体化方向。

俄罗斯正式公开地介入中亚一体化是在 2004 年。当年 10 月，作为地区外成员的俄罗斯加入了中亚合作组织。俄罗斯加入中亚合作组织使得中亚一体化超出了地区界限。从俄罗斯方面来讲，俄不希望中亚脱离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参与中亚地区一体化可以继续与中亚国家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亚方面来讲，任何一个中亚国家都不能单独作为主导国家提供合理的发展模式和相应的资金支持，中亚地区的一体化仍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来提供政治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无疑具有这一优势。因此，相对弱小的中亚各国在缺乏中亚一体化主导国家的条件下，又重新把目光集中到最大的邻国俄罗斯身上。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都是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组织，前者是经济合作组织，后者是安全合作组织。未来这两个组织也有合并的可能，它们

---

<sup>①</sup> 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前身是四国关税联盟。1996 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协议，决定成立四国关税联盟，旨在协调各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并加快四国的一体化进程。2000 年 10 月该组织改组为“欧亚经济共同体”，下设跨国经济委员会和一体化委员会。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前身是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哈、塔、吉、乌以及亚美尼亚于 1992 年 5 月 15 日签署的集体安全条约，2002 年 5 月 14 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理事会会议通过决议，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改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为苏联解体后在独联体建立的最重要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

是俄罗斯对前苏联地区重新一体化的主要框架。<sup>①</sup>但是，俄罗斯不放弃在前苏联地区主导中亚的做法，使得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均未能在中亚一体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因此，虽然中亚地区存在诸多一体化机制，但这些一体化机制基本上都在俄罗斯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而俄罗斯在中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又非常有限。

**第三阶段：2006 年至今，中亚一体化机制的整合。**随着跨地区合作组织的成长，在欧洲一体化成功的示范作用下，各地区都加速了一体化的进程。作为欧亚地区一体化的一部分，中亚地区在欧亚经济空间中快速发展一体化，可以使中亚更成功地融入欧亚经济和世界经济。<sup>②</sup>伙伴关系和地区、泛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对于促进中亚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推动着中亚地区一体化机制加速整合。

首先，中亚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联系扩大了合作范围。近年来，联合国框架下的中亚一体化获得新的发展。2007 年 5 月中旬，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阿拉木图举行了第 63 次会议并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该宣言将成为中亚地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2007 年 5 月 23 日，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一体化委员会秘书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三方表示将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而共同努力。该文件的签署将促进中亚各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欧盟的不断东扩使其与中亚在地理上更为接近，欧盟与中亚国家关系也日益加深。2006 年下半年，欧盟开始酝酿对中亚新战略；2007 年 2 月欧盟提出对中亚新战略文件；2008 年 9 月举行了首届“欧盟—中亚安全论坛”，中亚 5 国外长、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和欧盟各成员国代表以及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欧盟与中亚各国将加强能源、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双方还同意继续发展欧盟与中亚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鼓励有关国家及地区组织促进建设一个“真正的中亚合作安全空间”的努力。<sup>③</sup>

其次，中亚国家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本地区组织框架内的交流与合作，探索解决共同面临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由中亚国家参加的重要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成立后立即得到中亚国家的支持，该组织框架下的交流与合作得以顺利开展。例如，中亚国家对边界划分、打击“三股势力”等问题的热切关注，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阿富汗、巴以冲突、

① 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的机遇和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39-47 页。

② 更多的欧亚经济一体化的背景参见 Johannes Linn and Pavid Tiomkin, “New Impetus towards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Asia Europe Journal*, Vol. 4, No. 1, 2006.

③ “欧盟与中亚 5 国将加强能源领域合作”，新华网，2008 年 9 月 1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9/19/content\\_10076615.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9/19/content_10076615.htm)

伊拉克、朝核等问题上，成员国多次交流看法，阐述共同立场，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也进展顺利，取得了积极成果。2007年7月在塔吉克斯坦索格达州行政中心胡占德召开了一次为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作准备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中亚的合作与一体化方案：比较分析、潜力与前景”。出席会议的新西伯利亚大学教授弗拉基米尔·普拉斯通认为，中亚地区可以开展任何形式的合作，即双边、多边或彼此交叉的合作形式。<sup>①</sup>通过地区组织框架内的交流与合作，中亚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朗。

第三，中亚正在展示能源、交通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以便整合地区资源，满足一些国家要求与之建立联系及开展合作的愿望。在经济领域，中亚地区在能源和交通等方面均具有独特优势，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及其输送方向直接影响着世界能源市场。中亚的地缘政治地位对保障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着战略意义。周边大国都在窥视中亚地区，而如何整合地区资源、保持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则成了摆在中亚国家面前的共同问题。俄罗斯担心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中亚的影响力上升会损害其利益，试图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扩大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地区经济合作，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合作却是不可避免的并有加速之势。日本等地区外国家也在推动建设“上海合作组织+a”模式，如上海合作组织+3（欧盟、美国、日本），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地区论坛等，期待通过这一地区间合作模式获得中亚地区的丰富资源。<sup>②</sup>美国、欧盟和日本作为地区外的力量都在期待参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事务，中亚一体化机制的整合阶段将继续发展，有可能形成欧亚一体化机制的重新组合。

### 三、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一体化中的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为中亚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和俄罗斯、中国等大国商讨问题的平台。有了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国家就获得了在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行动的资源 and 能力。因此，中亚国家将日益依赖这一组织来发展这种能力。上海合作组织在前期成果、合作领域、合作理念、机制化建设等方面为中亚一体化提供了综合性、非霸权以及机制化等条件，与中亚新地区主义模式的本质特征相契合，在中亚的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为中亚一体化机制建设提供新的机会。

---

① “亚洲的钥匙——东西方政治家对即将举行的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待多多”，[俄]《政治杂志》周刊，2007年8月13日。

② [日]岩下明裕：“上海合作组织与日本：一起行动重新构建欧亚共同体”，《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3期，第92-94页。

**1、上海合作组织建立的安全模式解决了长期困扰中亚国家的安全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正在成为一个确保整个欧亚地区安全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其安全模式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其内容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削减边界武装力量，减少军事活动，提高透明度，加强友好往来，建立睦邻友好边界。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上合组织把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并提，称之为“三股势力”，这一提法与确保当前地区和全球安全的要求完全一致。<sup>①</sup>中亚国家对自身安全和中亚地区安全的关注是对上合组织的主要诉求，希望这个组织能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有效机制，在解决安全问题时所提出的宗旨和原则成为中亚国家间解决安全问题的重要依据。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目标上，上海合作组织也与中亚国家达成基本共识，解决了中亚国家普遍面临的安全问题。在保持合作的同时，上合组织也试图在中亚经济发展与安全之间创造更加有力的联系。从目前的发展前景来看，该组织正在经历一个从政治和安全的实体转化为综合的共同体的过程。随着在上合组织内部诸多经济协定的签订，这种可能性进一步增加。<sup>②</sup>上合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表明其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实质作用正在加强，因为自由贸易区是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

**2、上海合作组织包含了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的多领域合作，为中亚一体化提供了多层次的合作领域。**从现有的中亚地区合作机制来看，除上合组织外，独联体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多边机制。但是与它们相比，只有上合组织首先致力于解决长久以来困扰成员国的边界、“三股势力”等地区安全问题，并全面关注地区安全、政治和经济发展，而且只有上合组织同时容纳了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中亚地区的最大邻国。因此，上合组织是目前推动中亚一体化进程的最佳多边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成立于1996年，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中俄哈吉塔之间的边界问题。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后，这一组织发展成为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组织。当前，上合组织已成功地在传统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增加了非传统安全合作，经济领域的合作成为新的突破口。2005年7月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签署的宣言格外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宣言提出未来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目标是：深入中亚安全合作，发展与其他国际组织、地区组织、相关国家的外部联系，加强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促进本组织框架内的一体化进程。<sup>③</sup>在上合组织框架

---

① 奥列格·戈鲁帕伊：“全球层面上的安全”，[俄]《红星报》，2007年8月7日。

② 赵银亮：“建地区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的‘社会化’”，《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第78-84页。

③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2005年7月5日，阿斯塔纳。上海合作组织网站，<http://www.sectsc.org/html/00499.html>。

下，中亚一体化机制建设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3、“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中亚一体化机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2005年7月的阿斯塔纳宣言指出，在矛盾的全球化进程中，在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非对抗思维和不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有助于维护普遍和平与安全，呼吁国际社会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宣言还支持中亚国家为维护本国和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所作的努力，赞成上海合作组织在促进中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积极发挥作用。<sup>①</sup>上海合作组织将继续以建设性的态度，同有关国家一道，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本地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海外华人学者钟建平（Chung Chien-Peng）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与“上海精神”成为“新地区主义”的典范，中亚的新地区主义把上海组织成员国看作“多极”世界中的“一极”。<sup>②</sup>同时，“上海精神”的重要意义也绝不仅仅局限于中亚地区。<sup>③</sup>“上海精神”已经升华为把欧亚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的理念，而且越来越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在促进欧亚文明对话、建立和谐世界方面发挥着促进和示范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为中亚提供了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发展空间。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社会人文和其它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强，该组织已成长为世界上新地区主义的机制之一。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的标志之一，是其机制的准确定位和完善。<sup>④</sup>上合组织在成立后还积极开展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的合作，如联合国、欧安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盟、六方会谈等。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不但可以增强组织本身的国际影响，而且把中亚国家的利益纳入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范围之内。上海合作组织从“上海五国”起步，不断发展完善直至进一步巩固，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地区的机制化进程。<sup>⑤</sup>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把俄罗斯、中国和中亚牢牢联系在一起，甚至把一直保持中立的土库曼斯坦也吸引进来，定期对话和协商问题，共同承担责任，分享利益，把该组织成员国的地区合作推进到实质性阶段。上海合作组织也有利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建立双边和地区互信。这两个地区大国间建立政治互信，可以带

---

①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

② Chien-peng Chu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hina’s Changing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The China Quarterly*, 180, 2004, pp. 989-1009.

③ 潘光：“上海合作组织和‘上海精神’——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第31-40页。

④ 许涛：“论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6期，第7-13页。

⑤ Chien-peng Chung, “China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3,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6, pp. 3-14.

动在整个中亚地区形成信任和合作的氛围。

4、上海合作组织摒弃了传统的由地区霸权制定多边合作机制，由地区霸权国家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模式。从新地区主义的角度看，上海合作组织完全是由被弱化的参与者在转变的一体化中主动推动的结果，是由地区内部的合作需求决定的，而不是地区外部霸权或地区内部霸权主导的结果。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宣言称：“在人权领域，必须严格和始终尊重各国人民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坚持所有国家主权平等。”<sup>①</sup>宣言恰当地总结了核心成员国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远景构想：用国际共同体中的不干涉原则和机制化，与运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思想相抗衡。<sup>②</sup>中亚一体化是中亚国家的共同需求，而上海合作组织把地区安全、经济合作、社会稳定等多层次的地区问题综合起来考虑，迎合了这种需求，必将逐步推进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冷战后尽管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友好，但在交往中也往往由于传统的大国主导模式而导致合作有时难以深入下去。“中国威胁论”和“经济附庸论”等在中亚国家还有一定的市场，而对俄罗斯的戒备心理也往往会对各国间的合作产生消极的影响。上合组织确立了成员国之间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北约、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其它地区性组织开展对话乃至合作，<sup>③</sup>这也符合中亚国家对话渠道多元化的需求。

#### 四、结论：上海合作组织对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意义

中亚地区正在经历一体化的关键时期。本文所要着重强调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传统的地区一体化理论范式存在合理内核，但不足以涵盖所有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亚地区的一体化需要具备综合性、无霸权和机制化等条件，姑且把这种新地区主义模式称为“战略一体化”。

——通过对中亚地区一体化机制建设过程的回顾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条件并没有完全具备，因而导致一体化机制建设进程缓慢。

——中亚地区的重要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前期成果、合作领域、

---

①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

② Daniel Kimmage, “SCO: Shoring up the Post-Soviet Status Quo,” *Eurasia Insight*, 7 September 2005.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pp070905.shtml>

③ 2006年5月8日，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德广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秘书长拉波塔在北京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签署《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一体化委员会秘书处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双方商定就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交换信息，举行磋商。此外，还于2007年10月5日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处谅解备忘录》，并与北约就反恐等问题开展合作。资料来源：上海合作组织网站，<http://www.sectsco.org>。

合作理念、机制化建设等方面为中亚一体化提供了综合性、非霸权以及机制化等条件，与中亚新地区主义模式的本质特征相契合，在中亚的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为中亚的一体化机制建设提供新的机会。

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应继续对中亚一体化作出积极的回应。如何避免上海合作组织与西方主导的其他国家或组织之间，特别是与美国的冲撞，是上合组织获得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西方媒体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反美”、“反西方联盟”，担心上合组织旨在将美国及其伙伴排挤出中亚地区，把上海合作组织称为“东方北约”。<sup>①</sup>上合组织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成为西方国家的口实，认为上合组织要从军事和经济两方面遏制美国，称上合组织为“能源俱乐部”。<sup>②</sup>他们认为，亚洲中部地区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针对西方的战略联盟，担心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成为对抗西方的军事、政治组织。虽然上合组织在宪章中明确指出，上合组织不谋求成为联盟，它的成立并不是为了反对某个国家或集团，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企图遏制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依托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2005年中亚国家遭遇的“颜色革命”便是它们这种企图的反映，其隐含的目的是让毗邻俄罗斯和中国的中亚地区长期陷于混乱，为西方在这一地区驻军寻找借口，并希望通过中亚牵制中国和俄罗斯。<sup>③</sup>

要澄清事实，上合组织就要深化成员国在各个领域的平等合作，而深化合作的途径，则是在军事安全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扩大经济领域合作。其中，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是第一步。显然，上海合作组织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保持中亚地区的稳定，而以地区稳定和经济合作为目标的上合组织将不可能成为美国攻击上合组织为“反西方联盟”的口实。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上的深化合作，被誉为“马车的两个车轮”，<sup>④</sup>将为中亚地区的战略一体化提供重要的内在动力。这种非西方的地区一体化模式将是上合组织和中亚的双赢。为此，中俄两个大国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更要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和中亚国家的利益需求。只有实现中亚地区一体化，才能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和俄罗斯巩固、发展上合组织的疑虑，进一步稳定上合组织，深化上合组织的发展。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empirical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

① Stanley A. Weiss, “Central Asia I: Don’t Play This Great Gam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riday, December 9, 2005, pp. 10-11.

② 稻熊均：“上合组织首脑会议牵制美国的姿态鲜明”，[日]《东京新闻》，2007年8月17日。

③ “上海合作组织：多级世界构想”，[俄]《红星报》，2007年8月16日。

④ 奥列格·戈鲁帕伊：“全球层面上的安全”，[俄]《红星报》，2007年8月3日。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on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key rational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the process of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odels of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A new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for Central Asia, which is called strategic integration, is proposed. The essential aspects of this new strategic integration are to be non-unilateral, all-encompassing, systematic, and evolving.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a) the SCO will be able to significantly bolster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because it matches well with the new Central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in terms of its previous achievement, its ability to develop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its philosophy on cooperation, as well as its competency in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b) the mechanism of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will encounter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reincarnation, under the facilitation of the SCO.

**【Key Words】** Central Asia,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New Regionalism, strategic integration, mechanism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овый Регионализ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еханизм

---

(责任编辑 郑润宇)

## 欧盟援助下的中亚边界管理合作

刘继业\*

**【内容提要】**自独立以来，中亚国家的边界管理一直无法有效保障该地区安全，也未能起到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欧盟为保证在中亚的能源和安全利益，积极推广欧盟边界一体化管理经验，主要通过BOMCA（边界管理）和CADAP（毒品行动）两个援助项目予以实施。欧盟援助下的中亚边界合作已初具规模，其最终目的是将中亚国家边界与其东部邻国边界有机连接起来，再将东部邻国边界与欧盟边界有机连接起来，形成从欧盟到中亚统一而有效的边界管理体制。

**【关键词】**欧盟 中亚边界合作 边界管理 毒品行动计划

**【中图分类号】**D83/87.5.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6-0072-(11)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地区安全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三股势力”、毒品犯罪、武器走私、贩卖人口等威胁中亚地区安全的因素并不囿于一国境内，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这就需要中亚各国开展有效的边界合作进行防范和打击。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合国有关机构、欧安组织、欧盟、俄罗斯、美国等国际组织和国家对中亚的援助都涉及到边界管理领域，其中欧盟的援助最为规范和条理化。自2007年新一轮东扩以来，欧盟加大了对中亚援助的力度，一方面谋划建立穿越多国边界直通中亚的能源和运输通道，另一方面积极支持中亚五国的边界管理和禁毒工作，以确保欧盟在中亚的能源和安全利益。欧盟援助下的中亚边界合作主要是通过BOMCA（边界管理）和CADAP（毒品行动）两个项目实现的。

\* 刘继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 一、欧盟援助中亚边界合作的原因

中亚国家边界管理水平较低，边界执法机构普遍存在资金不足、设备落后、官员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得许多动乱、暴力事件在中亚国家间四处蔓延，同时阿富汗、高加索等周边地区的动荡局势也透过管理不善的边界传递到中亚地区内部，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形势。在欧盟看来，要实现中亚边界的长治久安，除了要有有效遏制上述不安全因素之外，还须促进中亚各国开放边界，加强地区内及与外部世界的经贸往来，最终使该地区彻底融入国际体系之中。为达到此目标，欧盟认为应当解决中亚边界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

### （一）中亚国家边界管理混乱，危害经济发展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亚国家相互设置过境壁垒；二是边界贸易管理制度复杂，通关手续繁琐。欧盟《2002—2006 援助中亚战略文件》指出：“中亚国家以保证安全为名互相限制跨界人员和货物流动，这一行为不断恶性循环，阻碍了合法的经济活动，对该地区经济中期发展前景造成影响。”<sup>①</sup>在《2007—2013 援助中亚战略文件》中，欧盟以实例表明缺乏海关统一标准对进出口贸易造成的危害：“比如在哈萨克斯坦，把符合标准的货物从工厂大门运送到最近的出港口，要经过重重海关查验、管理部门审核，满足各项出口要求，这一过程据估计约 93 天。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平均需要约 139 天才能进口一批符合标准的货物。”<sup>②</sup>长期滞留、等待通关的情况不仅会降低进出口额，还会使得一国无法出口鲜活农产品，如肉、水果和蔬菜等，这对一些主要依赖农产品出口的中亚国家具有重大影响。

欧盟希望通过援助改革中亚国家的边界管理制度，采取简化和协调签证制度、修改海关规章和过境程序，同时提高海关和边境管理人员的职业化水平等措施减少贸易壁垒、降低关税和过境成本，促进中亚国家贸易和商业发展，达到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目的。

### （二）中亚国家边界缺乏互信，阻碍能源过境运输

中亚五国间存在很多边界争执和领土纠纷，<sup>③</sup>这导致中亚国家边界缺乏互信，对前苏联遗留的穿越本国领土的能源和运输通道高度敏感，动辄关闭边界，切断运输，作为对邻国的惩罚。如乌兹别克斯坦出于利益、安全等因素考虑，一直反对土库曼

① “Strategy Paper 2002-2006 & Indicative Programme 2002-2004 for Central Asia”, <http://delkaz.ec.europa.eu>

② “European Community Regional Strategy Paper for Assistance to Central Asia for the period 2007-2013”, <http://delkaz.ec.europa.eu>

③ 参见孙壮志：《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

斯坦通过其境内向吉尔吉斯斯坦供气。2009年1月中旬，乌还以技术故障为由停止将土12亿千瓦电输送到塔吉克斯坦。<sup>①</sup>吉、塔两国水力资源丰富，本可以与石油、天然气丰富的哈、乌、土三国形成合作共赢，但受制于相对封闭的边界，一直未能形成良性互动。<sup>②</sup>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到地区内能源运输，也为欧盟在该地区建立能源通道带来了困难。因此欧盟认为：“1990年划定的边界使中亚国家的边界封锁和运输费用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sup>③</sup>

欧盟希望通过援助促成中亚边界模式从“对立猜疑”向“合作互惠”转变，在能源运输线路上将中亚国家连为一体，再通过向西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能源通道连接，真正建成一条绕过俄罗斯通往欧洲的、运营安全且供应充足的“新丝绸之路”管线。然而中亚国家边界的现状，使得这一设想迟迟无法实现。

### （三）中亚国家边界各自为政，难以有效应对威胁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骤然紧张。时至今日，阿富汗战争仍无法结束，中亚地区混乱局面则有增无减。2008年下半年，俄格冲突爆发，阿富汗塔利班活动区域不断扩大；2009年以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美国加大对阿富汗的军事投入；俄格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北约和俄罗斯又相继在格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军事演习。非传统威胁伴随地区紧张局势呈上升趋势。2008年以来受科索沃独立、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以及中国新疆和西藏发生的分裂事件影响，分裂主义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sup>④</sup>这进一步刺激了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制造新的暴力恐怖事件的野心，欧盟东部边界面临的恐怖主义、武器和毒品走私、非法移民以及跨国犯罪等威胁加剧。

欧盟要维护大周边的安全与稳定，中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中亚国家还未形成统一的边界管理和保卫机制，在面对“三股势力”威胁时往往各自为政，随意开放和关闭边界，只求暂时境内安宁，而无长效配合机制，这就在边界地区形成了很多管理上的“灰色区域”。加上中亚边界状况本就复杂，特别在民族、宗教矛盾集中的费尔干纳地区，吉、塔、乌三国边界犬牙交错，为暴力恐怖分子潜入潜出和毒品、武器走私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面对严峻的威胁，2008年9月，欧盟在巴黎召开首届“欧盟—中亚安全论坛”，呼吁双方加强

---

① 参见Anvar Kamolidinov, “Winter in Tajikistan and Tensions in the Region”, *EUCAM WATCH*(issue 2), <http://www.eucentralasia.eu/centralasiawatch>.

② 参见Natalia Mirimanova, “Water and Energy Disputes: in search of regional solution?”, *EUCAM WATCH*(issue 3), <http://www.eucentralasia.eu/centralasiawatch>.

③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bomca3.pdf>.

④ 参见Sebastian Peyrouse,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Separatism: The EU, Central Aisa and the Uyghur Issue”, [www.eucentralaisa.eu/node/25](http://www.eucentralaisa.eu/node/25).

在阿富汗重建和维护中亚地区稳定方面的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犯罪和极端势力。欧盟对中亚地区安全的关注显著提升，希望通过援助加强中亚国家在边界区域的统一行动，特别是加强对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界的控制，避免阿富汗的动荡局势传递到中亚五国境内。

## 二、欧盟援助中亚合作的 BOMCA/CADAP 项目概况

根据多年成功的一体化实践经验，欧盟对“国家边界”的理解比较特殊，认为边界不是用来分割国家，而是让国家与国家互相接近的，因此，最好的边界管理方法是开放式管理。<sup>①</sup>欧盟一直致力于向受援国家和地区介绍其“综合边界管理机制（IBM）”，以增进相关边境管理部门间的相互服务、相互交流和跨边界合作。<sup>②</sup>BOMCA/CADAP（边界管理和毒品行动计划）一同代表了欧盟对中亚安全与稳定的现实考虑，这两个项目都由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欧盟实施，由UNDP设在比什凯克的国家办公室领导。BOMCA和CADAP共享位于比什凯克的地区总部，在中亚各国都设有共同的国家办公室，并经常在具体项目中合作。

### （一）BOMCA 概况

BOMCA的总体目标是保障中亚国家逐步接受现代边境管理办法，增进边境安全和促进合法贸易与运输。从2002年启动至今，BOMCA共完成了6期行动计划（第7期计划于2009年1月启动，正在实施），共计投资约2685.5万欧元。<sup>③</sup>援助领域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法律、制度、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首先保证中亚国家内部及其与欧盟之间在边界管理上有基本一致的法律基础，以便加强合作；其次是促进中亚国家边界管理机构的改革和能力建设，确保政令统一高效；最后是对执法队伍进行培训，包括基本工作技能、IBM（综合边界管理）理念以及高级官员的培训，以适应现代化边界管理的需求。二是**边界设施建设**。包括建立执法队伍生活基地及多媒体培训基地、缉毒犬培训基地、边界交汇站（BCP）、流动巡逻单元、机场安保点、贸易和运输走廊沿线的基础设施等，特别是援助塔吉克斯坦加强在与阿富汗相邻的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Gorno-Badakhshan）的安全保卫工作。三是**与其他国际援助者合作**。统筹规划，明确分工，同时保障援助资金供应。

### （二）CADAP 概况

---

① 参见<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bomca3.pdf>.

② 参见 <http://bomca.eu-bomca.kg/en/about/introduction/activities>.

③ 第一期至第七期拨款额分别为 15.5 万欧元，66.32 万欧元，83.68 万欧元，858 万欧元，462 万欧元，600 万欧元，600 万欧元。

CADAP的总体目标是支持中亚地区以发展为导向的毒品控制战略,采取长期的、制度建设的方法,保证毒品的消费和贩卖行为持续缩减,与欧盟委员会毒品战略保持一致。从2002年启动至今,CADAP完成了4期行动计划,共计投资约1715万欧元。<sup>①</sup>援助领域主要可分为四大类:一是**法律、机构、毒品数据分析能力建设**。首先依照欧盟相关标准改革中亚国家毒品法,加强法院执法能力;其次在比什凯克建立地区合作总部,在中亚国家确立毒品控制部门(DCA),加强塔吉克斯坦的反毒品措施(ADMIT);最后是建立国家毒品情报信息分析系统(NADIN)和毒品滥用控制系统(DAMOS),在欧盟毒品和毒瘾管理中心(EMCDDA)制订的原则指导下增强可持续处理毒品相关数据的能力。二是**开展监狱禁毒工作**。建立符合标准的示范监狱对吸毒上瘾者进行治疗,防止毒品和HIV在监狱传播。三是**加强执法部门在机场、港口和陆地边界缉毒的能力**。在中亚地区主要机场和铁路站点建立“毒品缉查单位(DPU)”,加强情报部门合作,打击毒品走私。四是**通过媒体向公众宣传毒品危害**。打响“预防滥用毒品”的媒体战役(MEDISSA),向公众宣传毒品危害。

### 三、欧盟援助中亚边界合作取得的成绩

以上两个项目针对中亚边界合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制订出详细的援助实施方案和成效评估机制,循序渐进,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加大投入,有力地推动了中亚各国边界合作的进展。

#### (一) BOMCA 的成绩

BOMCA 对中亚五国边界管理开展统一援助行动,同时又充分考虑到各国具体国情,使中亚边界合作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 1、构筑起共同的法律基础和合作平台

UNDP 委托 ICMPD (国际移民政策发展中心) 对 4 个中亚国家 (土库曼斯坦未参与该项目) 开展有关边界管理法律的评估行动,对一些中亚国家边界“多重管理”的法律法规进行改革,介绍欧盟相关立法经验,引进“综合边界管理 (IBM)” 指导原则,奠定了中亚国家边界合作的法律基础。此外,针对中亚国家边界管理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的状况,欧盟专家工作组建议受援国政府新建统一的边界管理机构,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由全部边界交汇站管辖机构组成的“部长级委员会”;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边界部门间领导工作小组;在塔吉克斯坦成立了边界管理部长级委员会,直接向总统负责;在土库曼斯坦,关于毒品问题的国家合作委

---

<sup>①</sup> 第一期至第四期拨款额分别为 350 万欧元, 495 万欧元, 360 万欧元, 500 万欧元。

员会成为欧盟的合作对象。这样，中亚国家初步搭建起了边界管理机构的合作平台。

## 2、建立起一支经过统一培训的现代化执法队伍

培训是 BOMCA 进行中亚边界执法队伍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BOMCA 的培训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委托 ICMPD 进行的 IBM 专业培训，主要在理论原则层面介绍 IBM 综合理念和管理措施；二是委托 UNODC（联合国打击毒品和有组织犯罪办公室）、IOM（国际移民组织）、UNHCR（联合国高级难民署）及 UNDP 对边界卫兵、海关工作人员进行基本技能培训，如边界机构情报共享、风险排查、搜索技术、边界控制、签证制度、伪造文件鉴别、难民所权利、人权保护、基本电脑技能和语言文字培训等。BOMCA 最常采取的是“培训—培训者”的方式，即欧盟专家先对挑选出的中亚受训人员进行培训，再由这些人员对所在国边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这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节约、高效的培训方式。此外，BOMCA 还组织中亚边界高级管理人员到欧洲国家边界，特别是到与中亚边界有相似性的前苏联“卫星国”——波兰、匈牙利边界考察学习，让他们感受欧盟专业的边界管理、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以促进欧盟边界管理经验在中亚国家的推广。

欧盟对中亚边界工作人员的培训是统一进行的。受训人员从中亚各国集中到 BOMCA 在比什凯克的总部或欧盟成员国接受培训，再经由“培训—培训者”方式，不分国籍地将欧盟做法在整个中亚地区传播开来。仅2005年，塔吉克斯坦就有750名边界卫兵、海关工作人员接受了培训。同样的培训2006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继续进行。<sup>①</sup>在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一次较大规模的培训中，BOMCA 对来自中亚地区18个边界交汇站、23个海关的240名边界机构及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IBM 培训。<sup>②</sup>BOMCA开展至今，已举行过十余次地区性的培训，先后四次组织中亚边界高级官员赴匈牙利—奥地利、波兰—白俄罗斯、波兰—俄罗斯等边界进行考察学习。经过统一培训的执法队伍已成为推动中亚边界合作的重要力量。

## 3、修建了一批可供开展联合行动的边界管理、培训基地

针对中亚边界争议地区多、跨界通道多、管理漏洞多、腐败现象多的情况，BOMCA 从强化边界管理、培训设施入手，在重点地区、重要边界交汇点建立现代化的边境站，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为边界工作人员建立功能齐全的生活、培训基地，保障边界管理工作高效、可持续进行。在中亚边界地区建设基地的地点和线路都是 BOMCA 精心选择的，着眼于开展边界联合行动和建立边界管理网络的需要，中亚地区边界合作主要是以这些基地为支点，增进边界地区的安全和繁荣。

一是修建BCP（边界交汇站）和BO（边界哨所）。BCP和BO是BOMCA建设的

<sup>①</sup>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BOMCA%204%20PR%20March\\_FINAL\\_1.pdf](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BOMCA%204%20PR%20March_FINAL_1.pdf).

<sup>②</sup>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bomca9.pdf>.

重要内容，它们既是一国的边界管理机构，也是国家间开展边界合作的机构。BOMCA 积极组织各国BCP、BO间跨界交流，逐步探讨中亚国家间双边和多边边界管理战略，推动中亚边界合作顺利进行。如 2007 年 11 月，中亚五国 12 个BCP约 60 名工作人员参加跨界专题讨论会，进行交流合作；<sup>①</sup>2008 年 1 月，哈、吉两国边界机构达成协议，在“AK-Jol”和“Korday”两处BCP开展联合边界控制行动。<sup>②</sup>

BCP不仅保障地区安全，还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BOMCA6 期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中亚主要贸易走廊上的“模范BCP”向中亚各国政府展示欧盟的IBM理念在促进贸易与运输方面的效益。吉—哈边界的“AK-Jol”是中亚最繁忙的BCP，在旺季每 24 小时内有 20000 人和 2000 车辆通过；<sup>③</sup>另一个吉—哈边界的BCP—“Merke”经欧盟翻修后，拥有现代电子设备和专业设施，成为吉通过哈境内与俄罗斯的唯一铁路通道。<sup>④</sup>BOMCA在中亚各国建成和正在修建的BCP、BO如下表所示：

表 1

边界交汇站 (BCP)	边界哨所 (BO)
哈—吉边界的 Talaz、Merke 哈—乌边界的 Atameken、Celini、Sary-Agansh、 Syr-Dariya、Saryagash-Korday	
乌—哈边界的 Daut-ota (2009 年正在进行) 乌—塔边界的 Sariosiyo 乌—吉边界的 Karasuu	乌—吉边界的 Tinchlik
吉—乌边界的 Kara-Suu 吉—哈边界的 AK-Jol	
土—乌边界的Kunia-Urgench	
塔—阿边界的 Ruzvai、Ishkarshime、Tem 塔—乌边界的 Fotekhabad、Patar	塔—阿边界的 Darai-Sang、 Nulvand、Shidz、Sokhcharv、 Pastkhuf、Porshnev

资料来源：从 BOMCA 第四期—第六期各阶段“进展报告”中摘出，<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pr/>。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以上BCP大多位于费尔干纳地区周边，BO大多位于塔—阿边界，这体现出欧盟援助中亚国家开展多边安全合作解决费尔干纳“顽疾”和防止阿富汗动荡局势蔓延至中亚的意向。除了建设重点地区的BCP，欧盟还为中亚国家许多原有的BCP、BO提供装备、技术和资金支持，如2008年4月，BOMCA为位于乌—

①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pr/5%20BOMCA%205%20PR%20December%202007-May%202008\\_ENG\(bomca5pos\).pdf](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pr/5%20BOMCA%205%20PR%20December%202007-May%202008_ENG(bomca5pos).pdf).

②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BOMCA%206%20PR%20Jan%202008-Jun2008\\_final%20EN.pdf](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BOMCA%206%20PR%20Jan%202008-Jun2008_final%20EN.pdf).

③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pr/5%20BOMCA%205%20PR%20December%202007-May%202008\\_ENG\(bomca5pos\).pdf](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pr/5%20BOMCA%205%20PR%20December%202007-May%202008_ENG(bomca5pos).pdf).

④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bomca15.pdf>.

吉边境的Mamyk和Sokh两处BO提供了整套专业设备<sup>①</sup>。欧盟此举意在促进整个中亚地区安全环境的均衡改善。

二是修建边界工作人员培训基地和警犬训练基地。BOMCA修建的边界工作人员培训基地大都兼具生活、培训和军事学院等多重功能，一国的培训基地经常为其他国家人员提供培训服务，促进了中亚各国边界部门间的交流。2007年10月，欧盟为吉尔吉斯斯坦边界管理机构建立了6个对他国开放的电脑培训基地(CBT)，目的是提供执法机构培训软件，用灵活而创新的方式开展培训，以有效打击贩毒、洗钱及其他与跨界活动相关的犯罪行为。<sup>②</sup>在所修建的警犬训练基地，中亚各国的警犬训练及其训导员的培训同时进行，统一标准的训练和统一装备为各国开展联合边界行动提供了便利。如2007年3月至6月，来自乌、哈、吉、土的20名警犬训导员在塔什干的“国家警犬培训中心”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培训，其中包括医治警犬的进修课程。<sup>③</sup>中亚国家修建的该类基地如下表所示。

表 2

	边界工作人员培训基地	警犬训练基地
哈萨克斯坦	Saryagash-Korday的技术培训和跨界工作站；阿拉木图边界培训中心	Kara-Oi的警犬训练基地
乌兹别克斯坦	乌—阿边境Termez的培训中心及集体宿舍；塔什干机构间专家会议中心	塔什干国家警犬训练中心
吉尔吉斯斯坦	Novopokrovka的培训中心和集体宿舍；比什凯克的6个电脑培训基地（CBT）	Osh的警犬训练基地；比什凯克的警犬训练基地
土库曼斯坦	阿什哈巴德的培训基地	阿什哈巴德的警犬训练及医治基地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的边界军官学校	杜尚别的警犬训练基地

资料来源：从BOMCA第四期—第六期各阶段“进展报告”中摘出。<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pr/>

三是在中亚主要毒品犯罪地区沿线建立流动管理单位。对边界重要地区进行多国合作流动巡逻是欧盟介绍的管理经验，但在中亚一些地区由于形势非常严峻（如塔—阿边界卫兵经常与贩毒分子枪战）而无法实施，目前主要采取建立示范区域的方式开展试点。已在吉、塔边界示范区域、塔紧邻阿富汗的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Gorno Badakhshan）、哈—乌边界的Sary-Agash以及吉尔吉斯的费尔干纳示范区域建立“流动管理单位”，由欧盟专家对这些国家的边界管理机构、国家安全部门和国防部高级官员进行“流动管理单位”理念课程的培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塔吉克斯坦的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已取得明显成绩：建立起三个BCP及相关人员培训

①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bomca17.pdf>

②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bomca13.pdf>

③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bomca07.pdf>

基地，分别位于代赫（Darvoz）、霍罗格（Khorog）和伊什卡希姆（Ishkashim），并且在这三地开放边界市场，提供自来水和卫生设施，相邻的阿富汗人不用持护照即可前来交易。<sup>①</sup>这对塔—阿边境其他地区无疑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随着示范区域经验的推广和中亚地区形势的缓和，预计此种做法将成为中亚国家合作打击武器、毒品走私的重要形式。

四是建立边界联合哨所。BOMCA认为两国海关和卫兵在一起工作，能够促进边界通行，减少管理费用，加强信息交流、增进边界互信。第一个联合边界哨所已在伊斯法拉（塔）—巴特肯（吉）建立。<sup>②</sup>为促进中亚国家间边界哨所的合作，BOMCA大力推广各边界哨所间联合“综合边界管理”（IBM）培训。如2006年8月—9月，继对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国际机场及吉—塔边境的“AK Tilek”哨所的士兵及海关工作人员进行IBM培训后，ICMPD又在吉边界其他哨所成功完成了此类培训。<sup>③</sup>

## （二）CADAP的成绩

由于中亚国家边界管理和打击毒品工作的不可分割性，CADAP的许多工作与BOMCA相互交织，两者援助中亚国家建立的打击毒品和边界管理机构在管辖范围、工作人员、技术装备和业务培训上有很多重合，因此，BOMCA在中亚边界合作中的成绩也可视为CADAP的成绩。如Mamyk和Sokh等边境交汇站和哨所由BOMCA和CADAP共同出资修缮和管理，阿拉木图边界培训中心为BOMCA和CADAP共同培训英语雇员，一些缉毒犬训练基地由BOMCA和CADAP统一使用，CADAP在中亚主要机场和铁路站点建立的“毒品缉查单位（DPU）”中许多成员来自BOMCA培训的边界士兵、海关工作人员、警察及毒品控制机构等。CADAP在中亚各国禁毒领域边界合作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 1、吉“监狱系统禁毒”示范项目带动地区监狱禁毒合作

CADAP将科学管理中亚国家监狱关押的众多涉毒犯人作为禁毒工作的重要一环，认为不仅要在监狱中严厉打击吸毒和贩毒行为，还要帮助深受毒品折磨的囚犯逐步戒除毒瘾，恢复健康。为此，CADAP决定在中亚开展“监狱系统禁毒”项目，选中吉尔吉斯斯坦的47号监狱作为试点，翻修基础设施，并由欧盟专家对监狱工作人员及相关非政府组织进行培训。CADAP特别注重建立戒毒者恢复健康过程中的“过渡期关怀”机制，为此专门投资23.7万美元在比什凯克和贾拉拉巴德建立试点治疗机构。<sup>④</sup>2007年1月，欧盟援助合作办公室专家宣布已在吉建立起“监狱系统禁毒”

①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BOMCA%204%20PR%20March\\_FINAL\\_1.pdf](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BOMCA%204%20PR%20March_FINAL_1.pdf).

②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bomca03.pdf>.

③ <http://bomca.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bomca07.pdf>.

④ [http://cadap.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cadap\\_8.pdf](http://cadap.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cadap_8.pdf).

示范工程，将逐步向全地区推广。2007年6月CADAP召开媒体通气会，宣布吉成功的“监狱禁毒”项目正式在哈实施。

## 2、协同作战的“毒品缉查单位（DPU）”走上岗位

DPU的主要任务是在中亚主要毒品走私路线上设置多部门联合的缉查点，以发挥整体作战优势和提高缉毒效率。目前CADAP已在中亚五国的阿拉木图、比什凯克、苦盏、阿什哈巴德、塔什干等机场及主要铁路站点建立起DPU，使中亚缉毒能力有了显著提升，特别是有效地切断了经中亚向阿富汗运送可将鸦片制作成海洛因的化学药品路线。CADAP积极推动DPU之间的合作及先进技能的培训。2008年11月，中亚34名执法官员在阿什哈巴德参加了为期3天的DPU研讨班，交流工作经验和探讨改进办法。12月，法国驻哈使馆、BOMCA、CADAP共同召开研讨会，邀请法国专家介绍在机场和铁路线上缉毒的经验。与此同时，CADAP非常重视对DPU先进设备的投入，2006年8月向土库曼斯坦国际海港移交的DPU装备价值超过4.5万欧元。<sup>①</sup>

## 3、统一开展的媒体禁毒宣传取得成效

2008年5月CADAP启动“媒体宣传毒品危害战役（MEDISSA）”，主要针对年轻人和在校学生，目的是提高公众防范意识，防止毒品和HIV在中亚传播。MEDISSA还对媒体记者和相关非政府组织进行培训，要求其加大对禁毒措施的宣传力度。2008年7月16日—25日，CADAP在土库曼斯坦启动了针对12个军事单位7200名军事人员的“禁毒信息战役”，邀请土社会名流、歌唱家等参与，以艺术表演的形式宣传在军队中禁毒的重要性。7月17日，CADAP又组织700名学生参加夏令营学习禁毒知识。CADAP在中亚声势浩大的宣传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计划将在CADAP未来行动中得到加强。

综上所述，BOMCA/CADAP在中亚已基本建立起涉及统一法律基础、统一管理机构、统一培训、统一装备、统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机制，并针对重点地区重点投入，有效促进了中亚国家边界合作水平的提升。欧盟在中亚的BOMCA/CADAP项目是与其在高加索、中东欧地区的边界管理项目联系在一起的，如CADAP即是覆盖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BUMAD项目及覆盖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SCAD项目的姐妹项目<sup>②</sup>。可以看出，欧盟在中亚推进边界合作的最终目的是将中亚国家边界与其东部邻国<sup>③</sup>边界有机连接起来，再将东部邻国边界与欧盟边界有机连接起来，形成从欧盟到中亚统一而有效的边界管理体制，实现欧盟在此地区的能源和

<sup>①</sup> [http://cadap.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cadap\\_7th%20issue.pdf](http://cadap.eu-bomca.kg/upload/docs/newsletters/cadap_7th%20issue.pdf)

<sup>②</sup> <http://cadap.eu-bomca.kg/en/toppage/strategy>

<sup>③</sup> 分别为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

安全利益。

BOMCA/CADAP只是欧盟援助中亚项目的一个缩影。从1991年至今，欧盟对中亚的援助已进行了近20年，从临时性救助逐步发展为欧盟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域涉及减少贫困、经济、社会制度转型、促进民主与人权以及能源、运输、教育、环境等各个方面，援助已成为欧盟与中亚关系的主线。通过援助，欧盟在中亚树立了有别于美、俄的温和形象，悄无声息地在该地区提升了影响力。在援助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欧盟于2007年6月出台了《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这是欧盟与中亚关系中里程碑式的文件，标志着欧盟开始在总体目标指引下参与中亚博弈，反映出欧盟提升在中亚“能见度”和影响力的迫切愿望。该文件的出台表明欧盟对中亚已有了一个长期的、清晰的战略规划，这也必将推动其对中亚援助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发展。“边界合作”与“毒品行动”作为其中“旗舰型”<sup>①</sup>援助项目，其执行情况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欧盟在中亚开展的边界管理和打击毒品行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运输合作。但同时也应看到，欧盟中亚战略的最终目的是引导中亚五国“西向”，逐步推动其“欧洲化”，从而确立欧盟在欧亚大陆的战略优势。可以预计，欧盟将成为“中亚博弈”中重要的战略平衡力量，未来中国的中亚战略应充分考虑“欧盟因素”。

---

**【Abstract】** Since independence, the BOMCA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s always not only been unable to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security in this region, but also could not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either. In order to ensure its energ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actively promote its experiences in integrated border management, EU has primarily implemented two assistance projects through BOMCA (border management) and CADAP (Drug Operations). The Central Asian border cooperation under EU's assistance has taken basic shape, with the ultimate aim to link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borders and their eastern neighbours' borders, and then the eastern borders of neighbouring countries with the EU's borders. Finally, a unified and effective border management system will be formed from the EU to Central Asia.

**【Key Words】** EU, Central Asian Border Cooperation, BOMCA, CADAP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ЕС приграни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ограмма БОМКА программа КАДАП

---

(责任编辑 黄翔)

---

<sup>①</sup><http://bomca.eu-bomca.kg/en/about/introduction>.

经济

## 中亚市场一体化模式及功效比较\*

亚历山大·利布曼\*\*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中亚市场一体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作者首先确定降低国家间交易成本障碍的潜在的渠道（“一体化模式”）。其次考察这些渠道的形成并指出两种困惑：单个国家集权化的成功相对于它们之间国际合作的失败，公司和贸易网络非正式合作的成功相对于政府协调行动的缺失。最后探究致力于权力平衡的中亚市场一体化模式的相对成功及其影响。

**【关键词】** 中亚 市场一体化模式 地区化

**【中图分类号】** F116.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6-0083-(15)

### 一、引言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与支撑市场一体化的能力密切相关。所谓的市场一体化，是指在特定的地区和经济领域内，市场的相互依赖性强化。因此，市场一体化对施展比较优势至关重要，可以获得专业化带来的优势。但是，在国家边界内创造统一市场不是一件小事。大市场依赖于（非人际）交换的日益增加。因此需要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合作的提升。在许多正在兴起的经济体内，正式监管架构和社会信任的缺失极大地限制了市场规模。这个问题对于中亚国家来说尤为重要。一方面，正如林所宣称的那样<sup>①</sup>，中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滞后，部分原因是其内陆的地理位置；部分原因是经济一体化在欧亚地区的普遍欠缺。另一方面，与其他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GJW039）的中期成果。

\*\* 亚历山大·利布曼（A.Libman），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德国法兰克福金融学院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德国曼海姆大学经济学博士。

① Linn J. F, “Connecting Central Asia with the World”, *Mimeo*, 2009.

大部分后苏联国家一样，由于合法市场（相对于无处不在的影子经济和行政干预市场而言）只是一个新近现象，因此必要的制度设施当然会显得不足。

市场界限和组织界限由交易成本水平决定。市场的非一体化常常源于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经济交易的高成本，各个地区（常常与正式的国际边界相符合，但是可能事实上相当不同）之间的障碍性质各不相同，但有可能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低水平的信任、文化差异以及由地区和国家政府实施的官方保护措施有关。的确，即使成本为零，全球经济背景下的地区内经济相互作用也不会自动增强；而与地区以外的交易，尽管交易成本更高，但是可能更具有吸引力。不过，虽然市场一体化的条件还不充分，但是降低障碍很有必要。因此，为揭示市场一体化过程，我们首先必须确定降低跨边界交易成本的渠道（作为制度设计的结果和权力斗争的副产品）<sup>①</sup>。接下来本人将论及“市场一体化模式”的渠道。

本文的目的是从地区力量平衡的角度探讨推动中亚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尝试。作者考察了市场一体化的不同方面，既有国内方面也有国外方面。很显然，如果将中亚研究局限于国际或国内事务方面，我们就不能为分析提供一个理性基础。因此我们不得不运用一种能够包含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分析架构。实际上，政治和经济转型很少只是局限于民族国家架构之内，而是更可能导致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权力和经济关系的转变<sup>②</sup>。一般而言，我们可以用两种标准来衡量市场一体化模式。首先，考察创造市场一体化**必要前提条件**的能力。其次，判断建立市场一体化的前提条件是否足以创建市场一体化，或至少是否足以支撑形成更高程度市场一体化的潮流。但是，必要条件似乎越来越难以转化为充分条件。现在看来，上面提到的“必要”和“足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首先，大多数的中亚国家缺乏国内市场的相互依赖性。<sup>③</sup>哈萨克斯坦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土面积的广阔和交通状况（尤其是铁路）的落后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sup>④</sup>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其他国家，如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中亚

---

① 作为有意行动之无意结果的制度形成，对哈耶克(Hayekian)分析经济演化至关重要。对制度作为权力争夺副产品的关注，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制度变化路径的核心(Amable, B., and S. Palombarini, “A Neorealist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Diversity of Capit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2009, No.7(1))。由于偏好不可能直接感知（甚至基于选择观察的偏好也很难推断出不透明的政治背景），对权力斗争副产品的分析明显有利于研究。

② Ananyin, O.I., *Struktura Ekonomiko-Teoreticheskogo Znaniya: Metodologicheskii Analiz*, Moscow, Nauka, 2005.

③ 应该考虑到对市场一体化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实行改革、把市场变为（至少）协调经济的重要媒介。土库曼斯坦的经济由政府控制，这种控制比苏联更强。（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土库曼斯坦从苏联正在弱化的威权制过渡到准集权制）。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场改革发挥了比其他国家小得多的作用。

④ Ekspert Kazakhstan, “Strana na Nitochkakh”, *Ekspert Kazakhstan*, December 3, 2007.

国家缺乏市场一体化的经验，布罗西格和雅希利科夫<sup>①</sup>已经专门考察了3个谷物贸易集市所构成的小麦市场一体化的情况，并宣称，虽然北部各市场彼此之间密切相连，但与哈萨克斯坦中部的联系要弱得多。无论如何，那种有关中亚存在一个共同的市场体系的说法显得牵强。而且，那种有关跨边界市场一体化的说法也是如此。甚至在90年代早期中亚地区（一般意义上的后苏联地区）的内部贸易崩溃之初，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在其贸易总额中的比例缓慢下降。在1999年以后，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目前所占的份额不超过5%。总之，该地区市场一体化的说法缺乏实证方面的证明。

因此，市场一体化模式肯定不足以减少交易成本障碍，只有下文提到的一个例子属例外情况。但是，考虑到中亚较低品质的经济制度和合法市场存在的短暂前景，我们对此并不感到突然。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是否有人（基于目前模式的功效）认为至少其中一些国家存在着市场一体化的可能性呢？这个问题确实可以进行研究，而且也对提供政策咨询至关重要。说到底，政治经济学就是基于**实施方面存在限制的情况**作出政策选择。<sup>②</sup>从一体化模式“必要条件”的观点来看，一体化模式差异极大。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 二、市场一体化模式

许多人类行为模式会导致市场一体化的形成，并导致市场一体化模式的多样性。对于本文目的而言，首先是要在政府行为或者私人行为体影响的基础上将模式区分开来，我将两种特定的模式分别称为**地区主义(regionalism)**和**地区化(reginalization)**。这两个术语本来是用于探讨国际关系的，但实际上也适用于探讨单个国家内部的情况。政府不仅通过制度建设（例如保护知识产权或者反对限制自由贸易），而且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铁路网）降低交易成本。私人行为体的影响渠道较难确定，取决于这些角色的确切定义：毫无疑问，大型跨国公司不同于非正式的贸易网络。私有部门影响市场一体化的形式如下：支持经济和政治制度在市场一体化之前和之后的聚合（通过投资和建立贸易网络来传播经验和实践；“用脚投票”和制度竞争）、在缺乏政府支持的制度方面提供替代制度、通过集体行动限制单个国家政府代理人的再分配<sup>③</sup>。的确，如果考虑到政府官员与国有公司或企业的密切联系，上面的区分

---

① Brosig, S., and Y. Yahshiliko, “Interregional Integration of Wheat Markets in Kazakhstan”, *IAMO Discussion Paper*, 2005, No. 88.

② Ilchmann W.F., and W.T. Uphof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ang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③ Greif, A,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并不清楚。那么在考察中亚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呢？

当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有赖于集体决策机制或甚至是超国家机构而不是单个国家政府时，那么地区主义往往建立在某种政策集权化的基础之上。毫无疑问，地区主义可能来源于单边的自由化措施；但更重要的是政策集权化不足以形成市场一体化，因为它有可能被用于建立再分配机制。北朝鲜是集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一体化在允许建立市场的领域中的程度较低。<sup>①</sup>但是，集权化对一体化仍然产生了影响。从这种观点来看，集权化（分权化）可分为两种形式，即**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正式的分权化建立在合法的法案和官方政治架构的变化上；非正式的分权化涉及到超越宪法文本的权力平衡转移。<sup>②</sup>事实上，正式和非正式的分权化涉及到作出中央决策的不同政权类型。

最后，为了研究地区主义，我们有必要区分国际市场一体化和国内市场一体化。在国际背景下，市场一体化的推动力量或者是来自实力相近的国家间的自愿合作，或者是来自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的政策（正如霸权稳定论所预测的那样）。在国内市场一体化中，推动力量是中央政府（即宣称对全国拥有统治权的特定机构）的政策。当然，这两种形式的市场一体化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定义不够清晰。实际上，集权化机构（如欧盟）可以在国际一体化中变得很重要。而地区联合和居支配地位的地区，对于单个国家以及对中心与周边的关系，甚至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无论如何，这样的区分在中亚地区是合理的，下文的实证部分将予以阐释。对于地区化而言，有关国际和国内方面的区分，其实是对实证分析必备对象的选择，而不是对可能不同的机制的定性。但此方法对下面的研究很有用处。

表 1 市场一体化架构

	地区主义			地区化
	正式的政策集权化	非正式的政策集权化	单边的自由化	
国际	标准、国际的地区经济一体化	霸权稳定与国际体系	开放的地区主义	跨国公司和跨境商业网络
国内	现代集权化国家	名不副实的联邦制度		跨地区公司和境内商业网络

① Seliger, B,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Monetary Policy after the Asian Crisi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Policy Review*, 2006, No.2.

② 从分权化的观点来看，众所周知的是在政府层面正式的权力分配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权力平衡，而这种平衡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形成（Taylor, N.Z.,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sting the Innovative Advantages of Decentralized States”,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2007, No.24(3).）。非正式的分权代表了一种通过侵占、逃避、负担转移以及其它机会主义的行为模式而实现权力转移的特定情况。（Bednar, J., “Authority Migration in Federa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004, June.）

总而言之，表 1 归纳了理解市场一体化中不同力量共同作用的情况。<sup>①</sup>正如我所说的，根据外部条件来了解市场一体化的结果的确很难，因为不同公私机构的政策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使得实证方面的考量更为有趣。因此，引言中所探讨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不同功效变得十分重要。人们应当注意表中有关市场一体化的例子在现实中要复杂得多，并且常常包含若干个模式的因素，因此，出于分析的目的可以将其理解为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因此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市场一体化的不同模式如何相互影响。中亚的优点是这一地区不同的市场一体化模式已经同步实施，但并不具备清晰可见的成功机会，同时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而且还从前苏联继承了脆弱的边界。因此，人们可以看到模式的相互作用，作出有关补充和替代性的结论，这一点将在以下部分介绍。

### 三、中亚市场一体化模式：必备条件

#### （一）国内集权化

作为分析的起点，我们要考虑市场一体化与地区主义的关系，即国家降低交易成本障碍的政策行为。单边开放市场的选择似乎确实与中亚无关，只有吉尔吉斯共和国例外，该国在 90 代早期实施了激进的经济改革。下面我将聚焦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集权化。在这里，国际与国内权力的分配看起来相当不同。从正式的观点来看，中亚国家中既有强有力的集权化，也有跨境合作的积极尝试。从正式的分权化的观点来看，所有的中亚国家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领导人由中央政府任命；省长作为总统的代表和地区行政长官，通常还担任地方议会议长（或提名议长，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一些在省级和省级以下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常常由行政首脑控制。一些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拥有高度自治的地区，但其决策权有限。这个体系大都是中亚国家在独立以后立即建立起来的，尽管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在地方治理方面做了一些实验，但是国内集权化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

然而，如果人们考察一下权力关系的非正式层面，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中亚国家遵从“分权化—集权化”的循环模式，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另外几个前苏联国家里。最直接的例子是哈萨克斯坦的权力更替过程。在 90 年代前半期，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地区领导人制定自己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中央政府的政策。

---

① 我们很难找到国家间单边自由化的例子，因为多数现代国家至少正式宣称他们乐意在本国维持商品和产品的自由流动。

经济成功的地区获得了来自本地更高比例的税收。哈萨克斯坦非正式分权机制的结果与俄罗斯的情况类似：控制当地税收机关，免除上交捐款公司的税负和不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税务规章。但是，1999年以来的经济繁荣和中央权力集中化的完成致使再次集权化具备了可能性。的确，中央政府成功地运用各种手段控制了非正式分权的地区：如调整财政结构、重新划分地区边界、集中控制自然资源的现金流动、实施对地方官员更严格的控制。<sup>①</sup>

简要的分析结果表明：中亚小国的情况各不相同，而且更为复杂。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弱化的中央权力使得在9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式的自治；但与哈萨克斯坦不同，目前吉尔吉斯中央政府仍然相对较弱，并且没有出现重新集权化的过程。塔吉克斯坦的分权循环模式采取了相对极端的形式：在90年代早期，地区精英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地区之间的内战，于是权力出现了真空。目前，日益增强的政治稳定有助于重新集权化的趋势，限制了地区精英的权力和增加了中央的影响力。尽管如此，一些报道认为中央政府因为糟糕的基础设施和严峻的经济状况而缺乏对广大地区的控制。

最难评价的个案是乌兹别克斯坦。一方面，与吉尔吉斯共和国不同，卡里莫夫政权有能力限制地方权力网，因此创建了一种基于无处不在的中央控制的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系。<sup>②</sup>尽管如此，建自己人脉网的传统部族仍然是重要的政治经济角色，并且创立了“按传统划分的工业和其他部门”。<sup>③</sup>一些实证观察结果表明：地区精英针对经济特权作出了忠诚交换，但在富裕和贫穷地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为不对称的分权提供了背景<sup>④</sup>）。土库曼斯坦是该地区集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省长常常无缘无故地在短期内被撤职<sup>⑤</sup>，这主要是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所致。

## （二）国际政策协调

如果人们观察一下国际政策协调情况，可以发现直到本世纪初，它与国内政策协调情况相去不远。一方面，中亚国家在创立地区网络和达成一体化的协议方面异

---

① Cummings, S.N., *Kazakhstan: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L.: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0.; Melvin, N.J., “Patterns of Centre-Regional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 The Cases of Kazakhstan, the Kyrgyz Republic, and Uzbekistan”, *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 2001, No.11(3).; Jones Luong, P.,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 in Kazakhsta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Jones Luong, P.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Melvin, N.J., “Patterns of Centre-Regional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 The Cases of Kazakhstan, the Kyrgyz Republic, and Uzbekistan”, *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 2001, No.11(3).

③ Gaman-Golutvina, O., “Political Elite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Recruitment and Rotation Tendencies”, *Comparative Sociology*, 2007, No.6.

④ 见：Markowitz, Lawrence P., “Local Elites, Procurators and Extraction in Rural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No.27(1).

⑤ Leschenko, Natalie, and Manuela Troschk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entralized States: The Case of Central Asia”, *Osteuropa-Institut Working Paper*, 2006, No. 261.

常活跃，囊括了不同功能和责任模式的各种机构。首先，基于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紧密的经济合作，该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属于所谓的后苏联一体化进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些独联体国家加入了独联体经济联盟(Economic Union of the CIS)、欧亚开发银行(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和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其次，中亚积极参与“大中亚地区”(greater Central Asia)的地区一体化，覆盖地区包括前苏联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如经济合作组织(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以及由国际组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和亚洲开发银行(ADB)）设立的中亚经济体(SPECA)、中亚和南亚运输和贸易论坛(CSATTF)以及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S)等。第三，中亚国家属于上海合作组织，该组织也列出了大量经济议程。<sup>①</sup>

最后，中亚国家在推动一体化方面已作了一些尝试。第一个中亚国家一体化方案是成立中亚联盟(Central Asian Union)。联盟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在1994年创立。1998年，塔吉克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国。2001年，该联盟被重新命名为中亚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在俄罗斯加入后，该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决定，乌兹别克斯坦不久前加入了欧亚经济共同体，致使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完全重叠）。尽管如此，中亚联盟的理念仍是该地区中亚国家的要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竞争致使原先的中亚合作组织丧失功效，于是在新一轮谈判中哈萨克斯坦成为地区一体化制度的主要推动者。2007年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为两国之间的双边协定设立了一个制度性架构，这个行动是走向新的地区一体化的第一步。塔吉克斯坦也是新架构的潜在伙伴。<sup>②</sup>

但是，为了防止内部集权化和进行国际政策协调，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相互作用相当重要。20世纪90年代，事实上国际和国内政策协调都采取了同样的模式。在这些国家内部，高度发达的正式制度架构与事实上的分权化产生矛盾冲突，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根本不存在。各国在经济政策上几乎不能采取任何一致行动，即使是最初级形式的合作也面临着巨大困难。这些合作对于有效维系存在于该地区的多边和双边关系之中的自由贸易区十分必要<sup>③</sup>，可用来协调重要的共享资源——水资源和电力等等。不过，国内分权化大多在分权化—集权化交替的循环中被高度集权所取代，与之不同的是，时至今日，国际政策协调如十年前一样十分有限。人们应该注

---

① Linn J.F., and O. Pidufala, "The Experience with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Lessons for Central Asia", *EDB Eurasian Integration Yearbook 2009*.

② Zhugan, A. "Central'naya Aziya Ob'edinyetsya", Tadaz, [www.eurasianhome.org](http://www.eurasianhome.org), June 14, 2007.

③ Kort, J. de, and R. Dragneva, "Russia's Role in Fostering the CIS Trade Regime", *Leide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Research Memorandum*, 2006.No. 3.

意到：90年代国家内部集权化成功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对发展国际合作缺乏兴趣。但在21世纪的头十年，各国之间的差异变得很明显，在国内外架构内建立市场一体化“必要”前提条件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差异相当巨大。

### （三）地区化

如果人们考察由私人行为体推动的市场一体化，情况将完全不同。这尤其与国际层面密切相关；实际上，由于21世纪头十年中期出现了相对活跃的地区化过程，因此同时期真正的地区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正式的地区主义方案到处都是，但未被实施）。两个主要的推动力值得一提。第一，中亚地区化的基础是哈萨克斯坦跨国公司不断扩大的活动，哈萨克斯坦成为（与俄罗斯共享的）后苏联空间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心。这对吉尔吉斯共和国尤为重要，对塔吉克斯坦则较为重要，俄罗斯投资在塔吉克斯坦占支配地位。即使是根据官方数据，哈萨克斯坦目前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投资也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中的份额从2004年的8.9%增加到2005年的19.2%以上，2006年的40.7%，2007年的41.8%和2008年的51.1%。众所周知，中亚和后苏联地区投资数据只包括部分投资流量<sup>①</sup>。因此，投资的相互依赖性可能很高。<sup>②</sup>

对中亚地区化作出过度乐观的评估还显得为时过早。目前的金融危机对后苏联经济体的影响很大，可能改变地区内的投资流向。这对哈萨克斯坦尤为重要，因为该国将国际投资扩张建立在高度发达的银行业之上，而这个行业在危机中被证明是该国最脆弱的行业。同时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哈萨克斯坦跨国公司的国际业务主要依赖于经济增长。自2000年以来，哈萨克斯坦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在这次危机中受到重创。未来几年将证明本文所述的几种模式能否存在下去。

中亚跨境地区化的第二个推动力要素具有更加稳定的基础（尽管从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受益颇多），因为这种基础的基本要素甚至存在于中亚的古代经济——非正式的贸易网络中，而且只有部分数据纳入统计。施佩希勒尔<sup>③</sup>指出，“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中亚国家的非正式贸易似乎运作良好”。因为，尽管受到严格的贸易限制，非正式贸易对于像塔吉克斯坦<sup>④</sup>、甚至土库曼斯坦这样的国家似乎很重要（尤其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跨境贸易）<sup>⑤</sup>。另外一个支撑地区化和非正式贸易网络

---

① Libman, A., and B. Kheyfets, *Ekspansiya Rossiiskogo Kapitala v Stranakh SNG*, Moscow, 2006.

② Libman, A., “Regiona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EDB Eurasian Integration Yearbook 2009*.

③ Spechler, M.C.,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Promises and More Promises”, *PRAXIS – The Fletche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No.16.

④ Olimova, S., Kurbonov, S., Petrov, G., and Z. Kahhorova,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A View from Tajikistan”,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2006, No. 48(9).

⑤ Badykova, 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A View from Turkmenistan”,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2006, No. 48(8).

发展的力量就是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哈萨克斯坦再次扮演了地区领导者的角色来吸引移民，甚至在这方面同俄罗斯竞争。<sup>①</sup>

在中亚，判断某个国家内的地区化要比判断跨境地区化更有难度。人们能够期望地区化进程在哈萨克斯坦成为现实，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是由几个大型企业集团主导的。而且，由于最具吸引力的出口商品（石油和金属）由外国投资者把持（即使如今其地位似乎已大大削弱<sup>②</sup>），人们可以从理论上注意到这些企业集团更有兴趣开拓国内市场。然而不一样的是，俄罗斯的地区化确实已成为帮助减少交易成本障碍的一个重要因素<sup>③</sup>，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没有实例能够证明这一点。对于该地区的其它国家而言，相关信息更是非常有限。

总之，依照某些“必要的”可能性，市场一体化的不同渠道似乎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鉴于国内地区化方面的信息有限和实际上单边自由化的缺位，我们可以从最有趣的比较中归结出两种模式。然而在国际背景下，令人费解的是地区化怎么会在功效方面如此显著地超越区域主义。在对国际和国内模式进行比较后，我们就会发现真正有趣的困惑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非正式分权化后，出现了 21 世纪实际上的再集权化，但为什么没有同时出现国际政策协调的增加？最后，人们或许想要知道地区化和集权化是否相互影响。作者在接下来的部分会具体探讨这三个问题。

## 四、一体化模式的差异

### （一）国际政策协调与集权化

作为讨论的开端，我们将考察国际政策的协调与集权化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市场一体化的不同渠道可以被看作对样本的独立考察。既然如此，相似的制度、经济和政治环境在效益上应当会产生相似的结果。由于所有的模式都在同一个地区实施过，而且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长期相互依赖，所以可以合理地设定这些模式的环境（即使是考虑到国际与国内层面）。因此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出一体化模式在发展方面的差异，这或许可以帮助解释一体化模式中存在的差异。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体化模式一旦在同一地区实施就会相互关联。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可能正是另一种模式的失败。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面对的是经典的 MSDO 情形（最相似的因素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不同模式的比较似乎并不

---

① Schmitz, A., “Kasachstan: Neue Führungsmacht im Postsowjetischen Raum”, *SWP Studie*, 2009, No. S7.

② 见：Libman, A., and D. Ushkalova, “Post-Soviet Countries in Global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The Case of Kazakhstan”, *MPRA Working Paper*, 2009, No. 12595.

③ Libman, A., “Big Business and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Spatial Aspects”, *Discourse in Social Market Economy*, 2007, No. 7.

合理：因为将它们看作一个整体来理解其相互关系才更具意义。

**独立性假设：**对于由政府主导的中亚一体化模式来说，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一方面，人们会期望相似的环境可以同时支持国内集权化和国际政策的协调。因此，研究的目的是寻找环境的**差别**。一个具体的区别显而易见：那就是，人们认为在国际关系中，谈判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行为，即政府拥有完备的政治产权，而在国内分权化过程中地区精英的政治产权性质大多是非正式的。显然，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从 21 世纪的经济增长开始），与改变正式制度相比，更容易重新界定非正式产权，因此国内权力平衡不如国际权力平衡那么稳定。

然而，这种说法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难题，而是将其替换为另一种难题：为什么所有中亚国家的地区精英（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是在内战中确立自己的自治权）没有通过确立正式的政治产权来保护自己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产权保护问题永远做不到十全十美。事实上，在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众多边界争端问题。在该地区，国家间的边界不够牢固<sup>①</sup>，通常是苏联人为“国界划定”的产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建国”政治的影响。<sup>②</sup>同时，在单个国家中形成的“民族历史”往往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它们共同的历史。<sup>③</sup>对此，只需提供一个在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实例：20 世纪 90 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将雷区置于当时并不稳定的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边境地区，事实上是将其放在了塔吉克斯坦领土范围内。<sup>④</sup>那么，过去二十年里尽管该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国际政治产权还会继续存在呢？

**国内政治产权的非正式性：**由非正式分权化所带来的最重要问题是，它可能“取代”地区与中央精英正式谈判。由于选择退出（和分裂）国家并非是一种选择，且双方**必须**相互打交道，如果对现在和将来的谈判能力没有把握，那么允许重新协商的非正式性分权化可能会更具吸引力。事实上，“国家层面”的政治利益和地区领导人的野心并存（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哈萨克斯坦），可防止后者提出更为正式的分权化。在中亚，如果地区利益对于国家政治特别重要（如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这一因素就会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地区精英面对着一

---

① Olcott, M.B., and A. Malashenko, *Mnogomernye Granitsy Central'noi Azii*, Moscow: Carnegie Center, 2000.

② Abashin, S., “Nacionalizmy v Srednei Azii”, *Svobodnaya Mysl'*, 2007, No.7.; Farrant, A., “Mission Impossible: The Politico-Geographic Engineering of Soviet Central Asia's Republican Boundaries”,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6, 25(1-2).

③ Gorak, S., “V Poiskakh Istorii Tadjikistana: O Chem Tadjikstie Istoriki Sporyat s Uzbekskimi?”, *Neprikosnovennyi Zapas*, 2009, No. 4.

④ Vardomskiy, L. ed., *Prigranichnye Regiony v Ekonomike I Vneshneekonomicheskom Sotrudnichestve Stran SNG*, Moscow, 2009.

个矛盾，到底是从现在开始将其政治产权“正式化”以巩固其政治地位的稳定，还是在将来减少从权力“蛋糕”中分得的权力，但前提是他们能够增加在中央的控制力（分权化国家中的中央权威不太重要）。如果在中央的潜在的“获益”期望效用足够高，那么这种取舍式的解决方法，或许意味着正式分权化的缺失。<sup>①</sup>

我们还要提及其它一些因素。首先，这可能是更方便的“简单”选择。鉴于该地区几十年来非正式谈判的经验，精英们由于路径依赖因素将会作出这样的选择。第二，分权化显然降低了中央政府夺回已失去的影响力的能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非正式分权化非常接近半独裁政权的手法，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干脆垄断权力。那么，在非正式再集权化阶段（如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正式的分权化可能会问题重重，因为这可能引发不符合期望的非正式权力再分配，因此以往的非正式分权化历程将限制强大的中央政府准备尝试正式的分权化（或确定这些尝试的极限）。

这个观点与转型经济学的观点有某些相似之处。在一个高度非正式分权化的国家中尝试正式分权化，就好比在非正式产权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中获取正式产权。（注意，因为中亚所有国家在法律上都高度集权化，那么即使中央政府羸弱，也没必要保护中央的正式“产权”）。关于“自发发展对产权要求”的问题，在后苏联地区也远未得到解决。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地方政府。因此，即使强大的地区领导层也可能更倾向于低水平的正式分权化。另一方面，当然还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在势力强大的地区，非正式分权化会导致对正式分权化的需求（因为上述因素）。总之，目前中亚主要国家的再集权化阶段使这个问题变成一种假设，唯一例外的是吉尔吉斯共和国，因为其地区精英已介入中央政治，这似乎使他们无法提出正式分权化的要求。

**国际政治产权的稳定：**我们有理由提及两项国际[政治]产权稳定性方面的潜在因素。首先，国际政治产权的稳定可能是地区领导人基于保护自身权力基础的需要，从而取得非正式共识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此解释类似于关于保持非洲边界稳定问题的解释。事实上，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种形式的非正式共识存在于中亚地区。<sup>②</sup>另一方面，这种稳定也可能是中亚权力关系的复杂性的产物。众多具有潜力的政治行为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sup>③</sup>也可以作为支持国际政治产权稳定的实际媒介。

---

① Libman, A., *Federalism, Integration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Eurasia: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cross and within National Borders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Saarbruecken, 2009.

② Allison, R.,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No.27(2).

③ Kazantsev, A., *Bolshaya Igra s Neizvestnymi Pravilami: Mirovaya Politika i Central'naya Aziya*, Moscow, 2008.

**相互依存性假设：**关于国内和国际发展方面可觉察差异的另一种解释是，认为这仅仅是因为两个过程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性。事实上，人们可以说正是国内集权化的成功使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减少。如有可能，在非专制或半专制政治制度下的中央精英不太可能以国际协议的形式限制自己的权力（因为如果没有强大的权力不对称，非民主国家建立正式一体化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这些国家中，权力空间秩序的集权化意味着加强政治权力上的集权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那种通过“让渡权力”得到的“集权化”，即国际政治协调，对于专制统治者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此外，集权化还限制了地区在国际政治中实施自主措施的能力，因此，再次排除了至少一种可能的国际政策协调渠道。

## （二）地区化和地区主义

为了解地区主义和地区化之间的联系,我们就必须清楚地区分上面提及的地区化的两个方面：非正式的贸易网络和以大的跨国公司为基地的“投资导向型”地区化。以后者的视角，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公司投资扩张而发展起来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哈萨克斯坦，将会以它当前的形式成为支持正式地区主义的一个因素（以哈萨克斯坦作为主要行为体）。地区化可以作为另外一种平衡机制。哈萨克斯坦日益关注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表明，至少这些期望在目前是处于决策者的层面。然而，国际经验表明，不对称的地区化对地区主义有不同的影响：墨西哥的组装工厂的发展实际上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而在独联体地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投资却没有推动这两个国家间任何正式的一体化进程。

考虑到投资导向型地区化与地区主义之间的联系，人们不能忘记政治制度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潜在作用。如同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一地区大多数国家由半专制政权统治，政府通过确定经济制度来限制潜在的反对势力。众所周知，有关国际一体化的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非民主国家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比民主国家要小。<sup>①</sup>事实上，这就是人们在中亚看到的情况：该地区较不民主的国家（土库曼斯坦和从较低程度上来讲的乌兹别克斯坦）签订一体化协议的可能性也很小。主要问题在于义务的承担：对于一个建立在非正式权力平衡之上的政治体来说，对一个外部行为体承担任何义务都是相当困难的，更不用说放弃部分主权了（而放弃主权正是地区化暗含的意思）。当然，问题就在于地区化能否克服这些障碍。我们大致需要考虑两种因素：首先，地区合作可以以国际**体系**形成的形式呈现<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

---

① Mansfield, E.D., Milner, H.V., and B.P. Rosendorff, “Why Democracies Cooperate More: Electoral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2, No.56(3).

② Lake, D., “Escap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Authority and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7, No.32(1).

民主问题的关联性下降。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在于不对称的存在而且也在于不对称的范围。严重的不对称对于地区主义甚至是相当危险的：增加了不信任，却提供不了任何平衡工具。事实上，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政治精英对于与哈萨克斯坦任何潜在的一体化都非常谨慎。然而，政治的严重不稳定是增加不对称性的一个明显原因，同时也产生建立国际体系的需求。其次，问题在于投资扩展与政府政策之间是否存在清晰的联系。又比如，俄罗斯对乌克兰工商业的投资基本上忽视了地区主义因素。不过，考虑到哈萨克斯坦稳固的政治领导层对本国企业集团相对强大的影响，人们就可以期望政府能遵从国际政治逻辑来影响投资决定。这样，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共和国之间的**地区化就可以起到支持正式的地区主义的作用**。主要问题在于：哈萨克斯坦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俄罗斯（同样在 21 世纪的前五年将非正式地区主义作为控制手段）所失去的东西？

很明显，这些方案主要包括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或许还有塔吉克斯坦（在该国俄罗斯的地位至关重要）。乌兹别克斯坦在支持中亚地区主义方面显得勉强<sup>①</sup>，目前似乎更倾向于把俄罗斯而非哈萨克斯坦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单独制订本国的投资政策。<sup>②</sup>以下的事实导致了**中亚地区主义方案与范围更大的方案**（有俄罗斯、欧亚经济共同体或者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参加的方案）之间的竞争。这种背景下地区化的发展也同样十分重要：一方面，各国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中亚地区一体化成为首要任务；但另一方面，至少有一些国家很可能试图通过另外一些国家的政治影响（例如俄罗斯）来抵消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影响。从理论上讲，那种认为中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能够增强地区化，降低政府不稳定的程度，消除现存边界的说法是合理的。在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地区主义是否将从修辞（口头）走向实施。纯粹修辞的影响（正如至今一直在中亚地区主义领域存在的）并不清晰：既能创造公众支持投资扩大的必要的架构（这似乎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情况）<sup>③</sup>，又能引起纯粹经济关系中的政治紧张。

从非正式贸易的角度，人们很难看到地区化对地区主义任何确切清晰的影响，或反向的影响。非正式贸易推动社会一体化与跨边界人际网络的持续存在，这对任何一体化方案都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政府间合作的增强，在理论上将非正式贸易转变成了正式贸易，并通过制订有保障的财产权和通过消除政策制订的附加选择权来限制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任何经济自由化都存在的问题）。按照这个观点，

---

① Bohr, A.,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Geopolitics, Old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4, No.80(3); Kuz'min, N., "Soyz Nesoglasnykh", *Ekspert*, 2008, No. 18.

② Abalkina, A., Golovnin, M., and A. Libman, *Perspektivy Razvitiya Integracionnoi Gruppyrovki EvrAzEs*, Moscow: IE RAS, 2007.

③ Kuz'min, N., "Soyz Nesoglasnykh", *Ekspert*, 2008, No. 18.

非正式贸易的存在是基于正式合作架构的缺乏，这非常类似于一般性的非正式经济问题。至于这一合作程度（总体上的治理质量）能否达到，尚存有疑问。社会学家经常提到的一个合理观点是：真正的困惑不是为什么一些人倾向于选择非正式架构，而是为什么有人会选择交易的正式化。<sup>①</sup>在一个有数十年非正式经济传统（事实上，这即便是在苏联统治后期也很盛行）甚至是正式制度变革的地区，这些或许都不会对有关国家的行为模式产生任何影响。

### （三）分权化与地区化

最后要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分权化与地区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非正式贸易的存在和中亚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是促进还是阻碍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分权化过程？这种非正式的分权化过程（如果存在）是怎样影响一体化进程的？从根本上来说，地区一体化与分权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从对分权化的需求角度来说，地区一体化降低了自治的成本，因此成为要求加强分权化的一个原因。毫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政治分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相互联系的。<sup>②</sup>另一方面，地区一体化减少了中央政府实施分权化的需求（供应方）：从各地区得到的寻租增加，国家分裂的风险也在上升。<sup>③</sup>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的讨价还价。在经历了更强集权化的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供应方的动机可能会占主导地位（可以说是供应市场驱动了分权化）。按照这种观点，非正式跨境联系的建立，为中央政府限制分权化提供了另一论据。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羸弱的国家会出现更强的分权化。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吉尔吉斯共和国。而且，在中亚地区，领土完整仍然是大部分国家列入政治议程的问题。这也是人们要求中央政府实行分权化的另一个原因。在这样一个非正式一体化的世界里——尤其是中亚地区，如前所述，这里的边界相对不够牢固。

## 五、地区权力平衡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至少揭示了好几个因素，它们可能会影响该地区的权力分配。第一，中央再集权化与国内精英人物政治权力的加强密切相关，因此削弱了精英的合作意愿。第二，地区化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潜在的软实力资源（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体现得比较明显）促进了合作。第三，地区一体化同时也制造了对于分权化的要求。考虑到中亚地区国内政治的特点，这很可能导致分权化供给的减

---

① Paneyakh, E., “Ekonomika i Gosudarstvo: Podhody Social’nykh Nauk”, *Mimeo*, 2008.

② Alesina, A., and E. Spolaore, *The Size of Nations*, MIT Press, 2003.

③ Friedman, D., “A Theory of the Size and Shape of N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No. 85.

少，从而进一步推动再集权化。

因此，两股力量似乎在同时发挥作用，每一种都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较强的地区一体化提供了“软实力”工具，可以用这种工具在该地区建立一种体系结构。（顺便提一下，外部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也正在实施这种“软实力”）。然而，另一方面，较强的地区化与再集权化密不可分，会增强国内精英对领土的控制，从而使他们不愿接受其决策空间的压缩，即使是部分压缩也不行。因此，他们不愿看到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向一种更为“横向”的体系过渡。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从长远来看，再集权化会削弱地区一体化。对于后一种趋势，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是明证：尽管俄罗斯在稳定塔吉克斯坦现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俄方希望以此换取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但是一旦塔吉克斯坦实现了充分的稳定，该国立即限制俄罗斯投资者对其经济的投资（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铝业公司参与罗贡电厂的重建项目）。

这样，一切都取决于两项进程：其一是国内中央精英和地区精英权力的重新分配；其二是地区一体化的问题。在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方面，第二项进程的作用要强于第一项（特别是因为吉尔吉斯共和国基本上就没有陷入“再集权化”的循环）；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中，国内的权力集中比任何一种地区化的发展都要迅猛得多（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甚至都没有开放市场）。然而，当前的经济危机似乎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及其出口能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或许可以改变潮流。然而，国家内部的再集权化和跨越国界的地区化之间（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在中亚地区正在出现的权力平衡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唐慧云、王婷婷、刘芳 译，潘兴明 校）

---

**【Abstract】** The paper considers the problem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rkets in Central Asia as a main factor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t first identifies the potential channels of reduction of transaction costs barriers between countries (“models of integration”). Second, it looks at the emergence of these channels, and identifies two main puzzles: success of centralization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vs. fail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them and successful informal cooperation of companies and trade networks vs. deficits of intergovernmental concerted actions. Third, it looks at the impact of the relative success of emerging models of market integration for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Central Asia.

**【Key Words】** Central Asia, model of market integration, regionalization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ная модель рынков, региона-лизация

---

（责任编辑 姜睿）

## 土库曼天然气出口多元化政策与决策机制分析

庞昌伟 褚昭海\*

**【内容提要】**土库曼斯坦是欧俄能源战略争夺的焦点。土一直在寻求出口天然气管道的多元化，按照世界价格出售天然气，冲破俄罗斯对土天然气运输的垄断。俄罗斯、中国、欧盟和伊朗因素的综合作用将影响未来土库曼出口决策的走向。

**【关键词】**中亚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 中国 纳布科 伊朗

**【中图分类号】**D83/87.363.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6-0098-(18)

土库曼斯坦计划2010年把天然气产量从2006年的600亿立方米提高到1200亿立方米，2020年达到2400亿立方米。计划2030年生产天然气2500亿立方米，石油1.1亿吨。每年土内需100亿立方米。2008年5月在巴黎举行的第八届独联体国家油气峰会上，土库曼斯坦石油工业和矿业部代表宣布，土计划2015年出口天然气1250亿立方米，石油1400万吨；2020年出口天然气1400亿立方米，石油3000万吨；2030年出口天然气2000亿立方米，石油8000万吨。计划2020年生产天然气1700亿立方米，石油5000万吨。2020年液化天然气产量从目前的40万吨增加到200万吨。土曾计划2008年天然气产量达到800亿立方米，石油产量1080万吨。但2008年天然气产量实际为704亿立方米，计划2009年758亿立方米。据土库曼资料显示，土所属里海大陆架天然气储量达6.1万亿立方米，石油储量121亿吨。近年来土年产气量约为750亿，其中500亿立方米卖给“俄气”。

俄罗斯把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列入自己对乌克兰和欧盟的出口计划。2003年4月10日，俄土签署了为期25年的《天然气领域合作协议》。在该协议框架内，俄罗斯

\* 庞昌伟，中国石油大学国际石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褚昭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人文社科部国际政治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天然气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即“俄气”的全资子公司）与土库曼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了购销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 25 年长期合同。根据合同，2004 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土库曼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 50 亿立方米天然气，2005 年计划购买 60-70 亿立方米，2006 年增加到 100 亿立方米，2007 年认购土气 600-700 亿立方米/年，2008 年 630-730 亿立方米/年，2009-2028 年为 700-800 亿立方米/年。2005 年土库曼斯坦出口天然气 550 亿立方米，2006 年土计划出口天然气总量为 780 亿立方米。其中，对俄出口 300 亿立方米，对乌克兰出口 400 亿立方米，对伊朗出口 80 亿立方米，但对俄出口量未完成。

土对俄出口通道是原苏联修建的“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土库曼-乌兹别克-哈萨克-俄罗斯）。根据政府间协议，“俄气”要保证土库曼斯坦经过俄罗斯向乌克兰出口天然气，并且要作为协调人保证土国天然气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斯坦过境。<sup>①</sup>尽管土库曼在 2006 年宣布，发现的新气田约罗丹（Yolotan）可以将天然气产量提高到 800 亿立方米/年，但 2007 年土库曼天然气总产量为 674 亿立方米，实现出口 455 亿立方米，其中对俄出口 394 亿立方米，对伊朗出口 61 亿立方米<sup>②</sup>（原计划出口 140 亿立方米未实现）。

2006 年土库曼与中国签订了在 2009 年以后的 30 年间向中国每年出口 300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合同。而 2007 年 5 月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达成协议，将在 2009-2010 年间建设一条从土库曼斯坦进口 100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新管道，一个月后土库曼斯坦又宣布将这个协议提高到 150 亿立方米/年，再加上之前的合同，将使土库曼斯坦在 2009 年对俄出口总共达到 700 亿立方米。

引起关注的是，土是否有足够的产能能够同时满足中国、俄罗斯、伊朗、欧洲以及对南亚印巴的承诺。<sup>③</sup>

## 一、滨里海天然气管线与俄罗斯因素

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国领导人 2007 年 5 月 12 日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管道修建协议，以增强莫斯科对中亚能源出口路线的控制。根据协议，三国将沿里海东岸建造一条天然气运输管道，把土库曼斯坦生产的天然气过境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运往西方市场。美国和欧洲一直努力寻求从中东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以摆脱俄罗斯的制约。俄总统普京在协议签署后发表声明称，在 2012 年前，滨里海

---

① <http://www.lawtek.ru/news/tek/8550.html>.

② *Bp Statistics Review*, 2008.

③ [http://www.iran.ru/rus/news\\_iran.php?act=news\\_by\\_id&n=1&news\\_id=56160](http://www.iran.ru/rus/news_iran.php?act=news_by_id&n=1&news_id=56160).

海岸的新天然气管道的年输送量将至少达 200 亿立方米。俄工业和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向媒体表示，其最终年输送量将达 300 亿立方米。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 2007 年 5 月 14 日表示，将土库曼斯坦生产的天然气过境俄罗斯运往西方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对欧洲不利。

滨里海天然气管道设计输气量为 300 亿立方米/年，初始输气量 100 亿立方米/年；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工程则计划从 500 亿立方米/年扩大到 700 亿立方米/年。<sup>①</sup>2008 年 8 月北京奥运会开幕期间，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向中方建议，把对华出口量从 300 亿立方米/年再提高 30%。

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土库曼斯坦能源关系的恶化为纳布科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客观条件。美国能源安全分析专家安德鲁·里特指出，尽管俄罗斯有在天然气领域扩张影响力的远大抱负，但它与天然气供应国和过境国，特别是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关系的恶化，迫使欧洲天然气进口国摆脱俄罗斯，寻求替代能源线路。这对加速实施纳布科项目的作用不能忽视。

2009 年第一季度从中亚进入俄罗斯的天然气为 1.75 亿立方米。但从 4 月份土库曼境内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以来，土库曼斯坦已几乎完全停止了向俄罗斯供应天然气。2009 年 4 月 8 日晚，土库曼斯坦境内通往俄罗斯的一处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对俄罗斯输气被迫中断。爆炸发生地点临近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俄土能源合作关系经历考验。4 月 1 日，俄罗斯通往巴尔干地区的天然气管道摩尔多瓦境内段也曾发生爆炸，天然气输送中断。

乌兹别克斯坦计划近年把天然气出口量扩大到 200 亿立方米/年。“俄气”和卢克石油是乌最大的油气开发合作伙伴。另外，中国石油与卢克在联合开发咸海气田项目。

俄罗斯用提高天然气进口价格的手段拉近中亚国家。2007 年底俄罗斯与土库曼达成协议，使 2008 年俄罗斯购买土库曼天然气的价格达到 130 美元/千立方米（上半年）和 150 美元/千立方米（下半年）<sup>②</sup>。2008 年 8 月底胡锦涛主席访问土库曼斯坦几天之后，俄罗斯总理普京就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与乌兹别克达成将目前俄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的天然气的价格从 165 美元/千立方米提到到“欧洲水平”，大约 225-290 美元/千立方米，同时讨论了提高天然气过境税问题<sup>③</sup>。

中国从土库曼进口天然气需要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提高天

---

① <http://www.rusenergy.com/?page=articles&id=879>.

② “土库曼要求大幅提高对俄天然气供应价”，<http://news.163.com/07/1126/13/3U7S73LF000120GU.html>.

③ Stephen Blank,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s an Energy Club, Portents for the Future”, *Central Asia-Caucases Institute Analyst*, October 4, 2006, pp.1-3.

然气价格和过境税，必然会使中国也不得不做出提高购买价格的举措。而且中土天然气贸易的结算地点是土库曼斯坦边境。也就是说，途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铺设、运输费用和其他相关事宜，均由中国单方面和过境国家协调<sup>①</sup>。同时，俄罗斯可以将上涨的价格转嫁给其余的消费国，例如欧盟。但中国本身就是天然气消费国，也就是产业链的终端，所有成本需要自身来消化。

从上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对于中国在中亚地区油气活动的遏制姿态。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与俄罗斯在本地区能源走向方面构成了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在这个地区想绕过俄罗斯，单独与中亚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达成重要的油气协议是艰难的。

## 二、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与中国因素

土库曼斯坦是中国在中亚地区重要的油气合作伙伴之一，中土两国在天然气合作领域进行了良好的合作。1998年，时任土库曼斯坦总统的尼亚佐夫首次提出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意愿。2000年7月，中石油代表团访问土库曼斯坦，与土政府副总理古尔班穆拉多夫探讨了两国在石油天然气领域进行合作的问题，并签署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土库曼斯坦石油部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2006年4月，尼亚佐夫访华时，中土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土库曼斯坦政府关于实施中土天然气管道项目和土向中出口天然气的协议》。协议规定，从2009年起的30年内，中国每年从土购买天然气300亿立方米。为保障建成投产后的中土天然气管道有足够的天然气供应，双方还将共同勘探和开发土境内阿姆河右岸的气田。根据双方协议，中土天然气管道将在2009年1月1日前建成并投入运营。

2007年8月10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北京召开中亚天然气合作项目座谈会，听取项目主要成果和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阿姆河天然气公司筹备组和中亚天然气管道公司筹备组同时成立，标志着中土天然气合作项目正式启动。

2007年8月29日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合作项目开工仪式在土阿姆河右岸地区举行。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仪式上将《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勘探开发许可证》等文件授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蒋洁敏。将此类文件授予外国公司，在土库曼斯坦历史上尚属首次。

2008年8月22日，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的“土库曼斯坦能源工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国际研讨会上发表演说，历数天然气出口方案，但把滨里

---

<sup>①</sup> “土库曼天然气将输中国三十年”，[http://www.oilnews.com.cn/gb/misc/2006-04/10/content\\_663252.htm](http://www.oilnews.com.cn/gb/misc/2006-04/10/content_663252.htm)。

海天然气管线列在最后，置于跨阿富汗管线之后，而对中亚-中央天然气管线则根本就未提及。俄罗斯分析家担心，土对中国出口量的增加将导致缩减其对俄罗斯的出口，“俄气”将减少进口土库曼天然气。俄土天然气贸易将从政治性合作转化为商业性合作。

2009年4月25日，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会见中国能源局局长时表示，土方把中国视为战略伙伴，两国不仅保持深厚的传统友谊，而且许多付诸实施的大型合作计划把两国连接了起来。中方表示，中国人民期待着土中管道于年底前竣工。双方认为，大型天然气管道项目扩大和丰富了传统合作，将强化土作为世界能源大国的地位，促进其对世界市场能源出口路线多元化战略的实施。<sup>①</sup>

2009年6月24日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在会见来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克强之后表示，土中天然气管道项目是两国之间的一个战略项目，这个项目不仅符合两国长期的利益，而且还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即能源供应国正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天然气管道在2009年年底投入使用，土库曼斯坦将在30年内每年向中国供应高达4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中国向土库曼斯坦国家天然气公司提供40亿美元贷款的协议。

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取代俄罗斯在土库曼斯坦的地位。俄罗斯作为库曼天然气进口国和投资国的地位迅速下降。俄罗斯对中亚天然气战略开始出现基础性的反转。<sup>②</sup>继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分别从中国获得250亿和100亿美元贷款之后，2009年6月初土库曼斯坦获得了中国30亿美元的贷款，而土则保证在2013年开始对中国出口400亿立方米天然气。土库曼斯坦用这笔贷款开发南约罗丹/奥斯曼气田，2008年“俄气”与土库曼斯坦签订无息贷款协议开发这一气田并建设管道，作为对俄出口天然气的来源地。由于经济危机爆发，“俄气”要求推迟执行这一方案。

### 三、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

2006年3月，中俄签署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关于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俄气将修建两条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该管线项目造价为110亿美元(约合750.7亿元人民币)。按照原计划，俄罗斯将从2011年起通过管道每年向中国出口至少300亿至400亿立方米天然气，但由于价格谈判未结束，供气计划不能按期履行。俄方对华西线输气管道受到了来自中亚天然气的激烈竞争。2006年，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

<sup>①</sup> <http://www.rusenergy.com/?page=news&id=103094>.

<sup>②</sup> <http://www.rusenergy.com/?page=articles&id=1078>.

两国签署了天然气管道建设协议，土方承诺自 2009 年开始每年对华出口 300 亿立方米天然气。该管道天然气输送距离较短、开采成本低廉，所以价格低得多。2008 年 6 月 30 日，中亚天然气管道开工建设，2009 年年底单线通气，输气量为 45 亿立方米，2010 年接气能力达到 170 亿立方米，2011 年到 240 亿立方米，2012 年可达到 300 亿立方米的年输气能力。据悉，当时中石油与土库曼斯坦达成的天然气购买协议价格为 90 美元/千立方米。俄罗斯向欧洲国家出售的天然气价格为 230~250 美元/千立方米，而该公司对中方的报价为 125 美元/千立方米，已经很难再降低价格。这使得中石油在同“俄气”谈判时在价格方面不太可能作出让步。

哈萨克斯坦“亚洲天然气管道”公司项目总经理沙雅赫梅朵夫2009年7月13日透露，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2010年对华出口天然气130亿立方米，2013年达到300亿立方米，其中100亿立方米来自南哈萨克斯坦。第一阶段为土库曼斯坦天然气，2009年为45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随后进入管道。2009年11月哈萨克斯坦境内一期支线竣工，2011年底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二期支线工程竣工。哈境内天然气管道2009年投资55亿美元，总造价75亿美元。

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利用连接土库曼斯坦和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向东方出口能源。2009年5月15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Uzbekneftgaz）副主席马日托夫在谈到塔什干的未来计划时说，将出口中国的天然气数量迄今还没有最后确定。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5月初曾宣布说，乌兹别克斯坦打算在2009年把本国的天然气出口量增加8%。

#### 四、纳布科项目与欧盟因素

2009年4月23-24日，在土库曼斯坦召开了主题为《可靠和稳定的能源过境运输及其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的作用》的国际能源论坛。联合国、欧安组织、上合和独联体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派代表与会。有数十个国家能源机构的代表、近百个外国石油公司代表与会。

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视频讲话中明确表示，“我们需要把土库曼斯坦通过高加索与欧洲市场连接起来。欧盟将实现欧洲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本次会议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成立一个分析小组，充分考虑与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建议，制订适用于能源过境运输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主办方希望联合国发挥自己的权威来调解解决里海的法律地位问题，以此促成跨里海天然气管道建设，使土气与Nabucco管道衔接。土方则希望直接与欧盟对话，撇开俄罗斯的中介，成为欧洲天然气市场独立的参与者。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在能源论坛上表示，阿什哈巴德支持天然气供应路线多元化。

土方认为，必须完善能源资源领域合作方面的国际法准则，以保证可靠稳定的能源运输。土方强调现有的土库曼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俄罗斯以及 2009 年年底即将竣工的土库曼斯坦-中国天然气管道是土天然气出口的优先方向。土阿巴印管道也在研究之中。<sup>①</sup>土宣布，愿意与欧洲能源市场实现更紧密的一体化，暗示要加入纳布科项目。俄罗斯则反对纳布科项目，认为存在运输的风险性。苏联时期形成的土库曼斯坦完全依赖经过俄罗斯的管道网出口天然气，决定了国家在后苏联时期的政治取向。土独立 18 年来最大的成就就是开始在事关国家活力和利益的各个领域争取自由。

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问题的代表克洛尔表示，美国支持里海地区能源过境运输多元化，支持利用南高加索管道把里海盆地的能源输往世界市场。

俄罗斯负责能源问题的副总理谢钦则在论坛上表示，俄罗斯 2030 年天然气领域发展纲要已接近完成。纲要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天然气领域发展的战略方向的经济依据，保障对俄罗斯消费者的可靠供气，按照政府间协议履行责任，完成所签署的对国外的供气合同。纲要考虑了世界经济的基本走势，根据世界金融危机的现实对纲要进行了修改。

2009 年 7 月 13 日，土耳其、奥地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五国在安卡拉签署了建设纳布科管道的政府间协议，欧盟主席巴罗佐以及近 20 个国家的代表出席签字仪式。土耳其国内把该协议高调宣传为“世纪交易”。

土库曼斯坦是欧洲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起点之一。2009 年 4 月 16 日土库曼与德国 RWE AG 能源公司签署《土库曼斯坦政府与 RWE（德国）关于长期合作的备忘录》，双方商定开展天然气领域的长期合作被视为支持纳布科（Nabucco）项目<sup>②</sup>并促进其实施的重要一步。2009 年 4 月 22 日，欧洲议会表决通过了欧盟与土库曼斯坦签署的合作协议。文件涉及里海天然气区块勘探和开发，建设天然气运输系统。RWE AG 是纳布科项目股东<sup>③</sup>，土方允许其按照《产量分成协议》开发里海 23 号大陆架区块以及寻找向欧洲出口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新途径。这是土新总统 2007 年继任后首个与

---

① <http://www.rusenergy.com/?page=news&id=103071>.

② Nabucco 管道：在已建成的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基础上，经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把中亚和里海国家（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以及俄罗斯）天然气输往东中欧的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奥地利的鲍姆加登。管道分别以格鲁吉亚和土耳其/土耳其和伊朗边界为起点，与巴杰（BTC）石油管道平行建设，长度 3300 公里（2050 英里），2/3 经土耳其过境。管道计划 2010 年开工、2014 年竣工输气量为 310 亿立方米/年（一期工程为 80-100 亿立方米），工程造价 79 亿欧元。

③ 2004 年 6 月 24 日，在欧盟支持下成立了纳布科天然气管道国际财团（Nabucco Gas Pipeline International GmbH）。财团组成：OMV Gas & Power GmbH（奥地利），MOL（匈牙利），Bulgargaz（保加利亚），Transgaz（罗马尼亚），Botas（土耳其）以及 RWE Supply & Trading GmbH（德国），上述参加国公司各占 16.67% 股份。2008 年 12 月，OMV 和 RWE 在伦敦注册公司 Caspian Energy Company（CEC），主要任务是研究从里海向欧洲运输天然气的可行性。波兰 PGNIG 公司也准备加入纳布科项目。

西方签署的“投资与天然气流向相捆绑”的能源协议。RWE董事长在与土总统会见后表示，“有几种对欧洲输送土库曼天然气的方案，其中之一是经过里海。我们将为此做工作。”2007年6月25日，欧盟能源委员与中欧过境国签署了跨里海天然气管道（TCGP）建设条约。2009年2月26日德国西门子总裁在阿什哈巴德表示，愿意帮助土库曼斯坦实现经济社会计划，参加能源开发、节能技术研发、运输设施现代化等项目。

2006年12月，欧盟与哈萨克斯坦签署能源谅解备忘录。2008年4月，欧盟与土库曼斯坦达成协议，从2009年1月起将每年对欧盟供应100亿立方米天然气，这将占到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3%（欧盟每年进口天然气约3000亿立方米）。

土库曼斯坦准备以东西部天然气管道加入纳布科。连接土库曼斯坦东部的南约罗丹气田（英国Gaffney, Cline & Associates评估其为世界第四大天然气田）与里海的长度为1000公里的东西部天然气管道项目，自2009年3月底招标以来至2009年5月底，已经有近70家来自俄罗斯、中国和欧洲的公司参与竞标。土库曼斯坦跨东西部天然气管道项目年输气量为300亿立方米，可以满足连接欧盟的纳布科管道和俄罗斯主导的滨里海管道。土库曼政府把该管道的修建作为参与世界市场和天然气出口多元化战略的重要举措。<sup>①</sup>

对俄出口天然气管道爆炸导致对俄出口中断之后，土库曼斯坦改变了对俄依赖的油气出口战略，加快了出口多元化步伐。

土库曼斯坦希望建设跨里海管道经过高加索和土耳其对欧盟出口天然气。如果通过伊朗对欧出口，则担忧伊朗会利用天然气资源和过境国地位成为第二个俄罗斯。

如果纳布科取代了南流，“俄气”在欧洲的传统市场将萎缩，这意味着“俄气”和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而由于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的建成，中亚天然气2009年底进入中国，俄罗斯将失去原来保持的与中国进行气价谈判的优势。

伊朗-亚美尼亚天然气管道2007年3月19日正式开通，两国总统出席剪彩仪式。该管道初期输气量为11亿立方米/年，2019年之后达到23亿立方米/年，2004年5月签署的合同期为20年。伊朗-亚美尼亚管道在伊朗境内长100公里，在亚境内长（米格里-卡德热兰）长41公里，投资3500万美元，由伊朗发展银行贷款80%修建。未来还要更新197公里的管道，连接卡德热兰-阿拉拉特。亚美尼亚为每1立方米天然气对伊朗支付3度电。2008年中期之前，伊朗对亚美尼亚出口4.5亿立方米天然气。“俄气”对“亚俄天然气”公司保持控股，占57.59%，俄罗斯“伊杰拉”公司占7.71%，亚美尼亚政府占34.7%。以往亚美尼亚历来经过格鲁吉亚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每年为17亿立方米。

<sup>①</sup> <http://www.oilru.com/news/122915/>.

需要关注的是，2007年7月13日，土耳其与伊朗签署协议，准备修建2000公里的输气量为300亿立方米/年的天然气管道，2008年投资35亿美元开发南帕尔斯22、23、24号气田。其中，协议包括通过伊朗转口140亿立方米土库曼天然气天然气，绕过俄罗斯，经过纳布科进入欧洲。<sup>①</sup>除俄罗斯和伊朗外，中土天然气管道是土天然气对外出口的第三条通道。

## 五、伊朗因素

土库曼从1997年开始经过“科尔别热-库尔特古伊”管道每年对伊朗出口天然气70-80亿立方米，2009年达到100亿立方米。2008年土伊双边贸易额为30亿美元。按照2009年2月土伊新协议，土库曼斯坦计划从约罗丹气田新增对伊朗出口天然气100亿立方米，伊朗将参与该气田的开发。

伊朗和土库曼斯坦都对加入纳布科管道感兴趣，且两国关系密切，伊朗可以作为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绕过俄罗斯进入欧洲的过境国。伊朗是世界3大已探明油气储量拥有国之一。伊朗是欧佩克中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伊朗是全球第4大原油出口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挪威。但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把南帕尔斯气田天然气加入纳布科，在经济上并不合算，但可以通过供气在政治上影响欧洲。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M.苏博金认为，尽管俄罗斯、伊朗和卡塔尔拥有全球天然气储量的56%，但目前他们没有合作项目和共同的兴趣。伊朗暂时还需要从土库曼进口天然气，卡塔尔专注于出口液化天然气，俄罗斯愿意修建管道。这导致俄罗斯倚赖对欧洲出口，伊朗期待进入世界天然气市场，只有卡塔尔还算正常。因此，德黑兰计划通过纳布科管道对欧洲出口天然气，这恰好是欧洲实施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以摆脱对俄罗斯依赖所需要的。他认为，这三国互利互惠合作的基础正在于此。<sup>②</sup>

2009年5月5日，伊朗与土库曼斯坦开始敲定开发土约罗丹天然气田合同。土库曼斯坦要求在能源执行合同(EPC)框架内开发这座气田，伊朗已请求需要估算成本的技术数据。在此之前，2009年2月中旬土库曼斯坦官员代表团访问德黑兰，签署了伊朗公司开发土库曼斯坦大型约罗丹气田的协议书。<sup>③</sup>

2009年7月11日土库曼斯坦与伊朗达成协议，土对伊天然气出口从80亿立方

---

① <http://www.lawtek.ru/news/tek/37781.html>.

② 27.01.2009// [www.rusenergy.com/](http://www.rusenergy.com/).

③ 《伊朗日报》，2009年5月6日。

米增加到 140 亿立方米，新增出口量将通过 2009 年第 4 季度新建成的土伊天然气管道输送，未来还将把出口量提高到 200 亿立方米。双方同意每年从位于土库曼斯坦西部的 Korpedie 气田向伊朗供应 8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另外 6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来自位于土库曼斯坦东南部的该国最大气田 Dauletabad 气田，该气田是对俄出口的主要气源地。此前，土库曼斯坦总统表示，根据向世界市场多元化出口能源的政策，土库曼斯坦正在研究参与大型国际项目的可能性，包括纳布科管道。

2008 年 1 月 22 日伊朗外长穆塔基在保加利亚索非亚说，伊朗准备向欧盟的重要能源项目纳布科管道提供天然气。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而伊朗是世界上第 2 大天然气供应国，俄罗斯和伊朗时下都在寻找更大的市场，欧洲将作何种选择取决于欧洲自己。2008 年 6 月 2 日，伊朗石油部副部长兼伊朗天然气公司总裁卡扎伊扎德宣布，伊朗准备加入纳布科管道项目并将在当年开始建设天然气管道，把南帕尔斯气田的天然气输往欧洲。<sup>①</sup>2009 年 1 月南帕尔斯气田产量已达 1.9 亿立方米/日。该气田评估储量为 14 万亿立方米，为此，伊朗计划建设一座年生产能力为 1050 万吨的 LNG 工厂。2009 年 1 月 27 日，伊朗外交部负责欧洲事务的副部长萨法里在雅典发表演讲时说，伊朗准备与欧洲不仅讨论天然气供应问题，而且还讨论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是最重要的项目，伊朗准备与欧洲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西方需要持久的能源，伊朗愿意与西方讨论这个问题。之后，萨法里在欧洲议会宣布伊朗准备参加纳布科项目。

伊朗作为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储量国，未来完全有可能取代卡塔尔成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伊朗计划到 2014 年生产 7700 万吨 LNG，是卡塔尔目前产量的一倍。实现上述预测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停止对伊朗制裁，使伊朗在国际政治上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伊朗液化气大国梦的实现离不开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支持，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使伊朗难以获得相关技术和资金。但欧洲公司经常强调伊朗是其投资的优选国。比如，法国道达尔（Total）公司自 2008 年对 2-3 区块暂停投资后，至今仍在围绕帕尔斯的 LNG 项目与伊朗谈判，没有完全放弃合作。这一项目是把在南帕尔斯气田 11 区所采的天然气液化。2009 年 3 月 12 日，美国油气杂志评论说，道达尔被伊朗排除参与（第 11 期）南帕尔斯气田的开发，伊朗官员宣布将有另外的新伙伴加入到开发中。道达尔退出的原因部分是因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使得开发无法进一步进行。3 月 14 日，伊朗 LNG 公司与 3 家中国公司签订 26.29 亿欧元（35.5 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LNG）协议。中国进入南帕尔斯气田开发。<sup>②</sup>中国和伊朗的协议也有类似条款，

---

① <http://www.regnum.ru/news/1009662.html>.

② 这是一项旨在完成伊朗液化天然气公司第 3 条和第 4 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建造的协议，这 2 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建成以后年生产能力大约 1050 万吨液化天然气。预计 2011 年建成投产。

即“项目的实施需待伊朗所受的外国经济制裁被解除”。该项目的实施将打击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和孤立政策。但伊朗与道达尔和壳牌就类似项目仍在洽谈之中。2004年2月，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占50%）与外国公司（道达尔占40%、Pertonas占10%）签署了开发南帕尔斯11区块的合同。2008年2月决定把外方股份的12.5%出售给CNPC。伊朗决定首先由中国公司来建设LNG厂。<sup>①</sup>

2009年2月24日，德国EON开始与伊朗洽谈参与开发南帕尔斯气田LNG项目。2009年2月25日，伊朗天然气出口公司与土耳其公司签署协议：每年过境土耳其向欧洲出口350亿立方米天然气，为此两国公司将组建天然气运输公司。伊朗认为南帕尔斯管道或纳布科管道是对欧出口的两个最好的方案。<sup>②</sup>当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表示，伊朗希望土耳其能够帮助修复其与美国中断了30年的双边关系。

2009年4月2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里海能源论坛上，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萨扎基建议，环里海国家组建国际油气公司开发里海油气资源，并利用油气收入建立里海发展基金。2009年5月5日，伊朗石油部长古拉姆侯赛因·努扎里表示，伊朗欢迎德国能源公司投资伊朗石油工业。在访问德国期间努扎里还说，拥有仅次于俄罗斯的世界第2大天然气储量的伊朗完全可以在没有西方公司的参与下独自开发本国的巨大油气资源。伊朗不会停止自己的发展。伊朗目前在俄罗斯和中国公司的参与下加快发展本国的能源工业。伊朗可以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的天然气供应国。德国每年要消耗大约1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德国在欧盟成员国中是第5大天然气消费国。尽管德国政府在主要盟国的压力下限制本国公司与伊朗做生意，然而，德国在最近几年里已成为伊朗最大的进口国之一。

2009年6月23日，伊朗石油部副部长兼伊朗国家石油精炼和配送公司（NIORDC）总经理努拉丁·沙赫纳济扎代赫在莫斯科宣布，近期将对波斯湾到里海的日输油量为100万桶的“尼卡-扎斯克”石油管道进行国际招标。<sup>③</sup>伊朗已邀请俄罗斯公司递交旨在建造一条连接里海和阿曼湾的石油管道的投标材料。伊朗已结束投资20亿美元的石油管道最初研究工作，不久将进入合同阶段。

2009年7月24日，伊朗总统内贾德表示，2025年伊朗将成为里海地区能源勘探、开发和开采量第一大国。伊朗利用本国制造的海上钻井平台近期将对里海水域进行勘探，同时对里海法律地位问题与里海国家进行谈判。<sup>④</sup>

伊朗早在1996年就提出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IPI）项目，巴基斯坦

---

① <http://www.oilru.com/news/111924/>.

② <http://www.rusenergy.com/?page=news&id=101285>.

③ <http://www.rusenergy.com/?page=news&id=104630>.

④ <http://www.rusenergy.com/?page=news&id=105502>.

和印度也在寻求从伊朗进口天然气的可行性，但是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美国支持的南线跨阿富汗管道方案已经谋划了十多年，但是，由于阿富汗局势动荡，管道建设始终无法启动。另一个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方案也在推进之中。根据这一方案，管道的长度为 1400-1680 公里，从土库曼斯坦的多夫列塔巴德气田，跨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印度的法吉尔卡，输气量为 330 亿立方米/年，预计需投资 40 亿美元。

2002 年 12 月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签署建设“中央-亚洲输油管道”备忘录，拟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石油运输到巴基斯坦阿拉伯海瓜达尔港。

2005 年 1 月 17 日土库曼斯坦油气工业与自然资源部透露，由英国 Penspen 公司设计、亚洲发展银行赞助的《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建设经济技术论证》最后方案确认，土库曼斯坦同意在今后 30 年内每天向巴基斯坦供应 32 亿立方英尺天然气。亚洲发展银行 2005 年中期向土阿巴印四国提交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最后方案。

## 六、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优先选择的决策机制

2007 年 12 月，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达成天然气统一价格战略并宣布从 2009 年起按照欧洲价格出口天然气。为有效遏制中亚资源国展开多边能源外交，2008 年 3 月 11 日，“俄气”与中亚国家代表达成谅解协议，决定以“net back”原则（即欧洲平均价减去输送费和一般的“合理”利润）购买中亚天然气。但中亚国家并没有因此停止追求出口的多元化。在多元化市场形成的不同阶段，土决策机制将以不同模式运行。

**多元化市场开拓阶段。**当前，土库曼斯坦正处于能源出口多元化市场的开拓阶段，在原有的土库曼-俄罗斯方向和土库曼-伊朗方向之外，建设中国方向和追求参加对欧出口的纳布科项目。

“双边关系在极端敌对或友好的状态下受事件影响的敏感性弱，在绝对非敌非友状态下受事件影响的敏感性强。”<sup>①</sup>依照此规律，国家间的关系变化符合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因此，可以假设在多元化市场格局没有完全形成阶段，且土库曼斯坦有剩余产能可供出口的情况下，该国将剩余产能出口给不同市场将会有如下结果：

1、土库曼斯坦将剩余产能提供给老伙伴。比如提供给俄罗斯和伊朗，那么他们之间的国家关系将进一步得到改善，但关系改善的增量是逐渐减小的。其总体收益

---

① 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9 期。

变化，即国家间关系改善和天然气出口收益的综合增量也不断减小。<sup>①</sup>。

2、把剩余产能出口给新伙伴。这能使土库曼得到出口收益，同时将使土库曼获得新的国家关系，或者使原先较冷的国家间关系（迅速）升温，这将使土库曼在出口天然气的同时获得更大的总体收益（或者是一个更大的总体收益变化）。因此，土库曼更加倾向于把剩余天然气产量出口给潜在的中国市场和欧洲市场。

所以，在多元化市场没有完全形成阶段，土库曼倾向于用剩余天然气产能开辟新市场。这样会使原有市场的天然气进口总量占土库曼总出口量的比重降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土库曼与老伙伴的关系。另外，新的双边关系有可能超越旧的双边关系。

以上判断略显主观，不易令人接受。我们尝试用一个数学模型来进一步解释这种决策进程中的选择。

首先，国家间关系符合边际收益递减的曲线，则土库曼与任意国家的关系曲线可用如下函数表示：

$$R_i = \frac{2}{\pi} acr \tan \lambda_i Q_i$$

其中  $\lambda \geq 1$ ； $Q$  为出口量，且  $0 \leq Q \leq S_T$ （ $T$  代表土库曼）。

向任意国家的天然气出口比重为：

$$W_i = \frac{Q_i}{S_T} \quad (0 \leq W_i \leq 1)$$

其中  $S_T$  为某个时期的土库曼天然气产量。

向任意国家的天然气出口价格设为： $P_i$ ；

则土库曼与任意天然气合作伙伴之间的总收益可表示为：

$$U_i = W_i \times P_i \times \frac{2}{\pi} acr \tan \lambda_i Q_i,$$

或者可表达为<sup>②</sup>：
$$U_i = \frac{P_i}{S_T} \times Q_i \times \frac{2}{\pi} acr \tan \lambda_i Q_i$$

则土库曼与所有天然气伙伴之间的总收益为：

---

① 总体收益的增加值，即国家间关系收益和天然气出口收益的综合值，是国家间关系函数与天然气出口增量的乘积，在图形上表示是一块面积。

② 这样表达是为了更好的解释土库曼总收益是国家间关系曲线  $R$  在某一个定义域内与产能  $Q$  之间的乘积。

$$U_T = W_1 \times P_1 \times \frac{2}{\pi} \operatorname{acr} \tan \lambda_1 Q_1 + W_2 \times P_2 \times \frac{2}{\pi} \operatorname{acr} \tan \lambda_2 Q_2$$

$$+ \dots + W_i \times P_i \times \frac{2}{\pi} \operatorname{acr} \tan \lambda_i Q_i$$

若考虑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欧盟的四组关系，则土-俄、土-中、土-伊和土-欧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土库曼与任意国家间的关系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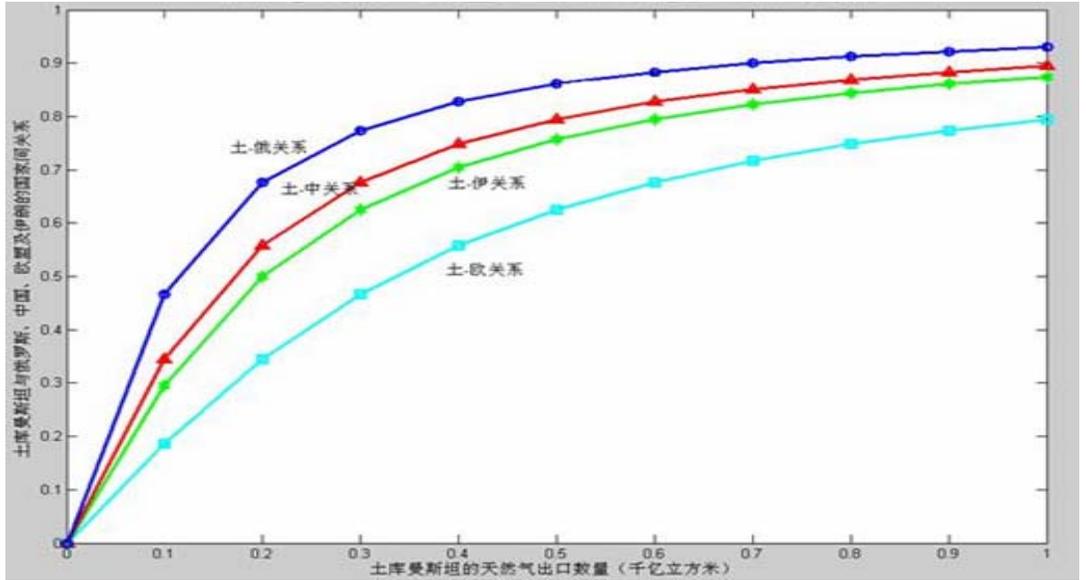


图 1 所示的四条曲线，代表着四组关系，即：土-俄、土-中、土-伊和土-欧关系。其中土-俄关系和土-伊关系在土库曼天然气出口历史上是两组老关系，而土-中关系和潜在的土-欧关系是土库曼天然气出口行为中的新关系或有意向开展的新关系。

假定一定时期内，土库曼产能在履行已有合同之后仍有剩余，且剩余产能均以 100 亿立方米为一个单位，则有以下两种情况：

1、将一个单位剩余产能追加出口给俄罗斯。则在原来的基础上， $U_T^R$  增加，但增量较小或很好，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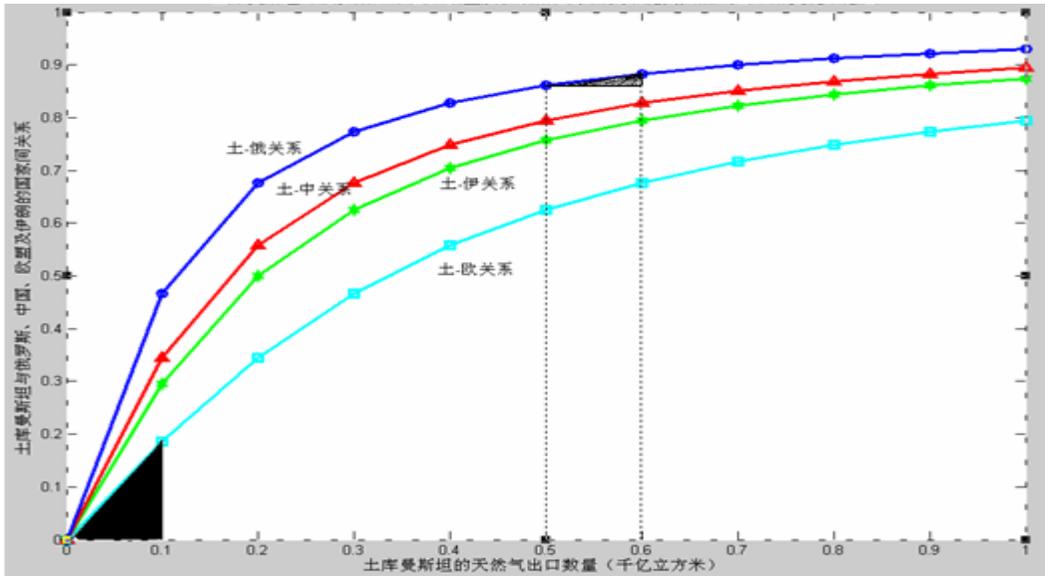
$$\sigma U_T^R = \frac{P_R}{S_T} \times (Q_R + 1) \times \frac{2}{\pi} \operatorname{acr} \tan \lambda_R (Q_R + 1) - \frac{P_R}{S_T} \times Q_R \times \frac{2}{\pi} \operatorname{acr} \tan \lambda_R Q_R$$

2、将一个单位的剩余产能出口给原先没有合作关系的欧洲（或刚展开合作的中国市场），即原有的  $Q_E=0$ ，则：

$$\sigma U_T^E = \frac{P_E}{S_T} \times (Q_E + 1) \times \frac{2}{\pi} \operatorname{acr} \tan \lambda_E (Q_E + 1) - \frac{P_E}{S_T} \times Q_E \times \frac{2}{\pi} \operatorname{acr} \tan \lambda_E Q_E$$

$\sigma U_T^R$  和  $\sigma U_T^E$  在图 2 中有所显示。

图 2 土库曼与俄罗斯、中国，欧盟及伊朗的国家间关系  
随其天然气出口的变化示意



$\sigma U_T^R$  (用剩余产能追加出口俄罗斯的总收益增量) 是较小的阴影部分,  $\sigma U_T^E$  (用剩余产能与欧洲建立新的天然气贸易的总收益增量) 是较大的阴影部分。由图 2 所示, 可知土库曼将剩余产能出口给新市场时, 其总收益变化大。所以, 在多元化市场格局没有完全打开的情况下, 土库曼倾向于将剩余产能出口给新市场。

因此, 针对上述情况, 西方学者早就指出: 一个集团中, 存在着偏向于提供低于最优水平的“集体物品”的可能。而且, 提供的“集体物品”离最优水平越远, 意味着成员数量越多, 集团中原本获取最多“集体物品”的成员, 在集团中所占的“份额”趋小, 也可以解释为重要性就越小。<sup>①</sup> “造成这一低于最优水平的倾向的原因是, 根据集体物品的定义, 一旦集团中的任一个体为自己提供了集体物品, 就不可能把集团中的其他成员排除在对这种集体物品的享用之外。……”<sup>②</sup>

### 多元化市场完全形成阶段。

① 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995 年, 第 25 页。

② 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第 29 页。

情形 (A): 购买价格均等。可以假定在一定时期内, 所有管道总运力固定的条件下:

- 1、任何一个出口方向的需求量为  $Q_i$  ( $i$  代表出口方向数量);
- 2、该国满足所有合同规定下的总供应量为  $S_T$ , 且  $S_T = Q_1 + Q_2 + \dots + Q_i$ 。<sup>①</sup>
- 3、结合实际情况, 合同签署后一定时期内的价格不变, 且各方购买价格均为市场平均价格  $P_a$  ( $a$  代表平均价格标示);
- 4、各市场的天然气购买合同需求量占  $S_T$  的比重为  $W_i$ , 即

$$W_i = \frac{Q_i}{S_T}$$

结合以上假设可构建该国在满足所有合同规定下的天然气销售总收益的函数为 (该情况下, 总收益可直接用  $R$  表示):

$$R_T = \sum_{n=i} R(Q_i) = (W_1 Q_1 + W_2 Q_2 + \dots + W_i Q_i) P_a$$

在这种市场情况下, 其天然气产能有可能少于所有合同规定下的总供给量, 即实际的总供给量  $S < S_T = Q_1 + Q_2 + \dots + Q_i$

所以, 土库曼斯坦将根据收益大小, 做出有所取舍的出口决策: 考虑优先满足某一方向的市场, 同时考虑对其他市场方向的违约 (减少供给或断供)。但此时的总供给  $S$  也必将是所有市场得到的实际进口量, 即  $S = Q_1^* + Q_2^* + \dots + Q_i^*$ 。

若某一个时间段, 土库曼斯坦出现产能不足, 即  $S < S_T$  时,

依照  $R_T = \sum_{n=i} R(Q_i) = (W_1 Q_1 + W_2 Q_2 + \dots + W_i Q_i) P_a$  进行分析得出: 在实际

产量不能满足所有合同需求量总数的情况下, 土库曼斯坦将优先满足在合同规定下需求量最大的市场, 放弃最小市场, 然后依照实际生产能力, 再作出放弃次小市场的决定。

情形 (B): 购买价格不等的情况。此时, 各方购买价格不可能一致, 函数需表达为:

$$R_T = \sum_{n=i} R(Q_i) = W_1 Q_1 P_1 + W_2 Q_2 P_2 + \dots + W_i Q_i P_i$$

此时, 若土库曼斯坦想要得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并不能贸然采取优先满足  $W_i$  最大的策略, 但放弃最小的  $W_i$  方向还是既定的。此时, 在购买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购买价格与需求量的大小, 即“价格需求系数”, 将在未来共同影响土库曼斯坦在产能不足情况下的出口决策。经过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各方向的需求量比价格更具

<sup>①</sup> 这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所有管道均处于通气运营状态; 天然气资源不同于石油资源容易储存, 其采后需立即得到消费。所以,  $S_T = Q_1 + Q_2 + \dots + Q_i$  ( $T$  代表土库曼)。

有影响力。原因是，就算价格非常高，但需求很低，也不足以在出口者产能不足的情况下促使其作出优先满足该方向需求的决策。

## 七、设想的中国对策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应适时作出积极反应，以保证中土能源合作按照合同要求顺利进行。对策方案的总原则是：

1、不断扩大从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进口量，这可增加或至少维持在土库曼天然气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

2、在购买力允许的情况下，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可考虑为多购买的每百亿单位天然气准备一份“额外支付金”，但并不意味着要立即支付。

需要强调，中国最好仅为增购的天然气部分支付更高价格，其最终购买总价，则是在原基准购买价（最初的进口量价格）基础上形成一个加权进价，以尽可能降低购买成本。同时，以高于原先价格增购的天然气所带来的影响，可使出口方认为等同于自己开辟了新的天然气市场。

所以，在土库曼斯坦产能允许情况下，且在中国购买力充足情况下，中国从土库曼斯坦购买天然气的总价格可以表示如下：

$$P_C = W_1 \times P_1 + W_2 \times (P_1 + E_1) + \dots + W_{n+1} \times (P_1 + E_n)$$

$W_i$ ，代表每次天然气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比重

$n$ ，代表中国第  $n$  次新增加的天然气进口

$E_n$ ，代表中国为每次新增进口所需支付的“额外支付金”

且“额外支付金  $E_n$ ”符合边际成本递增，即符合

$$E_n = x^a \quad (0 < x < EO_T ; a \geq 1)$$

最终，进口总价与天然气购买总量将形成一个更高的“中国价格需求系数”，即  $f_C = P_C \times Q_C$ 。结合经济学理论中对声誉机制的相关阐述，更高的“中国价格需求系数”将是保证中土能源合作合同得到长期履行的最重要机制。

规避垄断原则。西方学者指出：“每个寻求集体物品的集团都面对着一个不同的成本函数。然而在每种情况下都不变的是，总成本函数会上升，因为集体物品肯定和非集体物品一样，取得越多，总成本越高。……”<sup>①</sup>所以，这种策略并不是可以无止尽的，原因主要有：购买力限制使“集体物品”基本没有可能转化为“非集体物品”；同时，若垄断购买土库曼斯坦天然气，意味着垄断该国整体能源开发，这样做

---

① 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 19 页。

成本过高，也意味着风险更大。

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分别是“俄气”出口的气源国和过境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土库曼斯坦关系的恶化成为纳布科管道进入实施的推动力量。若“俄气”采取“多买多支付”的原则来扩大自己对中亚天然气的影响力，俄罗斯就能够阻止纳布科项目实施，掌控对欧洲和亚洲天然气供应路线。这无疑是不经济的，加价再转卖天然气的风险巨大。实际上，在全球金融危机到来之前，俄对中亚能源战略就潜藏着危机因素：在向中亚承诺“最具吸引力的”价格的同时，“俄气”也承担着高风险。中国应利用地缘政治经济和终端消费市场的优势，综合考量各方博弈因素，灵活运用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运力对产能的制约，从南向北逐年适当增加中亚天然气进口量。

---

**【Abstract】** Turkmenistan recently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EU-Russia energy strategies. Turkmenistan has seek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ipelines routes that wants to break Russia's monopoly on its gas transportation and sells its gas with world market prices. The comprehensive impacts of external actors, such as Russia, China, EU and Iran, will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of Turkmenistan's decision-making on gas issues.

**【Key Words】** Pipelines of Middle Asia, Russia, China, Nabucco, Iran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Трубопроводы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Россия, Китай, Набукко, Иран

---

（责任编辑 姜睿）

##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及中国的能源安全 —— 地缘政治视角的分析

张 耀\*

**【内容提要】**能源安全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焦点问题。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最安全最主要的内容之一。目前中国把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作为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既有坚实的客观物质基础，也有与之相符的主观合作愿望，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从长期来看，这种合作并不仅仅是中国与中亚之间经济互利的需要，更有地缘政治利益上的考量和需要，对于未来中国的能源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 中亚 能源合作 能源安全

**【中图分类号】**D822.3.3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6-0116-(13)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能源局势波诡云谲、跌宕起伏，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大起大落、惊心动魄，在这种大背景下，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话题。近年来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通道中，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早在1993年，中国就已经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几乎是在不经意间，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最安全最主要的内容之一。目前中国把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作为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能源合作中取得较大成果的领域。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既有着坚实的客观物质基础，也有着与之相符的主观愿望。就长期而言，这种合作并不仅仅是中国和中美之间经济互利的需要，更有地缘政治利益上的考量和需要，对于未来中国

\* 张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在职博士研究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的能源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sup>①</sup>

## 一、中国和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基础

中国与中亚国家是陆地邻国，古老的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历史纽带，双方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自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相继独立以后，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便日益发展，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更成为一个亮点，而这种能源合作是有着深厚的基础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是个“贫油国”。经过艰苦努力，尤其是大庆油田开发后，在 1960 年代初期中国石油实现了自给，在 1970-1980 年代还一度成为石油出口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现代石化工业迅速崛起，现在全国已经形成了 24 个大型油气生产基地，已建成年产原油超过两亿吨和年产天然气超过 1000 亿立方米的生产能力。<sup>②</sup>

虽然中国是世界能源生产大国，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油气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2008 年，中国的原油产量达到 1.897 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4.8%，天然气产量相当于 6850 万吨石油当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2.5%。但中国的石油已探明可开采储量是 21 亿吨，仅占世界总量的 1.2%，按照现在的年产量只够开采 11 年。天然气的已探明可开采储量是 2.46 万亿立方米，也只占世界总量的 1.3%。<sup>③</sup>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各种能源的需求日益加大，石油等能源资源进口的数量与日俱增，中国的能源形势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所需石油消费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国内石油生产的增长速度。1993 年，中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在此之后，中国的石油进口一直快速增加（参见表 1）。

---

① 能源的概念本身是比较广义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核能、水能、太阳能等皆属于能源范畴。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情况，本文研究所涉及的能源主要是指石油和天然气。本文研究涉及的对象是中亚 5 个国家中能源资源较丰富并与中国有较多能源合作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3 个国家。

② 中国能源网，《中国油气工业潜力与挑战共存》，<http://www.china5e.com/show.php?contentid=51479>。

③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

表1 1993年以来中国石油的供需情况 单位:万吨

年份	石油消费总量	原油生产总量	石油净进口总量
1993	14721	14517	982
1994	14956	14608	290
1995	16065	15005	850
1996	17436	15733	1388
1997	19692	16074	3384
1998	19818	16100	2913
1999	21073	16000	4381
2000	22439	16300	6974
2001	22838	16396	6490
2002	24780	16700	7141
2003	27126	16960	9741
2004	31260	17420	14365
2005	31104	18080	1361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5年)整理。

到2008年,中国的石油消费已增加到3.757亿吨,占世界总消费的9.6%,原油总进口量也达到了创纪录的1.788亿吨,扣除少量出口,净进口量为1.751亿吨。<sup>①</sup>

中国石油资源问题日益严重并不仅仅反映在绝对数量上,而且反映在能源对外依赖度越来越大(参见表2)。

表2 中国石油生产进口和进口依存度的统计与预计

年份	产量/亿吨	年消费量/亿吨	年进口量/亿吨	进口依存度(%)
1991	1.410	1.238	-0.172	
1992	1.421	1.335	-0.086	
1993	1.452	1.472	0.020	1.36
1994	1.461	1.496	0.035	2.33
1995	1.501	1.606	0.105	6.54
1996	1.573	1.744	0.171	9.80
1997	1.607	1.969	0.362	18.38
1998	1.610	1.982	0.372	18.77
1999	1.600	2.113	0.513	24.28
2000	1.630	2.115	0.485	22.93
2001	1.650	2.300	0.650	28.26
2002	1.670	2.390	0.720	30.13
2003	1.70	2.520	0.9735	38.63
2005	1.80	2.80	1.00	35.71
2010	1.95	3.40	1.45	42.64
2015	1.90	3.98	2.08	52.26
2020	1.55	4.84	3.00	61.9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1》,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历年《海关统计》,中国经济信息网。单卫国:“中国石油:事关战略安全”,《世界知识》2002年第21期,其中2010年以后数字为预计。

①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

透过上面两个表格我们可以了解目前中国能源供需状况的一个总体概貌，可以看到，未来中国的能源供求形势相当严峻。

中国正在从战略和策略等多个层面来应对在能源领域所面临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挑战。2007年12月，政府发表了《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详细阐述了中国目前能源发展的状况、面临的能源问题以及未来的能源政策等，可以说是当今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基本展示。在谈及解决未来中国能源问题的策略时，白皮书把大大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认为“必须加强能源出口国与消费国、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实现能源供应全球化和多元化，保证稳定和可持续的国际能源供应，维护合理的国际能源价格，确保各国的能源需求得到满足。”<sup>①</sup>

与中国能源形势相对严峻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亚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能源资源非常丰富。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其能源产业的发展也越来越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石油与天然气产量和出口量节节攀升。

表3 哈萨克斯坦从1998-2008年的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数据

	石油产量（百万吨）	天然气产量（十亿立方米）
1998	25.9	7.2
1999	30.1	9.0
2000	35.3	10.4
2001	40.1	10.5
2002	48.2	10.2
2003	52.4	12.6
2004	60.6	20.0
2005	62.6	22.6
2006	66.1	23.9
2007	68.4	26.4
2008	72.0	30.2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

石油和天然气是哈萨克斯坦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2008年哈萨克斯坦的7200万吨石油产量中，本国消费仅1090万吨，其余主要供出口。2008年哈萨克斯坦302亿立方米天然气产量中，本国消费为206亿立方米，其余约100亿立方米供出口。<sup>②</sup>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哈萨克斯坦已探明的石油可开采储量为53亿吨，占世界总量的3.2%，已探明可开采天然气储量为1.82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1%。

① 白皮书全文参见中国政府网站，[http://www.gov.cn/zwgc/2007-12/26/content\\_844159.htm](http://www.gov.cn/zwgc/2007-12/26/content_844159.htm)

②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

假如按人口计算，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按照哈萨克斯坦现在的生产能力，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可继续开采约 70 年，天然气可继续开采约 60 年。

①

乌兹别克斯坦则是天然气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据最新统计，2008 年，乌兹别克斯坦已探明可开采石油蕴藏量为 1 亿吨，天然气蕴藏量为 1.58 万亿立方米，同年石油产量为 480 万吨，天然气产量为 622 亿立方米。同年石油消费量为 550 万吨，天然气消费量为 487 亿立方米。<sup>②</sup>由此可见，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具有相当的出口潜力。

土库曼斯坦绝大部分土地是沙漠，但地下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据统计，2008 年，土库曼斯坦已探明可开采石油蕴藏量为 1 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7.94 万亿立方米，石油产量为 1000 万吨，天然气产量为 661 亿立方米，而石油消费量仅为 550 万吨，天然气消费量为 190 亿立方米。<sup>③</sup>近几年来，土库曼斯坦每年都出口 450 亿到 500 亿立方米天然气，前景非常看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未来需要进口足够的石油天然气来满足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也需要以出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来保障，这就使得比邻而居的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合作方面客观上有着天然的互补基础。

同时，与中国政府主张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本国的能源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的能源政策相类似，中亚国家也大都把国际能源合作作为本国发展的基本政策。作为内陆国的中亚各国，出海口的缺乏制约着它们的能源出口，其能源出口依赖过境俄罗斯等国。中亚国家的能源出口不仅渠道和合作伙伴较单一，而且均需要交纳高额的费用。因此，增加稳定、安全的出口渠道，特别是打通面向东方、面向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和亚洲市场，无疑是这些国家的能源战略目标之一，

2006 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了题为《跻身世界 50 名最具竞争力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年度国情咨文，咨文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涉及到能源发展战略问题，强调哈萨克斯坦要在世界能源消费国中树立一个可靠的能源供应国的形象。咨文认为，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哈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能源是哈经济的支柱产业，以能源为契机，开展能源领域的地区合作和国际合作，可以提升哈在欧亚地区的经济地位，促进地区经济合作。要吸引外资，尤其是要吸引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加入哈油气田的开采以及能源产品的深加工，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加强

---

①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

②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

③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

能源业的国际交流合作。<sup>①</sup>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也曾于 2000 年颁布总统令，制定了吸引外资勘探及开采石油、天然气的措施，为吸引外资进入共和国经济领域创造便利条件，为引入从事勘探油气的外国公司提供优惠条件等。

土库曼斯坦由于是一个深居大陆内部的内陆国家，其能源产品必须经过邻国领土才能进入世界市场，因此加强与邻国的能源合作，包括能源管道运输工程的建设，也是土库曼斯坦的基本政策。

由此可见，出于各自发展的需要，中国和中亚都有开展国际能源合作的愿望。

另外，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和中亚国家具有天然的便捷条件和优越性。中亚国家都是内陆国家，四周被陆地包围，没有出海口。因此，要实现能源出口的多元化战略，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获得多方向的出口通道以及出海港口、与世界市场建立紧密的联系，而这必须通过与邻国合作才能达到。中哈两国互为陆地邻国，从地缘条件来看，哈萨克斯坦能源的主要出口方向，向北有俄罗斯市场和原苏联时期的管道系统，向西通过里海高加索地区可连接欧洲大市场，向南通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可到达能源需求同样迅速增长的新兴发展国家印度，而中国则是哈萨克斯坦的能源东向出口之路。由于向西和向南的途径在地缘政治上都有着动荡的隐患，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向北严重依赖俄罗斯又是哈萨克斯坦能源发展战略希望摆脱的局面，因此，大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便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有利的选择。中国本身就是个能源需求大国，是哈萨克斯坦能源出口的重要对象国。另外，通过与中国相连接的铁路公路和油气输送管道系统，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资源可以直抵中国东海岸，并直接进入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从长远而言，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向亚太地区的出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从地缘政治层面分析，中哈两国的能源合作和能源通道建设，不涉及其他国家，也避开了一些具有潜在安全威胁的动荡地区，是解决两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捷径。

综上所述，无论是客观基础还是在主观愿望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都具备了开展能源合作的基本条件。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成果

中国与中亚国家不但具备了能源合作的基本条件，而且已经在这种合作中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

<sup>①</sup> 参见李晓春：“哈萨克斯坦打造多元能源合作空间”，《环球时报》2006年2月20日。

## 1、中哈能源合作

首先是在上游产业领域（包括勘探，开发，投资等领域）的合作<sup>①</sup>。1997年9月，中哈两国签订了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政府间协议，中国石油企业正式开始进入哈萨克斯坦能源市场。1997年，中石油公司在竞争中成功获取了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油田和乌津油田的开采权，从而为中国能源企业在后续的合作和市场开发方面积累了经验。当时，中石油公司以1.5亿美元购买了阿克纠宾斯克油气股份公司60.3%的股份。2003年6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又签订了购买阿克纠宾斯克油气股份公司25.12%股份的协议。至此，中国控制了阿克纠宾斯克油气股份公司85.42%的股份。接过管理权以后，中石油公司在哈已经投资近7亿美元。2000年后国际能源市场价格迅速回涨，使得该公司得以抓住这一有利的发展时机，迅速扩大了石油生产和出口的数量，由1997年的280万吨增长到2003年的465万吨。按计划，2005年的采油量可达到700万吨、天然气产量将达到55亿立方米。经过几年努力，目前该公司已赢利2.7亿美元。仅2002年中方就运回份额油100万吨<sup>②</sup>。

2003年3月，中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与英国天然气国际有限公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BG国际公司达成协议，收购后者在哈萨克斯坦北里海项目1/2权益。另外，2004年，中石化国际工程公司也开始进入了哈萨克斯坦的油气勘探市场，利用中方的技术和设备向哈萨克斯坦方面提供工程技术服务。

2005年10月，中石油旗下的中油国际公司又以每股55美元、共计41.8亿美元全面收购了该公司的股份，全资收购了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使得中哈油气合作跨上了新的台阶。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是在加拿大注册的较大型的石油公司，在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多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其油气田、炼油厂等资产全部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年原油生产能力超过700万吨。<sup>③</sup>

其次，在能源产业的中游领域，即石油天然气资源的运输系统方面，中哈两国的合作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1997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双方共同提出了修建石油管道计划。从1997到1999年，两国完成了管道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最初计划，整个中哈石油管道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段从阿特苏到肯基亚克；第二段从肯基亚克到阿塔苏；第三段从哈境内的阿塔苏到中国新疆的阿拉山口，整个管道全长3000多公里。2004年5月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华时，中哈双方决定正式开

---

① 一般而言，能源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上游（主要是勘探开采开发等部门）、中游（主要是运输）和下游（主要是分配、储藏、加工等部门）。

② 周吉平：“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走出去’的实践与经验”，《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

③ 新华网：“中石油集团41.8亿美元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8/23/content\\_3390869.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8/23/content_3390869.htm)。

始建设中哈石油管道。2004年5月17日，中石油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签订了《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塔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阿拉山口原油管道建设基本原则协议》。当年7月，中哈原油运输合资公司正式成立，双方各持有50%的股份。同年9月28日，中哈石油管道“阿塔苏—阿拉山口”段正式开工修建。2004年9月，工程正式开工，2005年11月管道竣工。它西起哈萨克斯坦的阿塔苏，东至中国的阿拉山口，设计年输油能力2000万吨。中哈双方共同为中哈石油管道建设提供了7亿美元资金。按照协议，管道运营初期年输油1000万吨，2010年升至2000万吨。2006年5月25日，中国—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正式对华输油。当天凌晨3时10分，原油开始抵达中国新疆阿拉山口计量站。这是中国首次实现以管道方式从境外进口原油。

## 2、中乌能源合作

乌兹别克斯坦在天然气资源方面具有相当潜力，同时，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正好处于所有中亚国家的中间，因此很多跨国油气运输管道都必须经过乌兹别克斯坦领土，而这些正是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开展能源合作的重要领域。

2005年，中国能源企业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开始两国能源合作的多个项目。当年7月，中石化集团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国有石油及天然气公司签署了一项合作备忘录，中石化计划启动数额为1.06亿美元的在乌兹别克斯坦勘探、恢复和开发油田的长期计划，主要地点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沙夫卡特和麦德奇托夫地区。中石化的分支机构——东升公司将参与合作，并与乌兹别克斯坦国有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建立一家合资公司。

2008年，两家中国公司——中油技术开发公司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积极参与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建设，已向乌提供了价值2.1亿美元的勘探钻井设备。

2008年，乌兹别克斯坦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又计划与中石油公司创建联合企业“Asia Trans Gas”，建造和使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天然气管线，按计划2009年12月31日完成第一条管线建造工作，2011年12月31日完成第二条管线铺设。

2009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又和中国的有关公司达成协议，将在2010年组建3个能源生产合资公司，总投资为2500万美元。这3个能源合资公司计划在2010年上半年开始运营。其中一个为主要生产用于油气部门和钻井作业设备的合资公司，一个为专门生产大口径塑料管道的合资公司，第三个则为专门生产滴灌系统的合资公司。<sup>①</sup>

---

<sup>①</sup> 中国石化新闻网：“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计划明年组建3个能源合资公司”，<http://www.sxcoal.com/chemical/670938/articlenew.html>。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能源领域中最重要合作项目可能就是中国宏大的中亚天然气管道计划。按照中国与中亚有关国家的能源合作协议，今后，中国将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口大量的天然气，因此投资兴建通过这三国领土的天然气管道。该中亚天然气管道西起土库曼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穿越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在中国新疆霍尔果斯入境。管道全长 1801 公里，按双线并行方式铺设，由中石油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公司、哈萨克斯坦油气公司成立天然气管道合资公司共同建设。该管道工程已经于 2008 年 7 月开工修建，2009 年年底前建成，并将于 2010 年实现双线通气。在此后的 30 年运营期内，每年将从中亚地区向中国稳定输送至少约 3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该管道进入中国境内后将与中国的西气东输工程相衔接，把来自中亚的天然气输往中国经济发达、对能源需求巨大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因此可以说是中乌两国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合作项目。

### 3、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能源合作

近年来，中土两国在能源领域迅速开始了合作进程，主要集中在修建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和中国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的问题上。

2006 年 4 月，中土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库曼斯坦政府关于实施中土天然气管道项目和土库曼斯坦向中国出售天然气的总协议》。2007 年 7 月，双方又在北京签署了中土天然气购销协议和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天然气产品分成合同。根据协议，中土天然气管道西起中亚最大河流之一的阿姆河之滨，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通向中国的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包括中国境内的管道管线总长度约 1 万公里。该管道已于 2009 年年底前开始输气。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曾经视察中土天然气管道的建设，要求中土天然气管道如期建成。管道建成后，土库曼斯坦将在 30 年内每年向中国提供 300 亿立方米天然气。2007 年 8 月 29 日，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合作项目开工仪式在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地区正式举行。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已于 2009 年 12 月建成并投入试运营。

2007 年 7 月 17 日，中石油公司分别与土库曼斯坦油气资源管理利用署和土库曼斯坦国家天然气康采恩在北京签署了中土天然气购销协议和土库曼阿穆河右岸天然气产品分成合同。根据协议，在未来 30 年内，土库曼斯坦将通过规划实施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向中国每年出口 3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为此将建立阿姆河天然气公司和中亚天然气管道公司。目前，该项目已形成两套输气方案：一是从土国出境后直接穿越哈萨克斯坦进入中国；二是经由土库曼斯坦的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到哈萨克斯坦，然后进入中国。

以上事实表明，十多年来，中国与中亚在能源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在未来，这种合作在彼此间有着良好客观基础和主观愿望的背景下前景十分广阔。

### 三、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和中国能源安全

近年来，随着中国面临的能源形势越来越严峻，能源安全成为我国政府、企业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议题。

#### 1、中国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辨析

能源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诸多因素，中国学者吴磊认为，这种安全的“内涵是合理价格水平范围内能源的可靠、安全和稳定供应以及需求保障”<sup>①</sup>。能源安全问题涉及经济、政治、贸易、金融、地理乃至环境等诸多因素。笔者认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互利互惠外，地缘政治意义非常突出，这种地缘政治因素存在于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过程中的许多方面。

首先是上游领域的能源供应安全。一个国家能不能得到维持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运转以及军事力量有效行动所需的能源资源，是最基本的能源安全问题。这种供应可以来自于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但必须是可靠和稳定的。当然，在和平时期和在战争时期，这种基本安全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有所不同。和平时期更多是考虑本国生产以及通过贸易手段从他国进口能源；而在战争时期，除了考虑本国生产的安全以外，还可能以强力夺取他国的资源并且以强力阻止敌对国家获得能源。

供应安全问题还包括尽可能保证本国的能源产地的安全，以及尽可能稳定地获得可靠的进口能源来源。对于能源的来源和产地，最好是选择政治经济稳定的地区，并且做到来源地域多元化，这样可以分散风险，以防止单一的能源来源地一旦出现动荡影响能源进口。我国目前的状况是能源进口来源比较单一。目前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地主要是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按能源进口数量排序，居前 5 位的国家分别是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安哥拉和俄罗斯，其中三个国家地处中东海湾地区，一个在非洲地区，一个是欧亚大陆邻国。众所周知，中东和非洲地区向来是国际政治军事冲突不断、战乱频繁的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一直是各种国际力量明争暗斗、较量争夺的竞技场，因此我国在这一地区的能源权益很容易受到威胁和损害。虽然为了降低我国能源进口来源单一化的消极影响，我国提高了能源来源地多元化的程度，但是近期从中东进口能源的比例仍然难以下降。

其次是中游领域的能源运输安全和通道安全，这个问题涉及进口能源通道和海运通道两个方面的安全问题。现在我国陆上能源运输通道有限，与俄罗斯等上海合

---

<sup>①</sup> 吴磊：《中国能源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 页

作组织成员国合作修建的陆地输送管道很多还处于计划之中，还没有完全发挥效用，绝大部分进口能源需要通过海上通道运到国内。大多数进口能源必须由中东、非洲、美洲等地通过海运输入我国。这些海运通道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好望角等诸多世界海洋咽喉之地，而这些咽喉之地很多都处在与中国有潜在地缘政治冲突危险的国家的海权控制之下，有的还处于海盗活动猖獗地区，中国目前的军事力量在关键时刻尚无力对这些海上运输要道发挥保护作用。陆地运输管道缺乏，海上运输通道存在诸多隐患，是目前我国面临的非常严峻的能源安全问题。

国际局势的各种动荡与争端对我能源安全也会产生消极影响。虽然当今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之下，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并没有消失，甚至有加强之势。目前中国本身面临着诸多周边安全问题，比如我国台湾问题尚难在近期内解决，南海和东海海洋权益争端有愈加复杂化的趋势，另外我国还与一些周边国家存在着领土争端，因此我国的国际政治、军事环境也还存在着在一定时期内恶化的可能，这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能源安全。而由于我国对外能源依存度不断提高，能源安全问题本身也会被潜在敌对或竞争国家利用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因为能源本身就是一种“武器”。某大国在我国周边地区建立了众多的军事基地，其军事力量在我东南西三个方向形成包围威慑之势，我国大部分进口能源输送线路都在这些军事基地的监控之下。另外我们也可发现，只要是较为重要的能源产地，一般都会有多种国际势力参与角逐，这与我国的能源安全也息息相关。

中国的能源安全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上述所举只是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能源安全链条的上游、中游和下游所有领域，体现出中国目前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是全方位的。

## **2、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意义**

首先，可以使中国获得稳定的能源进口渠道。目前中国每年进口原油接近 2 亿吨，据估计在未来将达到 4 亿吨左右，而从目前中国的主要能源进口来源中东海湾地区和非洲地区来看，显然无法继续大规模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份额，中国必须获得新的能源进口渠道。中亚国家都是中国的陆地邻国，而且与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安全还是国际事务方面都有许多共识。这种良好政治关系的保持，使得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能够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推动和保障，并且这种合作可以建立在战略高度，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稳定实行。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但愿意与中国进行合作，而且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能源资源，这就为中国获得稳定的能源进口渠道和足够的能源进口数量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而这种保障是很难从其他地区的国家得到的。

其次，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能源进口国，每年进口的能源数量和金额总值都为数巨大，但是在世界各大能源进口国家中，中国的能源地缘政治地位却是比较弱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同时又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政治经济影响力遍及全世界，其军事强制执行能力在世界上更是首屈一指。因此美国的能源进口，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地缘政治方面的威胁。对于向美国出口的主要能源供应国，美国几乎都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使其维持与美进行能源合作的政策。即便出现特殊情况，美国也能动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制执行自己的战略和政策。而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国几乎都处于中国没有太大政治经济影响力、更没有军事强制执行可能性的地区，比如海湾地区的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和非洲地区的安哥拉、苏丹、尼日利亚等国。这些国家现在虽然执行与中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其现任政府也都与中国保持正常的友好合作关系，但是一旦发生地缘政治的剧烈变动，中国几乎只能被动地接受后果，很难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如果这种变动导致对方的外交和能源战略发生重大变动，中国也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而中亚国家是中国的近邻，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代，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传统联系，即便国内发生重大政治变动，一般也不会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发生根本变化。比如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国家与中国发展了友好双边合作关系。2005年发生颜色革命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尽管通过街头政治更换了政府，但也没有改变与中国友好合作的关系和政策。中国与这些国家山水相连，腹背相依，与它们的合作使得中国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第三，可以大大促进我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的实行。目前中国的能源进口渠道还比较少，容易受到国际能源局势动荡的影响。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越来越深入，中国从中亚进口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将越来越多，一旦在建的各条油气输送管道全部完工并且满负荷运转的话，理论上中国将拥有从中亚进口2000万吨以上石油（中哈管道2000万吨）和1000亿立方米以上天然气的潜力，这还不包括将来可能的俄罗斯通过中亚地区的管道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的数量。如此将可以大大分流中国从海外进口能源的渠道，我国进口能源的渠道将更为分散，更为平均，使得我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成为现实。

第四，可以使中国获得更为安全的能源通道，缓解海上运输受制于人的安全困境。现在中国的能源进口主要来自与中东和非洲地区，而这些地区的能源运回国内主要依靠海运，尤其是依赖非常固定的几条航线，比如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中国大陆，或者是非洲沿岸—好望角（北端可走苏伊士运河—红海—亚丁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中国大陆，而这些航线即使在平时也经常会出现海盗抢劫滋事，一旦遇到战争等不测事件，更是容易被潜在

的敌对国家封锁和控制，从而掐断中国的能源海上生命线。而中国与中亚进行的能源合作，进口能源全部通过陆地管道运输或者是铁路与公路的运输，不经过第三国，更不经过中国无力控制的海上航线。这些陆上运输通道大都深居亚欧大陆腹地，即便中国一旦处于战争或冲突局面，相对而言，保护这些中国周边陆上运输通道的可行性要大得多。

另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可以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和中亚国家除了有着各种双边友好关系外，还都属于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在政治和安全合作上卓有成效，但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一直进展不大，迫切需要通过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推动中国与各成员国的能源合作，有望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突破口，并带动贸易、交通、运输、化工、机械等相关领域的合作，从而使得各国利益纽带更加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更加得到加强。而上海合作组织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就将使得我西部周边环境得到良好的保障。

---

**【Abstract】** Energy security is a focal issue in today's world. In a stage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needs for energy are increasingly growing and energy securi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for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t present, China takes various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solve energy security problems, among which the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China's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s a solid material basis and a subjective desire for cooperation as well, which has led to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long term,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is not only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but also agrees with mutual 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ir interests and need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future energy security.

**【Key Words】** China, Central Asia, Energy Cooperation, Energy Security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

（责任编辑 黎兆）

## 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创新合作： 目标、策略与前景\*

尤利·列别捷夫\*\*

---

**【内容提要】** 21世纪，创新型企业的高新技术上的优势构成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在这个领域，俄罗斯与中国在技术发明和经济发展环境上互补性明显。而上海合作组织为这种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目前，通过以“Chief Group”为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掘出俄中创新合作中更为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 创新型企业 中国 俄罗斯 “Chief Group”

**【中图分类号】** D814.1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6-0129-(3)

---

在21世纪，高科技的工业应用是全球经济中大多数企业成功发展的主要途径。因此，创新型（风险型）企业正快速地发展着，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平台也转向了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这也是创新技术的基础。

1、创新型企业的主要优势在于他们有能力为知识产权提供国际以及国家权利，这就为新技术提供了独占权，并使企业在高技术投资上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

2、高新技术的设计者们拥有的行业秘密也增强了这类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因此，近些年来领先的公司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也大大地提高了。专利税只是对高新技术投资的另一种形式。

3、第三个重要的竞争优势在于这些企业有能力加快高新技术的发展，并且能够提高高技术产品在本国乃至国际市场上的比重。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GJW039）的中期成果。

\*\* 尤利·列别捷夫，国际财团“Chief Group”董事长，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先锋创新”总干事。

如果说，我们所说的第一个优势是由高新技术的发明者们提供的，比方说，在俄罗斯，那么第二个优势则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工业的基础结构以及销售经验，中国就展示了这种优势，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间。

因此，将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彼此所拥有的竞争性优势结合起来是完全符合逻辑的。那样，我们就可以在为市场提供现代产品上互相合作，并且将具有全球水准的高科技产品打入第三国的市场。

现在中国的创新体系正在快步地成为自主创新技术的主导，并且成功地引进了许多国外的高技术。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对中国开发的最新技术都非常感兴趣。

我们以任意一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料来源利用为例，我们如果在这个国家建立联合高技术企业，将有利于将创新型产品投入上合组织成员国市场，进而进入全球市场。

让我们一起设想一下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进行创新合作的前景。现在我以俄罗斯创新国际财团“Chief Group”的俄中创新合作为例：

我们的财团是俄罗斯最大的企业联合，它是俄罗斯最新技术商业化领域内的整合。这个财团联合了八十多家俄罗斯国内外的企业。

2008年1月份，我们的财团与一批中国的创新企业的管理部门就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签署了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这一协议启动了一个以俄罗斯最新技术为基础的，包括156家中国的高新技术联合企业的计划。

中俄在创新领域内合作的新战略的目的如下：

整合我们的竞争性优势，利用具有全球水准的高技术产品共同进入第三国市场。

为此，我们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中国控股的高新技术公司“创新的先驱者”，这家公司拥有百分之百的俄罗斯资金股本，以及200个最新技术的知识产权。从2009年开始，这个公司与中国的合伙人创建了一个以俄罗斯革命性技术为基础的中俄控股公司“高科技156”，意味着在10年里，这个公司将整合156家合资企业，并成为经济创新部门未来的领导者。

“高科技156”控股公司的策略：

——在先进的本国创新体系的基础上，建立高新技术企业。这样，中国的工业将利用俄的先进技术以及私人风险投资，为此俄方已经做好了与中方一起在合资企业进行金融资产投资的准备；

——保护“高科技156”控股公司的知识产权，在许可的基础上与战略伙伴合作；

——在“高科技156”控股公司的框架内建立一个财政基础架构，对创新项目进行秘密投资，但是这些投资项目必须具有经过专业审查的、精选的、高效的技术，并且使得风险投资有所保障；

——创建一个市场推广的基础架构，这样就可以在“本土市场”上推出这些公司的高新技术产品，并且渗透到国际市场上；

——“高科技 156”控股公司的资本化，在高新技术股票市场上运行，并为知识资本发展进行投资。

“高科技 156”控股公司在最新技术上投资的主要方向是：

- 1、资源节约；
- 2、环境保护；
- 3、新材料；
- 4、医学；
- 5、计算机科学和电信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在苏联的技术和财政支持下，中国建立了 156 个工业项目。我们邀请中国合伙人共同参与这 156 个高科技企业。因此，我们预计在 2020 年之前创建 156 个高技术企业。这些合资企业创建在中国先进的工业基础设施以及俄罗斯新技术的基础上，必定会成为我们两国对全球经济的创新部门的真正贡献。

在后经济危机的时代，我们认为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在政府间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风险投资基金是非常恰当的。这些创新项目可以由这个基金资助，集中精力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现代化服务。这样一个基金既可以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创新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势头，又可以使私企投资者对上述的竞争性优势感兴趣。

（郑润宇 译）

---

**【Abstract】** The advantages of innovation companies in high technologies in the 21 century is the major way for their successful developments in almost all spheres of global economy. In this field, the mutual complementarity is obvious between Russia'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rovides a wider platform for this cooperation. At present,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Chief Group", we can develop a broader space for the Russian-Chinese cooperation in innovation.

**【Key Word】** Innovation Companies, China, Russia, “Chief Group”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нновационная компания,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Ведущая Группа

---

（责任编辑 郑润宇）

历史·文化

##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

萧净宇\*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审视了俄罗斯东正教对中亚五国的意义并展望了它在中亚五国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它在中亚五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沙俄时期的扩张阶段、苏联时期的沉浮阶段和中亚五国独立后的复兴阶段。尽管它在宗教规模和影响力上都远不及伊斯兰教，但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它在中亚五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未来，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不仅不会消亡，而且将拥有更令人瞩目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俄罗斯东正教 中亚五国 历史与现状 意义 前景

**【中图分类号】** B976.2.36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6-0132-(12)

近十几年来，伊斯兰教及某些宗教极端势力问题已成为中亚五国宗教问题研究的热门话题。相形之下，人们对中亚五国的俄罗斯东正教问题却着墨甚少。从寥若晨星的现有相关文献<sup>①</sup>看，它们多囿于对以下几个方面之阐述：（一）俄罗斯东正教某个教派在中亚五国的状况；（二）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建设与活动；（三）俄罗斯东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亚五国的关系。本文拟以这些材料为基础，考察俄罗

\* 萧净宇，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副院长。

① 这些文献主要有：(1)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ой Церкв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2 002. (2)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www.hram.md/view\\_post.php?id=199](http://www.hram.md/view_post.php?id=199), (3) Истори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 <http://www.pravoslavie.uz/histor.htm>. (4)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Islam in Central Asia: An Example of Good Neighborliness”, <http://www.nchr.uznet.net/13.html>. (5)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Islam and Orthodox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um36, Issue4, London: December 2008, pp.393-405,

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审视它在中亚五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并分析它在中亚五国的发展前景。

##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

“中亚五国”作为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是“中亚”<sup>①</sup>概念的狭义理解，具体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个主权国家。<sup>②</sup>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 （一）沙俄时期的扩张阶段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从18世纪上半叶开始，沙皇俄国由奥伦堡—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军事要塞线向毗连沙俄的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sup>③</sup>推进。到了19世纪中期，又南进中亚腹地，以武力蚕食和渗透并举的办法，占领了中亚不少地区。在1864—1884年间，西突厥斯坦<sup>④</sup>已成为沙俄的属地。俄罗斯东正教在该地区最初的活动始于19世纪40年代。<sup>⑤</sup>

随着沙俄向中亚的殖民扩张，当时已成为沙俄“国教”的官方东正教及其文化也逐渐渗透到了中亚。当时，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彼得罗巴夫斯克等城市<sup>⑥</sup>建立了一些东正教教堂和教区。在教会的行政关系上，哈萨克草原西部的教区为奥伦堡主教区，草原东部的教区则为托木斯克主教区。而同时，与官方东正教对立的旧礼仪派也在草原上扎下根来，并构成了乌拉尔哥萨克骑兵的先遣部队。旧礼仪派从东正教中分离出来，是东正教的传统民间派别之一。作为一个

---

①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的规定，中亚的范围西起里海，东到大兴安岭；北自阿尔泰山、萨彦岭，南至喜马拉雅山。苏联解体后，一些学者提出将中亚地区分为广义的中亚和狭义的中亚。广义的中亚是“东到蒙古国东境和内蒙古东部；南始自伊朗和阿富汗的北部，印度、巴基斯坦西北，包括新疆、甘肃河西走廊等中国西北地区；西起里海，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北达西伯利亚南部米努辛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带。”狭义的中亚一般是指中亚五国。

② А. И. Миллер, А. В. Ремнев, А. Рибер.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08г., стр.11.

③ 当今的北、中、西哈萨克斯坦。

④ 西突厥斯坦历史上亦称为“俄属突厥斯坦”。而所谓的“突厥斯坦”泛指中亚地区讲突厥语的诸民族居住的区域。19世纪有文献认为它被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分隔为东西两部分。其中，西部，即中亚的俄罗斯统治部分（包括今日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称为西突厥斯坦。

⑤ 参见：О первы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приходах туркестана// Журнал «Пастырь», февраль 2008г., <http://www.glinskie.ru / common /mpublic.php?num=377>.

⑥ 现中亚五国的城市。

独立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西伯利亚迁来，与乌拉尔土著人有着不同的信奉旧教的方式。而这恰恰阻碍了他们与乌拉尔土著人的密切交往。沙俄政府最初对待旧礼仪派哥萨克还是很宽容的，但在 1870 年乌拉尔哥萨克士兵反抗军事条例的起义爆发后，态度就有了转变——把数千旧礼仪派哥萨克流放到了突厥斯坦的边远地带。<sup>①</sup>

俄罗斯东正教进入中亚以后，通过传播教义、发展信徒，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叶里谢耶夫（Ефрем Елисеев）的传教便是典型的一例。作为一位东正教传教士，叶里谢耶夫曾在喀山神学院的反穆斯林培训班接受过专门的训练。1892 年，他开始在哈萨克居民中积极地宣传东正教。他精通鞑靼语、哈萨克语和阿拉伯语，能够自如地将古兰经中的句段译成突厥语，也能用哈萨克语讲解福音书。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断使哈萨克草原上的居民皈依东正教。他毕生奔走于哈萨克居民和鞑靼人之中，说服他们皈依东正教。<sup>②</sup> 另一个例子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大司祭马洛夫（Андрей Малов）。他建立了西突厥地区首批教会和教会学校，并领导当时统辖周边许多教区的塔什干东正教大教区。在他为俄罗斯东正教服务的 60 年中，有 37 年献给了那里的教民。<sup>③</sup>

在叶里谢耶夫和马洛夫这类虔诚的传教士的努力下，中亚地区的东正教有了较大发展。同时，随着 19 世纪 90 年代至 1916 年俄国中部农民的大批迁入，东正教在中亚已有了相当的规模。但由于沙俄吞并中亚地区以后，俄罗斯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因距离远近而呈由北向南逐步减弱的状况，东正教对中亚五国的影响也是由北向南逐步减弱的。

20 世纪初，马列主义学说、民主主义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在中亚频繁出现，而中亚昔日的一些王公贵族及其后代们由于在沙俄统治下丧失了地位和财富，所以将自己的不满转化为对沙俄政府和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不满。他们竭力挑唆中亚主体民族人民反抗沙俄统治乃至俄罗斯民族和东正教。

总之，直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前，沙俄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支持东正教向中亚的渗透。

## （二）苏联时期的沉浮阶段

1917 年十月革命后，中亚领土上纷纷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其后，经民族区域重新划界，中亚五国分别成为苏联的五个加盟共和国。随着苏联有计划大规模地向

---

① А. И. Миллер, А.В.Ремнев, А. Рибер. Указ. Соч., стр.252-253.

② А. И. Миллер, А.В.Ремнев, А. Рибер. Указ. Соч., стр.162.

③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ташкентской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ой епархии, [http://www. pravoslavie.uz /histor.htm](http://www.pravoslavie.uz/histor.htm)

中亚迁入俄罗斯族移民，信奉东正教的人数在短短二、三十年内直线上升。而另一方面，由于中亚五国成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所以在意识形态方面更是严格受控于苏联官方。

苏联建立伊始，苏联官方就把消灭宗教作为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尽管如此，在苏联建立的头几年中，苏联官方对中亚五国的宗教问题还是持审慎态度的，宗教政策也显得相对宽松。当时，在中亚地区，教民和神职人员还可以加入共产党。1923年，布哈拉市<sup>①</sup>有65%的共产党员都是教民。<sup>②</sup>但到了1929年，随着《加强反宗教工作的力度》一文的出台，全苏骤然掀起了大刀阔斧的反宗教运动。<sup>③</sup>总的来说，苏联政府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始终把宗教视为意识形态领域中最敏感的问题。宗教政策时宽时严。70多年来，经过几代苏联共产党人的努力，宗教在中亚五国的影响已大为削弱，但反宗教宣传和世俗化运动并未达到彻底铲除宗教的目的。

早在1917年12月，苏共就建立了把消灭宗教作为主要目的之一的肃反委员会。1919年，该机构以禁止宣传旧思想为名，逮捕了大批学术界名人，驱逐和处死了不少人文思想家和学者，并对宗教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正是以这种方式，苏联官方割断了上、下两代人的宗教联系，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了有可能实现这一联系的人群。<sup>④</sup>

1918年1月20日，苏维埃政府正式颁布《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sup>⑤</sup>，既宣告了国家政权与东正教教会紧密交织局面的结束，也限制了各教会的权力。而所谓政教分离，并非政教双方互不干涉，而是用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以有神论为特征的各种宗教进行改造。为了中止宗教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播，剥夺宗教组织的物质基础和实体身份，该法令第9、10、12条明确规定，“禁止在各级学校传播宗教教义”，“任何教会与宗教团体都无权占有财产”，“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也不给予任何特权和津贴”，“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不享有法人的权利”。

中亚五国继1925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后，于1928年底又全面废除了各类宗教学校。从1929年起，当局加大了打击宗教团体和神职人员的力度。由于东正教在沙

---

① 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州首府。

② А. Вишневский. Как это делалось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 1990, №2, стр.52.

③ М. Одинц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церковь (История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1917-1938 гг.). М., Знание, 1991. стр.33.

④ А. Вишневский. Указ. Соч., стр.45.

⑤ Из декрета совета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об отделении церкви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школы от церкви.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в документах)1917-1956. стр.109-119

俄各宗教组织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其影响最大，特权最多，经济实力也最雄厚，所以在苏维埃宗教法实施过程中，东正教会受到的打击是最大的。根据最高当局的指示，大批教会组织被取缔，大量教会财产被强制没收，大量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和专政。随着苏联政权及斯大林领导地位的巩固，反宗教的无神论运动愈来愈激烈，甚至出现了极端偏激的状况。在 1937 年至 1939 年间的“大清洗”时期，大批东正教神职人员受到了残酷迫害。据苏联官方保守统计，这一时期被枪毙的神职人员多达 10 万 7 千 7 百人。<sup>①</sup> 而全苏境内的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 80%。在这场暴风雨般的运动中，各公共场所的圣像被任意毁坏和践踏，废弃了的教堂和修道院则成了仓库或档案馆，有的甚至成了对神甫们实施专政的场所。中亚五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sup>②</sup>

1941 年后，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苏联政府暂停实施反宗教政策，号召各宗教团体的群众积极投入卫国战争。中亚五国的东正教教会积极响应苏联政府的号召，鼓励青年参军上战场，为苏军举行慈善义捐，护理苏军伤退的将士，帮助军人家属，等等。为此，苏联政府及时肯定了包括东正教会在内的宗教界的爱国行动，放宽了宗教限制，解散了“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等反宗教团体。到 1943 年，中亚五国的多数东正教教堂重新开放，包括儿童在内的宗教教育也被允许了。随后，东正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官方支持，地位较其他宗教有所提高。也正因为这个原因，1943 年至 1953 年被一些学者称为“苏联的宗教复兴时期”。<sup>③</sup>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又开始推行过激的宗教政策，大量神职人员还俗，许多教堂被关闭。以当时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为例，东正教教堂的圣像、书籍、财产，甚至教堂本身被没收，而每当教民正在教堂内唱圣歌时，警察就会包围教堂，不仅逮捕、审讯教民，还剥夺圣像、圣衣，撕毁圣书。<sup>④</sup> 在 1958—1964 年间，全苏被关闭的四千多座东正教教堂中，有 70% 是二战期间重新开放的。在乌拉尔斯克、阿拉木图等许多苏联中亚城市，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了

---

① 参见 М. В. Назаров. Встреча Сталина с высшими церковными иерархами — поворот в церков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богоборче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http://www.rusidea.org/?a=25090409>.

②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917 - 1991) —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церковью // Сост. Г. М. Штриккер. М.: Пропилеи, 1995, стр.49.

③ Одинцов.М.И. Письма и диалоги времен «хруще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 Десять лет жизни патриарха Алексия. 1955 - 1964 //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 1994 № 5, стр.26.

④ Н. И. Романова.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2002, ст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sup>①</sup>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与苏联官方政策唱反调的同时，大力宣扬宗教神学思想。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政府对宗教团体及其活动的限制又有所放松。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中亚地区的宗教活动开始重新活跃起来。<sup>②</sup>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的“公开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新思潮，为宗教在中亚五国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从此，在中亚五国，东正教的回潮渐成气候。

### （三）中亚五国独立后的复兴阶段

1991年“8.19”事件后，苏联在中亚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苏联也随之解体。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全盘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同时面临着全民性的信仰危机。由于盲目推行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各种社会思潮空前泛滥，根源于主体民族意识深处的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情感也迅速复苏。中亚五国领导人为激发民族精神并赢得主体民族的支持以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纷纷公开支持伊斯兰教。但在伊斯兰教的回潮中，国外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和泛伊斯兰主义也广泛渗入中亚五国，对中亚五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例如：苏联解体以后，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都有瓦哈比教派<sup>③</sup>在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挑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1999年夏秋之际，他们在中亚各国首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系列爆炸事件，并劫持人质，扰乱社会。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和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亦都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sup>④</sup>

面对这种局势，中亚五国政府纷纷出台新宗教政策。一方面，各国法律都规定国家法律保证信仰自由，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都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各国又从法律上确定自己国家的世俗体制，规定宗教团体不得行使

---

① “持不同政见者”是俄语外来词，原义是“脱离国教的人”，但特指对苏联社会不满，尤其是知识阶层中不满斯大林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控制，追求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运动的人。他们迫于苏联政府的打压，流亡到西方，但在20世纪70年代时卷土重来，不仅组织反抗苏联的政治运动，还与宗教组织合流，与苏联官方路线作对，大力宣扬宗教神学思想。

② 参见В. В. Энгель. Евреи СССР в годы хруще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 и в эпоху «застоя» (1953-1985 гг.) / [http://rushistory.stsland.ru/Relig/Relig3\\_23.html](http://rushistory.stsland.ru/Relig/Relig3_23.html)。

③ 兴起于18世纪中，是近现代阿拉伯半岛上影响最大、教徒众多的一个伊斯兰教派别，也是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要代表，以首倡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多·瓦哈布而得名。它于19世纪中叶通过印度传入中亚。苏联解体后，随着极端民主化思潮和外部势力的影响，它在中亚的势力开始明显扩大，现主要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活动，影响波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对执政当局乃至国家安全的威胁日益严重。

④ 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 Кон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фактор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story=20071219090122848>。

国家职能，不得干涉国家法律基础和国家事务，并坚决打击或取缔任何宗教极端势力。例如，在伊斯兰教信仰程度高于哈萨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规定，每个人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但不允许把宗教观强加于人。……宗教组织和团体同国家分离，……国家禁止组织民族宗教性质的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活动。<sup>①</sup>此后又颁布了新的《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再次重申并细化了这一规定。<sup>②</sup>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宗教信仰及精神和崇拜活动自由权”，但同时，“宗教和一切宗教活动同国家分离”，“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不允许：以宗教为基础建立政党，宗教组织追求政治目的和任务，宗教组织工作人员和宗教人士干预国家机关的活动。”<sup>③</sup>这些宗教政策既坚持国家和宗教分离以适应中亚五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又充分保证居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促进社会的多元发展。

但由于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基本上都信仰伊斯兰教，加上中亚五国独立之后，都或多或少地对非主体民族采取排斥政策，如纷纷颁布新语言法，确立主体民族的语言为国语，将苏联时期作为国语和官方语言的俄语削弱为第二官方语言或族际交际语；不允许非主体民族人士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以至于原来很多由俄罗斯人任职的领导岗位逐渐被主体民族人替代，这些人在制订政策时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如此种种片面牺牲俄罗斯人利益的做法使大量俄罗斯人愈发难以忍受，所以引发了俄罗斯人大批回迁俄罗斯的浪潮。据统计，苏联时期，在杜尚别等塔吉克斯坦主要城市，俄罗斯族人口曾占到全国总人口的51%之多，而现在，整个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人口总数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sup>④</sup>；1989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族人有166万，但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百万<sup>⑤</sup>。从1991年至1994年，共有155万俄罗斯人从中亚回迁俄罗斯<sup>⑥</sup>。这些人大多是虔诚的东正教教民，也是高素质的医生、教师、高科技人员。同时，由于俄籍东正教神职人员也大量流失，中亚五国东正教的队伍很快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sup>⑦</sup>。可见，中亚五国排斥异族的措施在削

---

①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принята 8 декабря 1992 года на одиннадцатой сесси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двенадцатого созыва), Статья 57, 61.

② «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новая редакция)» (Утверждена законом от 01.05.1998г.) / <http://www.basa.spinform.ru/show.fwx?Regnom=822>.

③ «Конституция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редакции Закона КР «О новой редакции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т 15. января 2007 года №2 принятого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30 декабря 2006 года), Статья 8.

④ Виктор Дубовицкий. В Душанбе прошла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я и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диалог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ультур», <http://www.cis-news.info/read/308>, от 26 декабря 2006.

⑤ Русские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http://www.argumenti.ru/publications/4610>, от 12 сентября 2007.

⑥ 刘祥妹：《中亚民族冲突现状》，[台湾]清云科技大学中亚研究所网络资料，2006年12月14日。

⑦ Ольга Чебан.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www.hram.md/view\\_post.php?id=199](http://www.hram.md/view_post.php?id=199), от 19 марта 2009.

弱东正教势力的同时，却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这对中亚五国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

## 俄罗斯东正教对中亚五国的意义

中亚五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据统计，仅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就分别有 130 多个和 129 个民族。而其余三个国家中，民族最少的塔吉克斯坦境内也有 86 个少数民族。<sup>①</sup> 除主体民族的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外，东正教、基督教、犹太教在这一地区也都有不少信徒。其中，东正教是俄罗斯族人、白俄罗斯族人、甚至是乌克兰族人的宗教。尽管在中亚五国，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一直和谐地共处，但应当承认，无论是在宗教历史、规模，还是在影响程度上，东正教与伊斯兰教都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伊斯兰教自 8 世纪传入中亚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在中亚五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与文化中已深深地被一体化了。也正因为如此，中亚五国是伊斯兰教的扩张区，其周边还有很多伊斯兰教国家。而东正教是随着沙俄对中亚的扩张，在 19 世纪才传入中亚的，至今也不过 100 多年的历史，因此对中亚的影响远不如伊斯兰教。

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时期，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东正教，都受到过反宗教政策的严厉冲击，中亚五国居民的宗教意识已淡化了许多。但由于民族因素，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感依然存在。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开展和 70 多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束，宗教复兴运动立即如火如荼地展开。但东正教因自身在这一地区的群众基础一直不如伊斯兰教，所以复兴的规模和速度始终赶不上伊斯兰教。

中亚五国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各自独立以来，得到了来自国外伊斯兰世界的大量实质性援助，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科威特等伊斯兰国家，不仅免费为中亚培养伊斯兰教人材，还出钱在中亚五国修建各种宗教设施，开办伊斯兰启蒙学校和进修班。据报道，早在 1992 年，沙特就向吉尔吉斯斯坦的瓦哈比派伊斯兰教组织捐赠了 100 万卢布，在奥什修建了一座最大的清真寺和经学院。<sup>②</sup> 1999 年，沙特阿拉伯又免费向中亚赠送 300 万册《古兰经》<sup>③</sup> 伊朗政府也拨巨款支持中亚国家发展伊斯兰教育，帮助修建清真寺，鼓励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去伊朗学习。科

---

① 王沛主编：《中亚五国概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15 页、147 页、421 页。

② Эмиль Каниметов. Политизация ислама в Киргизии,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4?st=1143698640,от 07 февраля 2006г.](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4?st=1143698640,от%2007%20февраля%202006г)

③ 吴宏伟：“中亚地区宗教的复兴与发展”，《东欧中亚研究》，2000 年第 1 期，20 页。

威特的亚洲穆斯林委员会对哈萨克斯坦近 30 个清真寺给予了资助。<sup>①</sup>

而东正教除了在沙俄时期得到官方的扶持外，即便是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宗教热”环境下，中亚五国政府也只是口头上不反对东正教，而实际上却由于采取排挤非主体民族的政策措施而对恢复东正教活动并不热心。由于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所以，俄罗斯族和白俄罗斯族受到排挤，其民族意识——东正教自然也受到打击。另一方面，东正教的主体国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后，国力急剧下降，人民生活大受冲击，即便社会改革多年，也一直未能走出低谷，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对中亚五国的影响力一降再降，自然无力顾及中亚五国的东正教，以至于东正教会在中亚五国修建的宗教设施和开办的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慈善机构很少，也无法展开大规模的东正教义务启蒙和培训教育。

此外，由于东正教教义相对保守，祈祷时要用晦涩难懂的古斯拉夫语，并且，东正教的复兴具有表面上的特点，并未深入到人们意识的深处，即人们对东正教的肯定并未转变为真正的信仰；而伊斯兰教教义简洁，便于传教布道，穆斯林又有不间断的宗教传统，所以，实际上人人都能接受到伊斯兰教教育。难怪连东正教神甫都发现，伊斯兰教的确有值得当今东正教学习的地方。<sup>②</sup>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的社会道德并不与信徒规模和宗教设施的增加成正比。即使到了 21 世纪，在遵循伊斯兰教教义的穆斯林世界里，竟有人毫不留情地滥杀无辜；犹太教信徒竟疯狂扫射基督教胜地；天主教教徒竟千方百计诱使少年堕落腐化……可见，在当今社会，宗教并不一定能真正唤醒人的良心，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有可能仅仅是表面的，而非发自内心。

尽管如此，俄罗斯东正教所具有的独特内涵，还是值得研究的。正是这些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内涵，使得俄罗斯东正教对中亚五国具有某些积极的意义。

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作为俄罗斯东正教的独特概念，蕴含着“在许多方面的统一”和“人们在教会中的自由的统一”的思想。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霍米亚科夫看来，东正教的教会原则——聚和性的力量并不在于一个个的个人聚合成许多人的统一，也不在于许多人的力量的简单相加与结合，而在于圣灵的作用。只有通过圣灵，人们才有可能形成文化所赖以发展的道德和精神上的统一。<sup>③</sup> 所以，聚和性与任何“个体性”、精神上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相对立；教会具有聚和性，不是因为它把自己的影响扩散到整个世界，而是因为它通过自由、和谐与爱，把整个世界团结为

---

① 吴宏伟：“中亚地区宗教的复兴与发展”，第 20 页。

② Священник Сергей Струповлев. Принципы христианско-исламского диалога. Ставрополь: СКГТУ, СЕУ, 2001, с.24- 25.

③ Флоровский Г.В.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Киев: Христианско-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1991, стр.206.

一个整体。总之，东正教主张善良、无私、和谐、团队精神和苦行，以拯救世人的群体意识。东正教的这一特殊内涵有利于培养团队中成员的优秀品质，如：自我牺牲精神、高度的集体主义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中亚五国某些地区出现伊斯兰教干预政治的宗教政治化现象和极端势力的猖獗行动时，东正教却始终显得中庸平和，从未在中亚五国有政治化的取向，更谈不上有什么极端势力出现。此外，作为基督教三大教派中的一支，东正教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处境艰难，常常受到天主教会在信仰上的责难与攻击、奥斯曼伊斯兰帝国在军事上的威胁与侵略、世俗政权在政治上的控制与压抑。这使得它形成了忍耐、和平、坚贞等品性。<sup>①</sup>

从当今世界局势看，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仅是一场财富危机，更是一场道德危机。“不惜一切代价地赚取金钱和不择手段地进行自己的销售行为，是导致目前经济危机的先决条件”<sup>②</sup>。而与东正教精神内涵相一致的公正合理、团结和谐、勤俭克制、乐于奉献等优良品质，正是克服这场危机的有效途径。可见，俄罗斯东正教不仅在中亚五国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了不少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中亚五国的经济生活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前景

中亚五国位于欧亚大陆中部，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碰撞交流的要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多种宗教文化在这里生存、发展、相遇、磨合、互补，或冲突，或相融。东正教进入中亚五国有一个半世纪了，但始终能与那里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天主教等各种宗教和谐相处。在中亚五国的不少地方，清真寺或天主教堂与东正教堂相邻而立的情景随处可见<sup>③</sup>。从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目前的状况看，俄罗斯东正教缺乏较大的教民队伍，影响力不大，复兴的程度远远比不上伊斯兰教、甚至犹太教，而且与中亚五国独立之前相比，由于大量俄罗斯人回迁俄罗斯，所以教徒人数和潜在发展对象日益减少。但可以肯定，东正教在中亚五国不仅不会消亡，而且在未来，其发展将拥有更令人瞩目的前景。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存在和发展有其必要性：**

现代人类社会的开放性与全球化趋势决定了各种不同文化的相遇、交融、变迁

---

① 金宜久：《当代宗教与极端势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29页。

② 梵蒂冈电台 2009-07-28 讯 / <http://www.zjblog.org/?action-viewnews-itemid-17540>。

③ 参见：*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Islam in Central Asia: An Example of Good Neighborliness*, <http://www.nchr.uznet.net/13.html>。

和不同民族（族群）的迁徙、融合是必然趋势。尤其是当代任何一国的文明，都是以自己传统的主流文化底蕴为基础、汲取大量他文化而形成的复合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宗教作为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势必也具有这一特性。

中亚五国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中，在帝俄征服之前，从未形成过统一的中亚文化。在帝俄和苏联时期，中亚五国文化仅是一个统一的大文化中的一部分，虽无法发挥主流作用，但并未消失。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独立，以民族文化复兴和伊斯兰教复兴为主要特征的中亚五国文化又返回各自的轨道，加速发展起来。其中，伊斯兰教仅是中亚五国的主流宗教，东正教虽非主流宗教，但其作用并未消失，其存在和发展是适应中亚五国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的，是对主流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必要补充。

由于每种文化在中亚五国的生存和发展已经习惯了以他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为前提，而每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汲取着他文化的精华，同时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他文化，所以，东正教作为中亚五国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首先是以其他宗教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的，并且，它在发展过程中，又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它宗教的影响，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其他宗教。也正因为如此，中亚五国的东正教尽管是从俄罗斯东正教脱胎而来，但同俄罗斯的东正教又不尽相同。可以说，中亚五国的东正教已被打上了中亚五国的烙印。

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亚五国地处欧亚大陆接合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向来是东西文化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中亚五国独立以后，西亚、南亚各伊斯兰国家首先借助其共同的宗教文化优势，纷纷向中亚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而其他各大国和势力出于地缘战略和能源控制的需求，也纷纷在中亚展开激烈的角逐，从而使得中亚五国的民族宗教问题具有了国际背景。

由于伊斯兰教极端势力活动猖獗，已对中亚五国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和威胁，所以，中亚五国政府为达到有利于安全、稳定和发展的最佳效果，在处理外来政治力量的影响和内部宗教问题时极为审慎：在对待来自国际诸方面势力的影响和宗教问题上，都既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善用平衡战略。而东正教恰恰是中亚五国各种宗教势力发展天平上一颗不可或缺的砝码。所以，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所言，“世界秩序可以不像以往那样通过战争来建立，而是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对话和制定互相能接受的观点来建立”<sup>①</sup>。保证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存在和发展，才能保证各种宗教所代表的文化在中亚五国的对话和相互平衡，从而保证中亚五国的和平发展。

---

<sup>①</sup> Президент Казахстана видит главную причину нынешне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упадке духовности, <http://www.pravoslavie.ru/news/30991.htm>

另一方面，东正教在中亚五国存在和发展也有可能性：

由于中亚五国独立以后采取了一些对非主体民族不公平的政策，迫使大量俄罗斯族、白俄罗斯族、乌克兰族技术和管理人才流失，对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所以现在中亚五国为防止这类人才继续外流，已纷纷采取措施，保障其利益，其中包括保障这些人的东正教信仰不受侵犯。这就为保障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的规模创造了条件。

此外，东正教是从俄罗斯传入中亚五国的，中亚五国独立后，俄罗斯对中亚五国的实际战略控制已放弃，但基于近两个世纪经营构筑起来的经济、文化联系，则难以随着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分割而就此中断，俄罗斯仍将这里视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所以，无论如何，俄罗斯不愿、也不会放弃自己对中亚五国的影响。而东正教素来是俄罗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势必希望通过巩固其在中亚五国的地位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正是俄罗斯东正教在中亚五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有力根基。

---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the Fiv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in Central Asia(the following abbreviated to “the FFSR in CA”), explores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FFSR in CA and forecasts its prospects in the FFSR in CA. The author thinks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the FFSR in C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9<sup>th</sup> century and it has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 of development—the expansion period of the Tsarist Russian, the vacillation period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enaissance period after the FFSR in CA has proclaimed independence. Though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s inferior to Islam by comparison in the religious scale and consequence, it has undoubtedl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pect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o-culture in the FFSR in CA. And, it will possess the more remarkable prospects instead of crumbling.

**【Key Words】**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the Fiv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in Central Asia(the FFSR in CA)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significance prospects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пять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стория и нынешн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значен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а

---

(责任编辑 郭金月)

书评

## 论述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的佳作

### ——简评《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

王震\*

从1996年为解决边境互信而建立的“五国机制”发展为今天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正像中国外交部李辉副部长在2009年6月9日新闻发布会上所指出，“尽管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但‘上海合作组织’依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维护成员国共同利益、保障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sup>①</sup>那么，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何以能够历久而不衰呢？近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余建华研究员等人撰写的《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余建华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出版，以下简称《上合安全》）一书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区域性国际合作机制发展的奥秘所在。该书作者运用中、英、俄三种文字的文献，以大量翔实的最新资料，把枯燥的“安全理论”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实践紧密结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上海合作组织从形成到发展壮大的完整画卷。全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理论探讨、现状分析和合作实践。

作者在第一部分追溯了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扩展，并对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个理论流派的“安全观”作了介绍。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安全观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安全观，而9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则是其形成和完善的大背景。<sup>②</sup>新安全观的内涵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其宗旨则是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它强调的是安全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

\* 王震，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国际安全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①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wjbxw/t566829.htm>。

② 余建华等：《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86—87页。

性，正是因为它建立在各国的共同利益之上，符合人类社会的进步要求，“自然也为俄罗斯和中亚等世界多国认同和接受”。<sup>①</sup>《上合安全》指出，新安全观所追求的是共同安全的概念，主张不同国家之间通过安全合作来实现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否定国际社会安全稀缺性的假设，认为国家的安全取决于一国所要采取的态度；新安全观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互相保证而不是互相威慑基础上的国家安全。在《上合安全》作者看来，“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推动了新安全观的形成，新安全观的实践为应对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实际上，新安全观不仅有助于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样也有助于改善和发展传统的大国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同世界主要大国建立的一系列“伙伴关系”，与新安全观的形成与发展不无关系。<sup>②</sup>

该书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所面临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该地区最为突出的非传统威胁首推“三股恶势力”，俄罗斯“车臣”问题和中国“东突”问题。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阿富汗和伊拉克开始成为“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的乐园，中亚“三股势力”以乌、吉、塔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为基地，与中东和俄罗斯等地的恐怖主义势力遥相呼应，成为高加索—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恐怖高危弧形地带”上的重要一环。美国在“9.11”后通过发动全球反恐战争进入了中亚，从而使该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态势有所变化。但是“三股势力”对中亚各国的威胁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因此构成各国合作的战略基础依然存在。在阿富汗，美国扶持的卡尔扎伊政权未能实现有效治理，毒品泛滥，恐怖活动猖獗。目前整个欧洲大陆90%的鸦片来自阿富汗，而毗邻的中亚国家不仅是阿富汗毒品的主要过境通道和中转枢纽，也是阿富汗毒品的主要受害国。阿富汗生产的毒品大约有65%经过中亚国家运往俄罗斯和欧洲市场，中亚国家安全执法机构只能截获其中的10%。<sup>③</sup>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势力在中亚国家掀起“颜色革命”的浪潮，严重威胁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此外，该地区还面临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转型“社会病”等，这些正是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动力所在。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和论述“上海合作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实践。新安全观形成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实践，又被成功地运用于它的发展实践。“新安全观”的形成与发展和我国的对外安全合作几乎相伴而行。1999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2001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之时，江泽民同志在总结“上海五国”的发展经验时，再次肯定了“上海精神”所昭示的新安全观。2009年9月23日，胡锦涛主席

① 余建华等：《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第90页。

② 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③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40—141页。

在第 64 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再一次强调：“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的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sup>①</sup> 上海合作组织从应对传统的边境安全问题起步，却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中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在新安全观指导下开展对外安全合作的成功范例。如今，除了传统的“边界安全合作”和打击“三股恶势力”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还包括联合演习、环境治理、能源安全、救灾互助和信息安全等各个层面。与此同时，它和区域外其他大国及有关区域合作机制（欧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今年三月份，上海合作组织还召开了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并与阿富汗政府签署了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协定。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与社会发展合作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并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价值和生命力。

当然，《上合安全》一书也并非没有缺憾。比如，对于非常重要的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问题，书中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此外，书中虽然谈到了中亚国家面临的水资源、环境、移民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是并未将这些内容放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大框架内来分析，这未尝不是一种遗憾。不过，作为一本安全理论与区域合作实践相结合的专著，《上合安全》在理论研究与资料分析方面都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前沿性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还是值得肯定的。相信该书一定会引起相关研究人员以及对上合组织和安全问题感兴趣的人士的关注。人们有理由期待，本书的研究团队能够在未来有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问世，把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责任编辑 陈捷）

---

① 张朔：“胡锦涛在联合国讲坛阐述中国新安全观”，中新社纽约 2009 年 9 月 23 日电。

# 俄罗斯大事记

(2009年9—10月)

## 9月

- 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在访问波兰过程中与波兰总理重新展开会谈,双方签订了维斯瓦河通航协议,并就提高双方贸易和天然气输送量进行讨论,还计划分别在俄罗斯和波兰设立研究机构来“澄清历史”。  
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理同意认真考虑天然气输气“危机”问题,并同意在乌克兰油气公司(Naftogas Ukrainy)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商讨一致的情况下决定乌克兰从俄罗斯的进口天然气进量。
- 2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敦促地方领导人在法律框架内施加压力以保证其职责区域内民众工资按时发放。
- 3日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决定成立研究机构,搜集处理成员国安全形势情报,起草联合安全倡议。  
俄总理普京表示俄不会行使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优惠贷款的权力,也不会成为IMF的资金提供国。
- 4日 俄罗斯对北朝鲜成功实施铀浓缩表示忧虑,但仍坚持通过“六方会谈”解决危机。
- 5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印度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Smt. Pratibha Devisingh Patil)在会谈中表示要加强双方在经贸、原子能和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并表示要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俄罗斯外交部长表示俄美两国开始着手起草新的详细方案以替代之前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START I)。
- 7日 俄罗斯政府在逮捕一位前杜马副主席并对其实施单独询问后,决定对11年发生的前杜马副主席加林娜·斯塔罗沃伊托娃(Galina Starovoitova)被刺案展开重新调查。
- 8日 俄罗斯—白俄罗斯举行西方-2009联合军事演习,共有12500名军人、40架飞机和200辆战车参加此次军演。  
俄罗斯财政部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表示俄现在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为其提供。
- 10日 俄罗斯能源部长谢尔盖·什马特科(Sergei Shmatko)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伊拉克期间,双方同意共同修建两条天然气管道,并在发电厂项目上开展合作。

- 13 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两国国营能源公司签署了一项关于土库曼里海 21 区产品共享协议，两国总统高度评价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双边合作关系。
- 16 日 印度表示将会参加俄罗斯在杜布纳（Dubna）的原子能研究项目。
- 21 日 俄罗斯最大的轻武器制造厂商 Izhmash 宣布寻求破产保护。该公司以生产 AK-47 自动步枪闻名于世。
- 23 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联合国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为两国领土问题上的分歧寻找解决办法，并承诺争取签订两国间的和平条约。
- 24 日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裁阿列克谢·米勒（Alexei Miller）表示将与法国电力集团（Electricité de France）就其参与“南溪管线”计划展开谈判。
- 25 日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纳比乌林娜（Elvira Nabiullina）表示目前的经济危机表现出俄罗斯经济和发展模式的虚弱。  
俄罗斯总统对伊朗新的铀浓缩计划感到忧虑，但表示仍愿意与德黑兰进行对话。
- 27 日 俄罗斯对欧盟在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交界地区的监视任务感到满意，并表示已经准备好参与多边谈判。  
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敦促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展开合作。
- 29 日 韩国推出一项过境北朝鲜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计划。  
俄罗斯总理普京签署命令，决定在加里宁格勒地区新建一座总功率为 2300MW 的核电站。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表示政府可能会出售其持有的国有企业股份。
- 30 日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都宣称欧盟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为他们在去年的战争中正名。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将加大北美市场开拓力度。  
梅德韦杰夫总统的新闻秘书称未来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将取决于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态度。

## 10 月

- 2 日 俄罗斯联邦原子能机构（Rosatom）分别与法国和日本签署了长期供铀合同，合同总额达 30 亿美元。
- 3 日 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前主席丘拜斯（Anatoli Chubais）称将对其任内的一切事情负责，包括西伯利亚萨彦—舒申斯克水电站事故。
- 6 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表示此轮私有化资产总值达 20 亿美元，完全按照市场价格进行。
- 7 日 俄罗斯禁毒机构表示希望能从美国获取有关阿富汗毒品交易的情报。

- 俄罗斯总理普京表示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必须承认自己有罪。
- 8 日 俄罗斯总统助理德沃尔卡维奇（Arkadi Dvorkovich）表示他支持有关替换美元作为石油交易货币的讨论。
- 9 日 美国助理国务卿弗什博（Alexander Vershbow）宣布将会在乌克兰部署“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据此要求美国全面澄清其新导弹防御计划。
- 10 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祝贺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 2009 年诺贝尔和平奖。
- 11 日 俄罗斯反对党称地方和市议会选举充满不公正和违规行为。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见证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签署相关条约后称这是一件“重大事件”，它让这两个俄罗斯的友好邻国在无损第三方的情况下回复到正常邦交状态。
- 12 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抵达中国参加双边会谈和上合组织（SCO）会议。
- 13 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京签署了价值 55 亿美元的合作合同。
- 14 日 在俄罗斯总理普京结束对北京的访问之时，中俄两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在公报中两国敦促 G20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应承担领导责任。  
俄罗斯政府决定不给予冰岛贷款。  
俄罗斯三个反对党在杜马会议中以退场来抗议此次地方选举结果。
- 15 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宣布提议为“巴伦支海区域项目”设立一个联合筹资基金。
- 17 日 克里姆林宫表示统一俄罗斯党不必为其选举胜利感到羞愧，尽管反对派要求重新举行地方选举。
- 19 日 俄罗斯主要汽车制造商伏尔加集团（AvtoVAZ）宣布计划裁减 21800 名雇员，并将在 2012 年重新雇佣这些被解雇员工。
- 20 日 在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塞尔维亚的访问即将结束时，两国签订六项协议，包括一项修复地下天然气储存设备的协定。
- 23 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浓缩铀问题的倡议。
- 24 日 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Gennadi Ziuganov）呼吁前苏联国家的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做斗争。
- 25 日 尤科斯公司前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一些支持者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未经批准的集会，后被当局阻止，当局还逮捕了一些试图在红场游行的参与者。  
俄罗斯能源部部长什马特科希望未来俄罗斯在塔吉克人的工厂中占有支配地位，以回报过去俄罗斯对他们的投资。

（龙腾 辑）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09 年第 6 期**

(总第 160 期)

###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致本刊读者与作者

《俄罗斯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关心和支持,十几年来,《俄罗斯研究》获得了坚实的进步与发展。编辑部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年来,在世界形势发生广泛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对我们办好刊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本着办刊宗旨,《俄罗斯研究》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际形势和俄罗斯问题的各方面人士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作为核心学术期刊,《俄罗斯研究》将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体现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为推进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外,为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俄罗斯研究》还将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与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适应,《俄罗斯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重点放在俄罗斯现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栏目设置也将更加多元。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各方面学者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不吝赐稿。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继续对本刊提供批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赐稿者如需了解本刊的有关规范,请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

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mailto: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http://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http://www.qikan.com.cn)

**ISSN 1009-721X**

**CN31-1843/D**

定价: 8.00 元